語言次文化

香港新方言概論

次文化堂・現象文化

彭志銘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768982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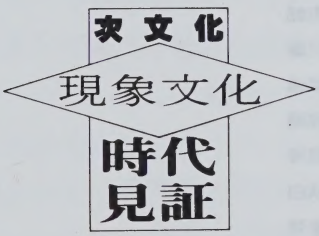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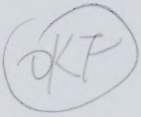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76898212

RC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獻給父母親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
見証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⑪

次文化語言

作　　者：彭志銘
社　　長：彭志銘
發 行 人：黃世豪
出版顧問：馬傑偉
發行經理：鄭偉龍
編　　輯：譚麗琴
封面設計：原秋白
美術製作：孔遠強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電　　話：7805625
印　　刷：友聲國際印刷有限公司
總 經 銷：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電腦植字：全佳電腦排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4 年 5 月初版
書　　號：SCB163
ＩＳＢＮ：962-7420-05-11
定　　價：HK$70

©一九九四年 版權爲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次文化香港學叢書

現象文化系列之十一

次文化語言

彭志銘著

次文化堂出版

加拿大香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香港話大系》宣言

香港俗話，過去的不斷湮沒，現在的又不斷增加，眞是浩如煙海，其天地之大、堂奧之深，非要作長時間收集、整理和研究，還動用大量人力物力，不能有顯赫成果。

查香港俗語出處，源廣流闊，簡直百川滙海，絕對字字有所本，可能來自：

（１）古代漢語；
（２）廣東地區方言（例如客家話）；
（３）外省語（例如上海話）；
（４）外國語（例如英語）；
（５）書面語；
（６）歌謠（例如童謠、民歌）；
（７）背語（即行頭話、術語）；
（８）格言、諺語；
（９）俏皮話（例如歇後語）；
（10）口頭禪；
（11）穢語（俗稱「粗口」）；
（12）江湖切口（例如黑社會暗語）；
（13）佛道眞言；
（14）生活文娛詞彙；
（15）地名及人名等。

次文化堂勇敢地踏上第一步，陸續出版一系列研究香港俗語的書籍，更呼籲各界文化友好、前輩老師一起在遼闊的俗話境地上耕耘，羣策羣力，衆志成城，支持我們，讓《香港話大系》能包羅萬有，對過去的發掘鉤沉，對現在的網羅保留，能一本一本的出版下去，謝謝！

序言(1)

香港近二十年來，流行很多新的粵語方言，這些香港新方言，有些是從外來語演變而成的，亦有些是從古老流行方言變化而成的。這一類新方言，不是用傳統的研究方法能夠找出語源，必須先行融入流行方言的社羣中，才能認識每句新方言的實質意義，了解新方言的實質意義，才能抽絲剝繭地找出新方言的語源來。

彭志銘先生研究香港新方言的方法，就是用融入方言流行的社羣中去。他發現單單是一個「打」字的意義和代替「打架」的流行新方言，在不同的社羣中有不同的叫法，只有深入這些不同的社羣去才能發現各種流行的新方言，他在《香港新方言概論》中，有詳細的論述。

流行香港的方言，有很多是黑社會中人的流行語。由於黑社會人物也是市民一分子，他們的額頭上沒有烙上黑人物的印記，他們在社會上活動時，自然習慣用他們的「黑話」來溝通，他們在茶樓酒館裏交談時，所用的黑語便很容易傳開去，這是有很多流行方言是屬於黑社會常用語的原因。能考出這些語言的語源，實在並不容易。

香港新方言中有一些是跟錢財有關的，從前用錢是用幾分錢居多的，用上一百元已經是很大的數目，因此以前對於用錢的方

言跟最新流行的方言就有很大的分別，例如在頗大的社羣中，他們說「幾毫子」，並不是幾角錢，而是幾千塊錢。這一大社羣是以「毫子」作爲千元的新方言。因此把「蚊（元）」比作萬元計，他們說賺了「幾十蚊」，並非賺了幾十塊錢，而是賺了幾十萬元。從這些新方言的變化，也可以看出通貨膨脹的影響。

至於新流行香港的「報串」或「你眞串」的「串」，有人寫作「寸」，究竟是「報串」還是「報寸」，「你眞寸」還是「你眞串」呢？這個「串」字的語源出自何處，或「寸」字有無道理呢？這都在《香港新方言概論》中找到答案。

彭志銘曾出版過的《次文化》月刊，朋友稱他爲研究香港次文化的專家。香港的新方言，也是屬於次文化的一環。這是他熱心研究這種次文化的原因。他也把這本《香港新方言概論》稱爲「次文化語言」，他一度想將書名改稱《次文化語言》的，但鄙人認爲「次文化語言」不能顯出香港流行的新方言，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有次文化和次文化語言，況且這書名不及《香港新方言概論》貼切。（按：此書最後定名爲《次文化語言》）

這本書是值得介紹給本港讀者的，須知，很多讀者都在日常生活中會衝口而出，講及這些新方言。他們說方言時，從來不會問問自己，這句話的眞正含意自己是否眞正的了解？這句話是怎樣變出來的？如果有一書在手，當講到這些新方言時，不妨用這本書查一查，應該是得益良多的。

魯金 1994年4月

序言(2)

「 冚辦爛，源出阿拉伯語！ 」

一位國際知名的文史教授如是說。

你信不信？但一思及廣州自唐朝以來已是國際大商埠，遠東、中東及近東諸國國民在極早時期已取水道來廣州通商，廣府話內的俗語，絕對有可能是國際大混血，不足爲怪。

除此之外，廣州的俗語又保留很多古代漢語。因爲中原歷代戰亂，士大夫輩視廣東省爲避秦勝地，於是廣府語就蘊藏着頗多的中原文化，令到很多學者在古籍中追尋本源，疲於奔命可也。

據趙榮光編著的《現代粵語》，他指出了粵語與很多方面都扯上關係：

粵語與《三字經》，例如稱父親做「老豆」，出自《三字經》的「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時人稱「老竇」，變爲粵俗語之「老豆」。

粵語與《詩經》，俗語「戇居居」乃出自《詩經》的「自我人居居」云云。

粵語與李白詩，粵語稱「月亮」爲「月光」，出自李白《靜夜思》，詩有「牀前明月光」句。

粵語與歷史，例如粵語罵廚子買菜時扣起一些錢，中飽私囊，就稱他做「忽必烈」——因元世祖忽必烈吞金滅宋（「宋」

與「餸」同音，「金」指「金錢」）。

粵語與上海語，例如「老闆」、「頂瓜瓜」、「也也烏」等都是源出自上海的。

粵語與英語，例如「麻甩頭」（後稱「麻甩佬」），即英語MULATTO等。

特別自香港開埠之後，更是國際大混雜，人種大混雜。潮汕人、客家人先到，繼而（四九年大陸解放）上海人南來，造成過度的中英夾雜，南腔北調，潮客混合等，結果蛻變成一種非常獨特的語言，已與廣府話脫節，成爲嶄新的語言體系——可稱作「香港話」便是。它既具優厚的粵語傳統，更有難以想像的莫測變化，甚麼「落D」、「去WET」、「法國大餐」、「茄喱啡」等等，洋洋大觀，竟連大阿哥廣州人都不明所以，非常厲害。

由廣府俗語到趣怪香港話，歷年以來，鮮有學者會作系統之搜集及窮根究源，實在可惜。本人曾智窮力弱地爲香港俗話寫了十四萬字，已感筋疲力盡，而吾友彭志銘兄再接再厲，繼續步上征途，絕對精采（？）！

彭兄最偉大的貢獻有二：

其一，收集最新之香港俗話，例如「去蒲」、「去威」、「去WET」、「吔焦（蕉）」之類，將從未有人觸及的，記錄下來，流傳後世，實在有必要。

其二，香港俗話又與黑語和粗言穢語分不開，而學究之士恥爲之，這就有賴「爛頭卒」去幹了。

其實，做學問之道，敢做爛頭卒勇往直前，往往能闖出新天地也。

吳昊 1994年4月

目錄

UP 乍或嗡嗒？…… 3

去蒲・去威・去 WET …… 7

「收皮」來源考 …… 14

「無厘頭」的啓示 …… 17

眼看世界 …… 23

瞧・眅・瞘・睥・射・睇・睩・
矚・望・瞄・眻・睄・矆・吼

睇極唔明 …… 29

屘・眯・眨・瞶・眏・睼・睺

打入冷宮 …… 33

揨・揙・搸・扑

打遍天下 …… 37

打柴・打魚蛋・打真軍・打尖

打成一片 …… 41

郁・冧・攊・揵・捻・
鍊・砍・撼・開拖・埋牙

不打不相識 …… 50

撴・噍・剷・搉・丙・噬・醒・濕・揞

「吹牛」故事 …… 58

「吹牛」新語 …… 63

吹水・吹風・收風・老作・鬆大・車大炮・扯大蓹

水爲財也 …… 68

回水・度水・過水・睇水・放水・揸水・揸水煲・托水龍・風水・半
桶水・醒水・買水・心水・磅水・科水・掠水・CAP 水・搵水・揼
水・薪水・抽水・莫水・紙水・撲水・水浸銀行・茅根竹蔗水・油水

向錢看 …… 82

伍仙・斗零・伍毫・拿住蚊禮拜

錢可露眼 …… 86

壹元・一文・一皮・一雞・大餅・一蚊紙・一乾・一個銀錢
拾元・拾蚊紙・青蟹・一草・一條・一兜
貳拾元・廿財・雷條

「錢」文後理 …… 93

壹佰元・紅衫魚・紅底・一斤・一舊
伍佰元・五舊水・大棉胎・大牛・駝背仔・一巴
壹仟元・一千水・一撇水・一哋嘢・金牛・一毫子・K
壹萬・一蚊・一餅・一個・一皮・一皮嘢・一粒嘢・一盤水

我的名字有價值 …… 100

濕柴・鋤・鐳・米・維他命 M・子彈・馬頭・釘・老毛・下欄

確實「正斗」 …… 107

眞「寸」假「串」? …… 113

新潮・飛・WAVE …… 118

RAVE 仔 RAVE 女 …… 126

「吨焦」話當年 …… 130

「簽」文化 …… 134

大簽・簽咗・有簽味・補簽

簽簽新鮮 …… 138

候簽・洗簽・清倉・開簽・一簽熟・一簽泡・呢簽杰・炒簽・炒大簽

見一簽寫一簽 …… 145

爆簽・爆大簽・打簽金・打簽甘

走夾唔抖 …… 148

走投・走人・鬆人・關人

走走趯趯 …… 151

扯・扯人・趯・走趯・趯路・着草・趯更・趯梅香

瀟灑走一回 …… 154

撇・較・較腳・潛水

話走就走 …… 160

哨・搵・抆・揌・抿・溜・踉・起錨・撐

走遍大江南北 …… 163

走路・走鬼・走學・走難・走甩身・走甩身打・打甩身彩・
走盞・走雞・走狗・走馬・走廊・走運

一起走過的歷史 …… 166

走日本仔・走白牌・紅牌・白牌・黑牌・綠牌

一起走過的日子 …… 171

走埠・走場・走音・走單・走眼・走寶・走數・走光・走法律罅・
走樣・走牛・走葱・走薑・走私・走私鐘・走水客・走粉・走丸仔・
走火・走火警・走珠筆・走精面・走一轉

走入戲院 …… 181

走位・走畫

老字號 …… 185

對老人家不敬的冒語 …… 188

老嘢・老柴・老坑・老鬼・老餅・老姑婆・老處・老虔婆・老來嬌・
老頑童・老蚊公・老奀茄・老人精・老而不・老狐狸・老奸巨・老油
條・老屎忽・老淫蟲・老懵懂・老藕・老香港

撻 AND 拍 …… 194

撻嘢・撻對拖鞋落街・撻火・撻時撻
拍針・拍丸仔・拍藥

FRIEND 過打 BAND …… 198

夾 BAND・夾嚟・開 BAND・開拖・打 BAND・
玩 BAND・收 BAND・散 BAND

有音無字 …… 203

擬聲怪音字 …… 206

烏 SIR SIR・烏啄啄・SIR 滑梯・拿拿林・LY LEE 拿拿・時 LEE SA 拿・平 LING 朋林・PENG LING 蓬隆・興卿含含・平平彭彭・平 LING 彭 蘭 ・KING LING COUNT NOUN・PING LING PANG NOUN・青 BB・PAT PAT・蘿柚・FEE LI 淝咧・咧淝・烏 WHERE

借音託字 …… 213

皺蚊蚊・哎哎西西・林林審審・拿西・是但・求祈・斷估・顛顛得得・烏 LY 馬搓

獨自去偷嘢 …… 217

TAR 嘢・撻生魚・SA 嘢・扒嘢・搵嘢・搵雞・搵貓尾・搵衫尾・搵車邊・妠嘢

爆字堆 …… 220

火爆・眼火爆・爆仗・爆軟・爆棚・爆折・爆牙・爆肚・爆煲・爆鏍・爆料・爆粗・爆湧・爆格・爆冷・爆缸・爆石

問俗錄 …… 227

王老五・男人老九・麻甩佬・亂嗡廿四・做到隻積咁嘅樣・LUCK LUCK 聲・PAN 骨・打冷・兜跕・六神無主・核突・甩咳・驚到鼻哥窿無肉・癲癲得得・得落去

後記 …… 231

參考書目 …… 236

作者簡介 …… 238

次文化語言

UP耷或喎嗒？

十九世紀初葉，香港仍是一個荒僻的漁鄉小港。

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中國割讓香港給英國，自此，西洋文化便「奉旨」登陸這小島了。

位於廣東省最南端的香港，既受百粵雜處的廣東文化薰陶，又受「八國聯軍」的西洋文化感染，這塊「文化沙漠」漸漸孕育出一個中西合璧的新文化。

經歷了百多年的外來文化大衝擊，又揉合了傳統的中國文化，令這塊土壤繁殖出世界獨一無二的怪文化。

何怪之有？舉例說明：在食文化方面，有油炸鬼送奶茶①、打邊爐食壽司、可樂煲薑；在音樂方面，中詞西曲或用英文唱粵劇，皆是屢見不鮮的；衣着方面，君不見關德興師父經常頭戴瓜皮帽（卜帽）、穿西裝、結領帶、腳踏功夫鞋或牛仔靴四出走動嗎？

南轅北轍的中西文化怪現象，香港人早已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甚或約定俗成之下，已變爲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行爲尚可中西合璧，而日常用語和文字又焉能墨守成規呢？所以經常聽到有人說：「你HAP唔HAPPY呀？」、「O唔OK呀？」、「買孖Q！」、「扮COOL」等中英夾雜的對話。

在衆多中英合併的香港方言之中，「UP夲」一詞，是少有的「跨界式」詞語，所以它是最具討論研究價值的。

「UP夲」一詞，大家都理解它是表示沮喪、簡陋或寒酸之意。用它來形容人、物、事皆可，如描述環境：

「呢度好UP夲呀！」（這裏很簡陋骯髒呀！）

也可用作批評某種行爲，如：「你咁做法，眞UP夲！」（你這樣做，眞是糟糕，很差勁！）

又可用作形容一個人的衣着或情緒，如：「你睇，佢件衫幾UP夲！」（你看，他的衣服多寒酸啊！）或：「你睇吓佢個樣幾UP夲！」（你看他的樣子多麼憔悴不振！）

說「UP夲」一詞，是「跨界式」的表表者，因它有三大特色：第一，它是由一中一英的字組成，跨越中西文化之間的界限；第二，它同時可用作形容人、物、事等多個層面；第三，它本身是由兩個反義的單字組合而成的，「UP」有向上之意，而「夲」字是有垂低、向下之意。「UP」和「夲」正是「各走極端」的反義字。

這個「中西反義混合體」的香港方言，眞是個有趣的組合。

不過，意謂「頹喪不振」、「寒磣不濟」的「UP夲」兩字，是否就是眞命天子呢？

話到明是寒磣不濟、頹喪不振的，爲何會用「UP」這個有向上之意的英文字？「UP」是否一個有音無字的廣東話呢？「UP」和「夲」是否同一類的詞藻呢？

筆者經過一輪翻箱倒篋，覓得一點蛛絲馬跡。

查在粵音裏，有三個讀作「UP」音的字，分別是：嗑、嗡、罨。

「胡謅亂說」或「信口雌黃」者，我們都用「亂嗡」來形容。其實，這個「嗡」字，只是一個俗寫，正字是「嗑」；「嗡」者，「吸」也，由口或鼻引氣入體內的意思，《漢書・揚雄傳・甘泉賦》：「嗡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亦引伸爲收斂的意思，與口出狂言或胡說八道恰恰相反呢！

「嗑」字是指多言、多嘴，詞組方面有：「嗑牙」、「嗑嘴」、「嗑嗑」等，皆是描寫閒談中的嘮叨、鬪嘴或笑聲。

平常說的「嗡三嗡四」、「亂嗡廿四」或粗俗語「豬嗡」、「狗嗡」②，其正字應是「嗑三嗑四」、「亂嗑廿四」才對。

那麼，「係又嗡，唔係又嗡」這一流行語，就是「係又嗑，唔係又嗑」吧。

錯！

這個「嗑」字，應咳係「罨」字。

「罨」字有兩個解釋，一是掩捕，二是覆蓋。而兩個注解同有從上而蓋下的動作，所以這個「罨」字，有「敷」的含義，如敷藥，廣東人會說成罨藥。

「係又嗑，唔係又嗑」是借用了罨生草藥的「罨」字音，這種借用字（借用字音、字義）的做法，在世界各地的語言中，也是常見的現象。

因爲「罨」字有覆蓋的意思，常令被「罨」的東西密不透風，接觸不到空氣和陽光而腐爛，造成一種霉爛的感覺，正胎

合一個人的心情「閉翳」③或鬱鬱寡歡的狀況，所以廣東人稱這爲「心罨」。

但也不盡是，因爲在廣東方言中，也有「罨汁」一詞，其意是地方狹窄而不整潔，不通風兼潮濕，名副其實的「UP奄」。

另外一提的是，大部分香港人將「罨奄」一詞寫成「嗡嗒」，其實是將錯就錯，「嗡」字已在前面解釋過了；而「嗒」字有沮喪、失意的意思，加上形容心情閉翳的「罨」字，正好是言簡意賅的「罨嗒」了！但這個「奄」字也有向下垂的意思，如：「奄頭奄腦」、「頭奄奄」，皆表示垂頭喪氣、精神不振之意，所以……

我也不曉得，是「罨嗒」呢，還是「罨奄」了！

唉！我眞「UP奄」呀！

---

①：這「送」字，並非解作送贈的送，而是伴食之意。

②：「豬嗡」是由「狗嗡」衍變而成的，「狗嗡」是三級的粗言穢語，意謂亂嗑，亦有如狗吠也。

③：「閉翳」是廣東方言之一，是形容情緒愁苦和鬱悶。

去蒲・去威・去WET

一個社會演變過程中，最具歷史見證的文化，便是語言，尤以我們經常掛在唇邊的方言、俗語爲甚。

方言俗語是一個社會的文化，它隨着社會現象的變化而產生和發展。

例如：「去蒲」、「去威」、「去WET」。驟眼一看，這三個當今在香港最流行的方言之間，似乎沒有多大的分別，只不過是現時年青人用作「去玩」的代名詞吧！

實質上，這三個方言的眞正解釋、背後意義、誕生的成因、轉化過程及分別，都反映了香港文化的演變。

去蒲

「蒲」這個字（應該說這個音），在廣東人的俗話裏是解作在水上漂浮的意思，如「蒲蒲吓」；另外一個解釋是在水中浮起之意，如「蒲出頭來」。

不講大家可能不知道，「蒲」這個坊間俗字，就是因爲藏有「蒲蒲吓」和「蒲出頭來」的含意，所以早已被黑社會文膽招攬爲背語之用。

黑道中人稱闖蕩江湖爲「行古惑」①，也有喚作「出嚟行」。

「蒲」，正好是漫無目標的四處漂浮或到處走動，與「出嚟行」的字面解釋極爲接近，於是「蒲」字也順理成章變爲江湖隱語，解作四處流連，到處出現的意思。例如：「去邊度蒲呀？」即是問到哪裏去流連，「喺邊度蒲多呀？」即是平常多在哪處出現活動。

我們現在常講的——「蒲頭」這個詞語，本是黑語。

黑人物因惹了事而躲藏起來（俗稱「走路」）或犯了法被捕坐監，當事件平息了結或放監時，再度在江湖上出現，便謂之「蒲頭」。

「蒲頭」一詞，絕非是這幾年間才出現的新方言，早在1933年，由大陸嚶嚶書屋出版發行的《藝風》月刊第一卷第九期曾記錄過一首廣東兒歌：

月光光，照地塘；年卅晚，摘檳榔；

檳榔香，摘子薑；子薑辣，買葡突（即苦瓜）；

葡突苦，買豬肚；豬肚肥，買牛皮；

牛皮薄，買菱角；菱角尖，買馬鞭；

馬鞭長，起屋樑；屋樑高，買張刀；

刀切菜，買籮蓋；籮蓋圓，買隻船；

船漏底，沉死兩個番鬼仔（外國小童）；

一個蒲頭（即浮頭），一個沉底；

一個匿埋門扇底（匿藏入門扇底下）；

惡惡食孖油炸燴（惡惡，嚼硬物聲；孖者，對也；油炸燴即油炸鬼、油條）。

從這兒歌最尾的第四段，我們可以看到有「蒲頭」一詞，

而且，當時的編者也注解爲「浮頭」。「浮」，除輕浮的浮音之外，在廣東話內，也讀作「蒲」音，是漂浮於水面上的意思。「蒲」，本是一種生於淺水或池沼中的水草植物，其葉可以編席和扇子，而根莖也是可以吃的，又名「香蒲」。因此看字面，「浮」才是「蒲」的正字。

另外，台灣有一俗語，「泡妞」，即香港話的「媾女」，是追女仔之意。

廣東話的「泡」字，有兩個讀音，一是泡沫的泡（音抱），與蒲字近音。另一是泡影的泡（音豹），「泡妞」的泡是讀作豹，與蒲字的聲韻也相近。

這「泡妞」因爲有追女仔、識女仔，甚至呃女仔（欺騙女生）的含義，還帶有四出活動的意思，因此，也有人將「去蒲」（去浮）寫爲「去泡」；而且，寫「去泡」的，多是在香港生活的台灣人。

去威

「威」這個字，望文生義，有凜然的模樣，有使人敬畏的氣勢。如威嚴、威信、威猛、威水……總之威風八面就是了。

「去威」即是說明要去表現自己的威力，令別人肯定自己的威名，同時也在享受着自我的威望，有威震四方的感覺。

因此，「去威」，便是去一處地方「威番一陣」（威風一番）之意。雖然不至於作威作福的霸氣，也有出一點點風頭的味兒了。

簡單而言，就是要「去」威一「威」！

去WET

「WET」，這裏並非英文的「濕」，而只是取其音的方言，是近五、六年間才冒出來的俚語。

以前，只有「V V WET WET」和「V WET」這兩個有WET音的流行語。

「V V WET WET」是等於北方人的「嘩嘩啦啦」，即廣東話的「吱吱喳喳」②，含有大羣人熱熱鬧鬧地嘈吵着的意思。而「V WET」，雖同樣有喧嘩的含意，但用來形容一個人的行爲或品德居多，而且帶有貶意的。

「V V WET WET」和「V WET」是有分別的，正如我們不會用「吱喳」一詞來形容一大羣人的嘈雜聲，通常是用「吱吱喳喳」這複疊詞。

另外，不論「吱吱喳喳」或「吱喳」，都可用來形容女性的行爲，除了顯示她們的音調較高，即嘈吵之外，也泛指刁蠻的意思。從來沒有人用「吱喳」來形容男性的。

被人形容爲「V WET」的人，除了製造「嘈喧巴閉」的聲浪之外，更被視爲口沒遮攔之輩。但一個單音「WET」字，雖有嘈吵之意，卻沒有口若懸河、惹人反感的味道；若在前面加上個「去」字——「去WET」，就由一個名詞變成了一個動詞，即是跟朋友們耍樂、談天說地或引吭高歌的意思，總之以發出聲響爲原則，並存有「去威」、「去SOCIAL」③等交際玩樂的動機。

於是乎，我懷疑「去WET」這個WET字，並非「V V WET WET」的那個WET字；雖然它們有着喧嘩嘈吵的共通點，但我覺得「去WET」這個WET字，可能是「去威」之借音字。

何解？

讓我解釋一下吧！

第一，「去威」的意思，開宗明義就是「去威俾人睇」（在別人面前顯威風），因此，「去威」最大的原動力是去SHOW OFF；有人做主角表演，當然會有人做觀衆看表演啦！如此這般，就形成了一個交際應酬的局面了。而「去WET」主要是去交際耍玩的意思，跟「去SOCIAL」、「去威」的情況不謀而合，難道彼此是巧合？

其次，WET這個音，很大程度上，是內地來港的老表們④，把個「威」字以鄉音唸出時，會變成「WET」音。現在居港的大陸移民，其經濟能力和享受方面的水平，不下於香港人，當本地人高舉「去威」的旗幟時，他們怎可不高呼「去WET一WET」的口號呢！

當然，亦不能排除「去WET」的WET字是源於「V V WET WET」的可能性。

有人說，這「去WET」的「WET」，其實是英文「RAP」；「RAP」是含有全不在意、急速、率直、絮絮不休的談話。

七十年代末期，歐美興起一陣子RAP SONG和RAP MUSIC，他們的演繹形式，有如我們中國民間的「順口溜」

演唱一樣（即廣東小調的「數白欖」），歌詞在沒有規格的音樂限制下，有韻律地連續不斷的逐隻字吐出來，也叫做「RAP TALK」。

這個「RAP」，是否就是那個「WET」呢？則還沒有足夠資料證實，需有待查究！不過，筆者卻認爲「V V WET WET」，極有可能是廣東話「V V嘩嘩」（「嘩」讀作「哇」音）的變聲語，因兩詞不特只音似，意相同，語法也一樣，正脗合語言學的辯證法。

三詞各有分別

「去蒲」是比較靜態、斯文一點的，因爲「去蒲」只是表示「出現」某處逛一逛，稍作蹓躂一會而已。例如：蒲圖書館、蒲COFFEE SHOP、蒲大會堂，甚至蒲DISCO、蒲機寶⑤，皆是比較個人化的行爲，不大打擾別人。反之，從來沒有人說：「去WET圖書館或去大會堂威吓。」

「去威」一詞的出現，其實是反映了香港小島居民的暴發戶自卑心態，香港人從生活艱難的「手作仔」階層，一下子搖身變爲跨國的經濟大亨，那會有不飄飄然之理呢？因此處處總要表現得最具霸氣，威震四方才能尋回自我。

之不過，香港人始終仍背着中國人的道德觀，深信「面是人哋畀的」，所以，他們甚少自己說去某處威的！只會欣然接受別人查詢：「嘩！着得咁靚，今晚去邊度威呀？」（嘩！穿得這麼漂亮，今晚到哪裏去威呀？）或「今晚有得威呀？」

「去WET」基本上是一個消極的名字，它象徵着忘情地

去嬉戲玩耍，大夥兒麕集一起喧嘩宣洩，爭奪一分一秒的歡樂。

八十年代中期，香港出現了供客人上台高歌的酒廊之後，就開始流行「去WET」這種醉生夢死、逃避現實的生活了；現今經卡拉OK熱的加溫，更增添了這份沒有明天的世紀末哀傷！

---

①：香港警方稱黑社會會員爲「古惑仔」，所以「行古惑」就是指一個人參與黑社會活動之意。又因在六十年代左右，黑人物是叫做「爛仔」，遂未有「行古惑」這詞語前，是叫做「行大爛」。

②：廣東話的「吱吱喳喳」，有時便叫做「VV嘩嘩」（兩個「嘩」字唸作「哇」音）；因此，這種「吱吱喳喳」的煩厭叫囂聲，又稱之爲「V嘩鬼叫」，而製造這類噪音的人，冠其名爲「嘩鬼」也。

③：Social，是香港人將英文Socialize的簡略讀法，它本是一個動詞，解作社會主義化，現被引用爲交際應酬的意思。正確而言，Social intercourse, Social dealing或Social gathering，才是社交活動或聚會。

④：現在的香港人，統稱從內地而來的親友爲「老表」。

⑤：機寶是電子遊戲機中心的俗稱。

「收皮」來源考

基於中國文化發源自黃河以北的關係，南方，一直被視爲蠻夷地域，文化的開墾也較遲緩。

人類文明的演進，語言是主要的溝通媒體，縱使是落後的南蠻部族，亦自有其「個體」的獨特文化，以便人民日常生活上的交流。

因爲南方文化水平不高之故，人民言談之間的詞語字彙，極少咬文嚼字的引經據典，因此他們的常用語，多是以圍繞身旁的事物作模擬或比喻，約定俗成之後，逐漸變爲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俗語方言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根據這些俗語方言的來源，可以認識到當時社會的一點一滴，對民俗歷史的研究，多添一分助力。

香港現在仍然流行的一個方言——「收皮」，其實是很久以前在廣州低下層流通的一句俗語。

「收皮」一詞，有收拾物件休息，甚或解作「執笠」（倒閉、歇業）之意，一言蔽之，就是指「收檔」。

「收皮」一詞，起源於廣州的賭場內，爲賭博類之切口①。它雖是賭仔術語之一，但其來源亦有兩個不同的說法。

其一，賭場收檔時取下掛在大堂中的貔貅像。

中國人一直受圖騰文化影響，膜拜鬼神之外，亦迷信奇珍

異獸之超能力，咱們的祖先，更深信龍鳳爲吉祥之物；就算今天，雖仍未能證實此兩物曾經存在與否，但也絲毫不影響我們對牠們的尊敬和「信任」。

貔貅（粵音唸作皮休），傳說中的動物，據說是豹類的一種，也有說似虎似熊的猛獸；當牠啜食東西的時候，不論何物，只要能入口的，總是嚥吞肚去，從不吐回半點出來，名副其實的有入無出；所以賭場的東主，愛供奉貔貅像坐鎮堂前，取其有殺無賠之意。更有番攤賭館除掛上貔貅像之外，還張貼着「貔貅坐鎮，大殺三方」的字樣，其實，只是向賭徒們進行心理攻勢而已。

據說，賭場每日打烊時，一定要將貔貅像除下，待開檔時再掛回原位，所以「收貔」（收貔貅像）就引伸爲「收檔」的意思了。

但這說法有可疑之處，就是爲甚麼要如斯麻煩，每天要將該像裝上及卸下呢？尤其是神靈之位，總是不該隨意移動的吧！

另一說法，「收皮」確屬賭場術語之一，與廣東人特愛的賭「番攤」有關，賭番攤的方法是莊家將一顆顆的衫鈕或一粒粒的東西從一大堆中撥出，再將之四顆四顆攤分，到最後剩餘出來的數目便是中獎的號數，而這些一顆顆或一粒粒的「賭具」，在行內稱之謂「攤皮」或簡稱爲「皮」；每一鋪番攤賭完之後，總會將這些「皮」收回到一大堆「皮」之中，再作下鋪賭局之用，這動作就叫「收皮」；甚至全日賭局完畢，收工前，將這些「皮」執拾藏好，留待明天開檔之用，也可算是

「收皮」。故此，「收皮」一詞，漸漸流傳爲收工、收檔的代名詞了。這說法的可信程度較高。

因爲「收皮」是收工、收檔之意，故最近有人叫開工、開檔爲「開皮」。

講到這裏，夠鐘收皮也。

---

①：切口者，隱語、術語也。

「無厘頭」的啓示

香港文化圈曾經發生一項頗爲激烈和熱鬧的爭議。

事緣《明報》副刊專欄作家阿濃先生就91年11月號《明報月刊》的環保專輯《悲蒼的大地》，在《明報》其專欄內撰文，質疑《明報月刊》的編輯使用「悲蒼」一詞，是否「悲愴」之誤！

隨即，《明報月刊》編輯在《明報》副刊闢欄就此作回應，說該期專題確是用「悲蒼」二字，而非「悲愴」，並詳加注釋：「蒼」，乃「蒼白」、「蒼涼」之意，正是配合該期的環保專輯，強調大地災禍後的悲慘、蒼涼的景況。

縱使這個解釋如何圓滿，阿濃先生仍不接受，他認爲行文用字，應先選用「既有」的近義詞語，胡亂砌詞是不該的；如要創造新詞，可遵循三大原則：

一、當沒有現成的詞語可用之下。最鮮明的例子是，「外來語」或新產品的名稱，皆可用之。

二、原有的詞不夠理想。例如不夠準確、拗口、太長、會引起誤解等等，例如以前的「影畫戲」，現在叫「電影」；以前叫「激光」的，現在改爲「鐳射」……。

三、新詞的構造要合於中文的造詞習慣。阿濃先生還舉例支持這論點，他說：「將兩個詞合爲一個詞，並不是隨意選取

其中各一字連結起來便成，就像我們因『豐收』而『喜悅』，不能合爲『喜豐』。」

由於阿濃先生的「慷慨」陳詞，頓時引起連串回響，不少讀者、作家紛紛投書去《明報》副刊版「參戰」；有支持阿濃先生的，當然也有負面聲音的，好不熱鬧。

有人引經據典，曉以大義，力保中華文化；有人不反對創新，卻不贊成故步自封。

文壇前輩沙翁（即倪匡）也撰文討論這「悲愴」的文化戰，他認爲：

> 文字是人類互相溝通的工具之一，使用文字的目的，是要他人看得明你想表達的意思，若是修辭特別講究，當然好，若沒有，只要能使別人明白，也就是了吧！所以文字的使用，不須太過深僻，越淺白越好，越簡單越方便，何須故意撚文玩字，炫耀自己的學問……

而筆者爲何要做文抄公，轉錄該文字公案呢？就是想藉此有文化色彩的「嗌霎」①，來探討一下現今被視爲毫無文化，但又大行其道的「無厘頭文化」。

「無厘頭文化」常被一些衛道之士視爲反傳統，不守遊戲規則，不合邏輯，重即興的反叛文化；而其主要是用來逃避現實社會的壓力。

其實，每個年代總會有人爲尋找自我、確認自我、建立自我的社會地位而作歇斯底里的吶喊，並會推翻既有的舊有文化，去創造一個新文化系統。

經過廿多年的塡鴨式教育制度，加上世紀末情懷影響的香

港青少年，當然會愛上這不用負責任的「無厘頭」文化吧！

「無厘頭」研究

「無厘頭」一詞，解作不依常理、無章法可言，令人摸不着頭腦。

無厘頭的行爲或言詞，多是無分寸、無搭霎、無紋路、「隨口嗡無BUILD UP」②，和不大正經的表現。

究竟「無厘頭」這詞的起源從何而來的呢？

有人說它是由粗言穢語演變而成的，是眞的嗎？

筆者看過很多本地對「無厘頭」的研究報告，大部分都說這俗語本是一句粗言穢語——「無厘頭閪」③衍變而來的。

其實，這是一個極錯的解釋。

廣東人愛講粗口、爛口（粗言穢語），言詞中總會加插一些與「性」有關的助語詞及形容詞（全是一些鄙俗的下流話）。平常一句簡單和藹親切的問候語或客套說話，也愛加插上一兩個粗口（穢語），如問候別人：「你點樣呀？」（你怎麼樣呀？）會變爲：「你點×樣呀？」（×是男、女性器官）；又如客套說話：「喂！唔×該晒你喎！」

「唔×駛咁客氣啦！」

「哦！求×其一句啫！」

「嗱！你咁即係唔×當我係FRIEND啫！」

諸如此類的「特色文化」，在粵語內，比比皆是，就算是一些素有涵養的高檔詞語，也逃不掉這被改造的命運。由於這個「獨特」的原因，「無厘頭」一詞，也被人強而曲解了。

「厘」是「釐」字的簡寫或俗寫，「釐」是量度長度、面積單位的專用詞，古語有云：「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就是這個釐字矣！

「有釐頭」就是解作有分寸、有準則之意；「無釐頭」即無分寸和無準則吧！

由饒秉才教授、歐陽覺亞和周無忌等三位粵方言專家於1981年合編的《廣州話方言詞典》內，已有「冇釐癮」和「冇釐癮頭」④兩詞的紀錄和解釋，厘與釐是通義的，意謂無聊、沒意思。在這個情況下使用「釐」字，其功效只是作爲一個助語詞，甚或是一個虛字，例如「冇釐搭霎」、「冇釐神氣」等「釐」字的功能是可有可無的。

不過，在吳方言內⑤，卻有一個「無清頭」的片語，意思是胡塗、頭腦不清楚、行爲越軌和不正經，這正正是我們常說的「無厘頭」的原義。

同時，在吳方言內，「無清頭」也叫作「嘸親頭」。由於筆者對吳方言的語音毫無認識，不知「無清頭」或「嘸親頭」的讀音，跟我們粵語的「無厘頭」有沒有關係呢？

香港「無厘頭」一詞，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開始流行的，當時有一位導演李超俊（藝名師父仔）拍了一部叫《無厘頭島》的電影，雖然該片不賣座，卻由於那部電影的劇情太胡鬧，又太無搭霎，眞是名副其實的「無厘頭」，遂令「無厘頭」一詞的意思更加形象化起來，並廣流坊間。

至於有人曾指「無厘頭」是廣州方言粗口語——「無厘頭閃」的變奏語，並說「厘」字本是「三華李」的「李」字，

「李頭閂」就是三華李的生殖器。

「無厘頭閂」便是指三華李沒有了男性生殖器，喻一個男人失去了性具，便六神無主，……云云⑥，這個毫無根據的「傳說」，也頗有「無厘頭」的味道。

綜觀多個「無厘頭」的詮釋後，以筆者的個人愚見，認爲「無厘頭」的「厘」字，只是一個借音字，即廣東話的「來」字，因廣東人叫「來」，是唸作「厘」音，俗寫成「嚟」，是香港的自創字，如：「你來不來呀？」便唸作：「你厘唔厘呀？」（俗寫成：你嚟唔嚟呀？）又：「你過來吧！」便是：「你過厘啦！」

「無厘頭」其實是「無來頭」而已，「來頭」是「來源」、「來歷」和「源頭」之意，「無來頭」就是沒有來源根查的東西，一言蔽之，就是不明來歷。

繼來歷不明，再摸不着頭腦，到一頭霧水，不正好是「無厘頭」的精神嗎？

這種借音託事的方法，在語言學內也是很普遍的做法，每每令標準的正字，慢慢轉化爲另一個「俗」字，又因這俗字漸漸廣受認同，約定便俗成，於是，俗字變爲正字，原本的正字，反而被人們忽略及誤爲錯字了！

筆者希望在有文必錄的原則下，將一些近代香港新方言的典故，從多方面、多角度搜集和記錄下來，以便將來的歷史學者或語言學家作參考之用，總好過，在數十年後，又無厘頭地爲了「無厘頭」而「悲愴」一番！

到時，就認眞像廣東人的一句歇後語：「十幾人食一分

煙」——冇釐癮頭是也。

最後，我建議「無厘頭」的英文名，最好叫做MONITA。

---

①：「嗌霎」，是廣東人慣用語，即鬥嘴、吵架。

②：「隨口嗡，無BUILD UP」是香港流行諺語之一，一語中的指出無厘頭語言的特點。「嗡」是講話之意，是一個俗寫字，正字是「嗡」。另有一諺語爲：「隨口嗡，當秘笈」。

③：「閌」是廣東人自創字，即男性的陰莖。

④：「冇」字與「無」字相通。

⑤：中國有七大方言區，主要根據地區語音方面的差異來劃分。吳方言，是指上海江蘇長江東南部以及浙江大部分地區所使用的方言。

⑥：這段「三華李」的「無厘頭」典故，節錄於「次文化堂」出版，文雋編著的《文雋的跨媒界接觸》一書。

眼看世界

中國地大物博，人口散居，故民生習慣各有迥異，尤以遣詞用句，別具特色。

中國語言之中，以生動貼切，而又洗練精警見稱的，當然首推廣東話啦！廣東方言中，又以香港話的俗語最爲包羅萬有，更是字字珠璣。

近十數年間，香港爲了應付未來的挑戰，而孕育出一股自強不息的能量，這股力量的泉源，就是由一羣充滿創意的香港人所凝聚出來的。

從何處感受到咱們香港人在語言上的無窮創意力呢？

請睜開你的眼睛去——「睇」吧！

「睇」是用眼睛看東西的意思，連阿差（印度人的俗稱）也知曉吧！不過，大家又會否知道，用眼睛看東西的方法，會有多少種「睇法」呢？

瞧

「瞧」，音超，現在有很多人俗寫爲「眼超超」，其實是「眼瞧瞧」才對。「瞧」本意只是偷看一下，但現今，用眼去「瞧」人，是指帶有鄙視態度，看別人不起的意思。「眼瞧瞧」就是不懷好意的望着他人。

「黑瞧」、「墨瞧」是指太陽眼鏡。

單獨一個「瞧」字，是普通眼鏡。

「大細瞧」，除了指一個人的左右眼大細有異之外，也是與成語「厚此薄彼」同義。

睇

「睇」，吉及切，香港自創字。「睇」，眼睛緊盯目標物不放，故有監視和留意的意思。如「睇實」是小心監察着，「睇住有乜依郁……」是留意着目標有何動靜或變化。

「眼睇睇」並不是睜大圓眼正面去看，反而有不敢正視的偷窺意思。常用於男性在不好意思的情況下，偷瞟女性。

「睇嘢」就正好是偷窺之意。

「睇住晒」，是代表一個人精神奕奕、目不斜視地把守着或監察着，跟「睇實晒」同一解釋和用法。「幫我睇住佢」除了有替我看管着他的意思之外，也含有替我照顧他的意思。

「四圍睇」是分爲有意識的四出搜索，及無意識的到處看看。

「睇一睇」的解釋倒是非常簡單直接，只是「看一看」而已！

睨

「睨」，音掘，廣東方言字，帶有憎恨的怒視。

這個「睨」字，大有可能源出於「倔強」的「倔」字，帶有頑強、不肯屈服、態度不佳的意思，與「眼睨睨」的意思大

同小異。

「睏」字，除了怒目圓睜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小動作配合，才可稱得上眞正的「睏」，就是連眼睫毛也不會動彈一下，長時間不滿地望着對方，尤其是望着他的眼珠。與這個用眼法稍有相同的，就是「睥」嘞！

睥

「睥」，讀作啤梨的啤字音，本意是斜眼看人的樣子，與古字「睨」通用，有詞語「睥睨」（或睨睨），解爲眼斜視貌，即成語「左睥右睨」。現在這個「睥」已成爲市井之徒所用。「睥」住別人，雖然與「睏」住別人，同樣有用長時間去看着對方之意，但，少了一分怒氣，卻多了一點蔑視對方的含意。

射

「射」，本是用推力或彈力將某物體彈出去之意，但引用爲眼部功能的時候，則與正常的視覺毫無關係，它並非用眼睛去看東西，而是含有照顧、照應及支持的意思。如：「大佬，無你射住我，我搞唔掂㗎！」（老兄，沒有你的支持，我是站不住腳的！）

「射」字與眼睛動作有關的，只有「射喱」一詞，這是一種眼疾，與兩個眼珠連在一起的「鬥雞眼」剛剛相反，「鬥雞眼」是過分「集中」，而「射喱眼」則是兩個眼珠分道揚鑣，各有所看，被望的人也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被望着，所以「射

喱」一詞，有時被諱稱爲偷窺之意。

「射住」與「睇住」，在解釋爲照顧和支持上，兩詞是相通的。但「睇住」一詞，卻有多個注釋：

「睇住」一詞，除有「照住」的意思外，還有監察和看管之意，如：「唔該你，幫我睇住個細路！」（請你替我照顧或看管着這個小孩子！）

「睇住」和「睩住」也有通用之時，如：「大家睇住（或睩住）呢條友，佢好古惑㗎！」（各位留意或監視着那個人呀！因爲他是詭計多端的！）

「射住」、「睇住」、「睩住」三詞，都帶一點江湖味，也多是警務人員和黑社會之間的背語，咱們良好市民還是少講爲佳。

睇

「睇」，古人解作爲斜視，但在廣東方言的解釋，簡單而言就是「看」，任何一切用眼睛去看的，都是「睇」，如看電影，就是「睇」戲；閱讀課本，便叫「睇」書；甚至偷窺，也叫「偷睇」呢！

最奇怪的「睇」，就是去找醫生求診，廣東人叫「睇醫生」，其實，是醫生睇我們才對呀！怪哉！

睩

「睩」，所有中文字典詞中，都很簡單地解作「視貌」，正如英文的LOOK，廣東音也是LOOK，廣東方言與英文同音

同義，又不是外文音譯過來的，這是很罕有的。

英文字LOOK，只是「看着」，但在廣東方言裏，這「睩」貌，有杏眼圓睜，瞪大眼睛盯着對方的意思，就如「眼睩睩」或「眼仔睩睩」（兩眼珠在眼眶裏打滾）。

瞷

有些時候，「睩」着他人，是有點怒氣之意的。書寫文字，就是「瞪目」直視對方。而「瞷」字，雖然也含有怒視之意，但它跟「睩」不同之處，就是「瞷」這個動作，多是低頭側視，眼珠掛在眼角邊的，而且一定帶有不滿之情的。「眼瞷瞷」便是這個目露凶光的最佳代表的名詞了！

望

「望」，望文生義，就是指「望」，請勿希望我再有任何解釋了，YOU SEE！

瞄、眨、睄、瞹、吼

香港方言中，除了以上各式各樣的「睇法」外，還有多個與衆不同的「看法」：

「瞄」，本是把視力集中在一點上，注意地看準，如「瞄準」目標便是。但，在香港常用語內，「瞄」多指爲眼光掠過，匆匆一看之意，如「瞄一瞄」或「瞄吓」！

與「瞄」近義，用眼光快速地橫掃一掠，便叫做「眨」。「眨」讀若「納」，各大字典詞典皆沒有這個字的記錄，只有

曾子凡編著的《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册》才有這個「眨」的出現，相信這是個自創字。

輕輕的、漫不經心地一瞥，或專注留神地窺看着，這兩個極端的眼部動作，也同樣叫做「睄」。「睄」跟「哨」近音，用法有：「睄佢一眼」，即隨意地瞟了他一眼；「睄住嗰個女仔」，即目不轉睛地瞧着一個女孩子了！

說開窺望，這偷看的行爲，廣東話便叫做「矂」（讀作「裝」），最常聽到的用法是一些鹹濕佬「矂」女人沖涼了！

最後，還有一個有音無字的「睇法」，是「吼」。

「吼」，是監視、緊盯着的意思。如「吼實晒」，便是牢牢的看住（含看守、看管之意）；又「吼佢唔覺意……」（待他不留意時……）

由於這個「吼」，有監視、留意的含義，因而轉化至另一個解釋去，如一個人（尤其女人）是「無人吼」的，即是說沒有人對他（或她）有興趣。廣東話有一俗語：「撈貓都唔吼」，意謂拿來餵貓，貓兒也會嫌棄呀！

各位看官，睇了這麼多睇法，你們又有甚麼睇法呢？

睇極唔明

前一篇，寫過一些有關視貌的廣東俗字，如：瞧、睃、瞛、睥、射、睇、睩、矚、望等等。

這堆俗字中，不少是廣州或香港的自創方言字，有記音字，如：「睃」、「瞛」和「矚」等，也有借字取意的，如：「射」字。

當今，研究廣東話方言的著作中，比較有系統地紀錄那些自創字的，計有：1981年初，由饒秉才、歐陽覺亞和周無忌合編著的《廣州話方言詞典》和1982年中，由曾子凡先生編著的《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册》這兩本書。雖然這兩書的出版時間很接近，但，書內用字卻有不同。

就取視貌的廣東方言字作例——

饒秉才教授等編著的《廣州話方言詞典》，寫「眼屈屈」（音掘），而曾子凡先生的《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册》則用「瞛」；另外一本也是由饒秉才教授主編的《廣州音字典》（1985年中出版）內有「眯」（注上「瞇」字的簡寫），但曾子凡先生的，卻用「睛」。

在《廣州音字典》內，就出現過自創的異體字：「瞕」，音斬，眼皮開闔，查實，這個正字是「眨」。

除了《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

冊》或《廣州話方言詞典》等書內發現異體字之外，其他詞書，一律各持己見，衆說紛紜的。

以追尋廣東方言頗見成績的《廣東俗語考》（又名《廣東方言》，於1933年由孔仲南先生著，南方扶輪社出版。）一書內，也有「眼矚矚」之意的字，它用「詈」字，書中記載：

「詈，音例。恨視也，通作盼，音係。《孟子》使民盼盼然。粵諺有眼詈詈生豬蹄之說。」

《辭源》、《辭海》內的「詈」只解作罵言、責備之意。多本韻書也只注音作「利」。

另外，這本《廣東俗語考》也有「瞇」埋眼的另一寫法，它用「瞋」字，書中記載：

「瞋，讀若微。將眼撮小曰瞋。《說文》——小視也。莫佳切。瞋埋眼即小視之意。」

不過，筆者對這個「瞋」字即是「瞇埋眼」的「瞇」字的講法，是有所保留，因清代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補充說「瞋」音麻，竊視之（即偷睇也）。另，宋代司馬光曰：「吊生曰唁，竊視稱瞋。」而「瞇」只是眼皮微微合縫，並不一定是偷看的。

還有，這書有多個難得一見的正字。

如「睞」字，音颯。瞥見曰「睞眼」。《集韻》目動貌。與眨同。俗有睞眼嬌之說。

「矍」（也有多本詞書寫爲「矍」字），音莊。窺視曰矍。如在門罅矍之類。揚子著《方言》——伺視也。凡相竊。南楚或謂之矍。

「題」音睇。視也。今作睇。通作題，《詩》：題彼脊令。

看來這是「睇」字的正字吧。因爲我們現今用作看東西的「睇」是不對的；原來「睇」，本意是斜視和流盼，跟現在我們意識中的睇（看東西），是有所分別的，可能由於「題」這個字不常用，反被「體」音的「睇」慢慢取代了。

因「題」字，想起另外一個「睼」字，這個「睼」字，現音弟，是迎視之意，即向前望也，看來「題」和「題」這兩個古字，與「睼」字有點關係吧！有待考查！

最後，跟大家研究一個字——

「吼」這個字，現在已成爲解作「看守」、「留意」和「注視」的俗寫。原本，「吼」字是解作野獸大叫聲，也指人因憤怒而呼喊：怒吼、咆吼……這個「吼」只是記音字。饒秉才教授的《廣州話方言詞典》在「吼」字後注有「睺」字，但他主編的《廣州音字典》內，卻沒有這個「睺」字記錄，而曾子凡先生的《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册》是用「吼」字的，並舉例：「吼實佢」、「冇人吼」等。而孔仲南先生的《廣東俗語考》一書內，有對「睺」字的描寫：

「睺，呼鉤切。讀若口平聲。以斜眼注視之。半見半不見之意。所謂竊視也。《方言》半盲爲『睺』。即半見半不見。如睺住佢。有監視之意。睺倒佢。有窺見其隱之意。眼睺睺。有盯盯注視之意。」

一直以來，筆者對這個「睺」字就是「吼住佢」的「吼」之正寫，仍抱有懷疑態度的；直至看到文若稚老先生的《廣州

方言古語選釋》才恍然大悟。

原來，「吼」，這個記音字，是從「候」字轉化而成的，「候」的本義是伺望。在先秦時期，「候」是多用作爲軍事術語的，又把偵探情報的間諜叫做「斥候」或「候騎」，就是據「伺望」的意思而命名。「候」本是中原口語，隨漢人南遷入廣州方言區後，仍按中原音讀使用，歷代口傳，後人記音，改寫爲「吼」。現今也有不少唸作「猴」子的「猴」音，如「猴住佢」！

筆者也是吼了很久，才睺到這個候字的出現。

打入冷宮

有一趟，跟漫畫家尊子兄談及廣東方言字的使用問題，因本地漫畫的對白，經常用口語化的廣東話表達，似乎這才有具體的表達及良好的收效。但往往在實施上，卻常遇上兩個困難：一、有音無字的方言字；二、正規字不及俗寫字或形音字的流行，導致作者使用正規字的時候，還要顧慮讀者的接受能力。

因而，令很多正規字有難見天日之慨也！

打鬥廝殺中的用字，是最爲粗野和鄙俗，卻又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常常遇到上述的兩個疑難。

其中有三個形音、借義和異體字，頗值得拿來一談的。

揨

「揨」這個字，相信有很多人不知它怎讀和甚麼意思。

「揨」，粵音「隊」，它有兩個解釋：一是伸出的意思；二是跟捅同義，戳刺之意。在曾子凡先生編著的《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冊》一書內，有以下兩句例子：「揨我做咩？」（捅我幹嗎？）、「揨隻手出嚟！」（把手伸出來！）。在筆者的資料中，除《康熙字典》有這個「揨」字之外，只有曾子凡先生那本書紀錄和介紹這個字，其他書籍竟完

全沒有這個「 揨 」字，甚麼原因，不得而知；不過，大部分香港人要使用這個「 揨 」字的意思時，仍多寫爲「 隊 」字，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揇

第二個是「 揇 」字。

在李卓敏教授編纂的《 李氏中文字典 》中，「 揇 」字解釋爲搦①和拿着。

在喬硯農先生編著的《 廣州話口語詞的研究 》一書中，解說爲張開大拇指和中指來量東西的長短叫做「 揇 」，每一跨度叫「 一揇 」，國語說「 一拃 」。

饒秉才教授等人合編的《 廣州話方言詞典 》中的「 揇 」字，跟喬硯農先生的張開大拇指和中指（ 或食指 ）量度距離的解釋是一致的。看來這「 揇 」字，應是用手指量度距離之意吧！而正確的讀音，是「 大步蹅過 」（ 大步跨過 ）的「 蹅 」音。

但同在《 廣州話方言詞典 》一書內，「 揇 」又另有解釋，是用長棍打，如：「 一竹篙揇晒一船人 」（ 比喻不分青紅皀白也 ），這個「 揇 」字，就要讀作扮盼切，近音扮。還有，這個「 揇 」字，除了眞的用長棍橫掃之外，也可解作用言詞譴責斥罵別人之意。

撮

第三個字，是一個異體字——「 撮 」。

「撮」，與「扑」同。《辭源》對「撮」的解釋是：擲落或投落，即拋擲而下之意。又，對「扑」的解釋是：擊、打或戒尺、鞭子（戒尺、鞭子是昔日作教學刑罰的工具，意含體罰，也有擊打之意）。另與「撲」通用，是全身猛然向前力壓上去，即向前撲。也通「仆」，是傾倒跌下，即廣東話的「仆親」也。

從《辭源》內，看「撮」與「扑」兩字的注釋，簡直是南轅北轍，「大纜都扯唔埋」，兩字又有何相干呢？原來……

現在常說的「扑」，即用棍棒去打、敲擊，其實是古老的廣州話，例如：「扑濕佢個頭」（打穿他的頭）、「扑爛塊玻璃」（打破玻璃片）。那，「扑」應該是正寫字吧！

不過，對廣州方言古語有深厚研究的陳雅先生（筆名文若稚），在《廣州方言古語選釋》一書內，詳盡地分析過「扑」與「撮」的關係，他說：「『扑』也作『撮』，這個『撮』是魏晉間出現的『扑』的異體字。在這期間所創造的字，顯然是爲了專字專義而設的。」

不論古時的造字高手，怎樣借意傳情，也想不到今天，在香港，「扑嘢」一詞，竟變作指男女牀笫之事，與「造愛」一詞分庭抗禮。「造愛」爲書面語，是由英文MAKE LOVE直譯而來，「扑嘢」則是口頭語，現在最爲通行哩！

「扑嘢」一詞，相信是取其「扑」用棍子猛力擊下之意，借喻隱意吧！

近十數年間，從未見過有人寫「撮」這個字，只寫成「扑」。

看來，往後的日子裏，因都市節奏日趨急促，加上香港人取易不取難的貪方便心態，又藉近代世界文化衰退大洪流的影響下，那些由古漢語傳流下來的正規字，只好默默地接受殘酷的現實，退位讓賢罷！

廣東諺語有云：「唔打你都死呀！」不戰而敗也！

---

①：「搦」，音溺，手持或握着東西的意思。

打遍天下

「禮義之邦」四個字，幾乎就是中國的別號；當筆者在查閱中國俗語資料的時候，翻看到專講動詞的一章內，竟發現用「打」這個字的詞語，比任何描寫動作的形容詞爲多。

「打」，基本上是粗魯野蠻的行爲，有擊之意，亦有冒犯之情，但在廣東俗語中，除了有粗暴的「打腳骨」、「打頭陣」、「打鑊金」、「打衝鋒」、「打秋風」、「打單」、「打劫」、「打靶」、「打交」……之外，也有以「打」字來形容斯文正當行爲的雅語，如：「打賞」、「打交道」、「打招呼」、「打邊爐」、「打圓場」、「打簿出糧」、「打救世人」……等。很奇怪的，爲何中國的常用語，多數用「打」字作頭一個字的呢？眞費解！

香港方言中，「打」的俗語頗多，不能一一細數，現列出幾個與香港有特別關係的常用語：

打柴

「打柴」，並非上山砍樹伐木，而是被上司燉冬菇（降職）或解作死掉的意思！

香港軍裝警察的級別，可從其制服標誌辨別出來。通常那些鐵鑄的標記會扣在制服的領膊或衣袖上，如皇冠形的，俗稱

爲「蘋果仔」、四方形的軍星，俗稱爲「一粒花」。一劃的（英文是BAR），俗叫爲「一爿」（音辦）或「柴」（「爿」本意是劈開成片的木柴），「打柴」就是某警官因降職而要將臂袖上的柴(BAR)打掉（除下），所以「打柴」即降職。

另外，有一位「水銀生」先生在1953年，香港出版的《社會黑幕》一書內的《黑話大成》有道：

> 洪門中人，以柴、草二字乃指清朝之官兵而言，如擒獲清廷之官，則曰「拉柴」，凡有擒獲回來，必處以死刑者，後人以死曰拉柴者，義乃本此。……

觀此文，才知「拉柴」一語，原來是黑話也！

據香港掌故、方言研究學者吳昊先生說：「凡處決之前，必然會打餐死，所以，『拉柴』之前，就是『打柴』也。」

姑勿論「打柴」一詞的來源，古今有異，但，若按吳昊先生的「舊」說法，那就符合了「打柴」便是「死」意，若依照警方「新」術語，也解釋了降職之意，各有所得哩！

打魚蛋

「打魚蛋」，這是個地道的香港話。七十年代香港色情行業泛濫，有很多歡場爲吸引顧客，不惜以雛妓作招徠，並爲增加現場氣氛和加強神秘感，將經營場所裝修得黑漆無光，名爲「黑廳」，客人可在「無人看見」底下，大肆撫摸雛妓洩慾；由於那些雛妓還未完全發育正常，當客人在跳「手指舞」時，

觸及其胸部，恣意搓扭，顧名思義，就叫做「打魚蛋」（也俗稱「啲魚蛋」），因此，這些「黑廳」又叫做「魚蛋檔」。

打眞軍

「打眞軍」，並非派眞軍隊上戰場打仗；這本是戲行術語，以前戲班的武生，愛標榜自己有眞功夫，常用眞兵器上台表演，故有：「打五色眞軍器，包喝三個大采」的豪語。「五色軍器」是包括刀、槍、劍、棒和飛鏢五種武器，是故，「打五色眞軍器」就簡略地說成爲「打眞軍」了。

以前，「打眞軍」一詞是指持眞材實料上陣比試，而現今卻多用來喻作男女交合時不使用安全套。

打尖

「打尖」，按現今香港話的解釋，是不按照規矩排隊，並且在中段插進去。原來「打尖」一詞的解釋，今古有別。《辭海》解釋爲：旅途中休息或進食。《紅樓夢》十五回：「那時秦鍾正騎着馬隨他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尖。」

爲甚麼在旅途中停下來歇息進食會叫做「打尖」呢？

據清代福格《聽雨叢談》說：「今人行役于日中投店而飯，謂之打尖。皆不喻其字義，或曰中途住宿之間，乃誤間而尖也。」又按《翠華巡幸》謂：「中頓曰中火，謂途中之餐曰打火，自是因火字而誤爲尖也。」這就是說「打尖」一詞其實是「打火」之誤寫。《辭海》內「打火」一詞的解釋是行人在

旅途中做飯或吃飯。《元曲選》中馬致遠《黃粱夢》有云：「老身黃化店人氏王婆是也，我開着這打火店……」看來「打尖」與「打火」在古時是有一點關係的，但卻未必是同一解釋。

明顯地，古時的「打尖」跟現今香港「打尖」的定義絕不相同。香港人步伐急速，加上愛佔小便宜的中國人特性，不按規矩輪候，千方百計謀中途「打尖」插入，取其方便，是絕對理解的。

打成一片

前文粗略地講了數個用「打」字作頭一個字的流行語後，現跟大家來談談眞眞正正「打」起來的俗語，這些俗語中，有分爲赤手空拳的單打獨鬥，也有舞刀弄劍的羣毆械鬥。

這裏講的「打」，是打架的「打」，這種行爲具有暴力傾向，因此，在常以武力服衆的黑社會背語中，有大量術語去形容各種不同程度上的「打」。

郁

「郁」，這是在香港非常普及的俗語，意思就是「打」。更有一些愛創作的香港人，將這個有「郁動」之意的字，改爲「移動」，常用語是：「移動佢」（即打他）。

「郁」字在《辭海》的解釋本是有文采及香氣發散之意。這麼文藝的字，爲何會變成粗暴的象徵呢？這個「郁」字，只是一個俗寫，正確的「郁」字，有三個版本，一個是「惔」，另一個是「倓」，第三個是「蠕」。

據1966年，喬硯農先生著的《廣州話口語詞的研究》云：「惔，俗寫作『郁』。原意是心動的意思，如：心惔惔。後引伸爲任何器官的動作，都叫『惔』。」

另，《康熙字典》對「惔」的解釋只是簡短地介紹爲：

「惰，音育，心動也。」

而由詹憲慈（菊人）編著的《廣東番禺縣志》方言篇內，有「俶手」一詞：「《廣雅》俶，動也。俶手，即動手也。俗讀俶若毓。」從這段解釋，「俶」字，有可能是「郁」的正字。

但，筆者翻查其他辭書，對這個「俶」字的解釋，不外乎是：「開始、整理、美善、作、造也。」《辭淵》將「俶」注粵音爲「觸」，《商務新字典》注粵音爲「促」，與「郁」音仍有距離。

《廣雅》「俶」字的引例，只有「俶儻」一詞，即卓越不羣的意思，還是看不出有何「動」感。

不過，以研究古漢語和粵方言關係的權威孔仲南先生著的《廣東俗語考》內，有記錄着：「蠕，讀若郁，微動曰蠕，有『蠕蠕下』之說；《說文》：動也。《集韻》音儒，蟲行貌。以北音讀之，即作郁音。」看來，這個我們平常只唸作「如」音的「蠕」字，也有可能是我們常說的「周身郁」或「郁郁貢」的「郁」字的正寫吧！

還沒有選定那個字是眞命天子之前，爲方便閱讀，以下有關「郁」字的，仍使用俗寫「郁」字，去支撐大局。

「郁」在廣東話中，本是郁動之意，不過，現今香港方言的意思，相等於一個「打」字，畀人「郁」，就是被打。而「郁」字，除了是「打」的意思外，另有「攻擊」之意，或針對某某目標而作出進攻之勢。如在追女仔方面，說：「我郁咗佢啦！」即是我已搭上了她或佔有了她；若在商場爭鬥方面，

說：「我實郁佢㗎！」就是說我總會向他投以顏色或向他進攻的。

冧

「冧」，讀今林切，這是粵人自創字。

漢字有「冖」這個部首，讀作「覓」音，是覆蓋、罩着的意思，如「冚被」、「冚檔」的「冚」字，就是粵人自創的象形字，意謂整座山被覆蓋着，不是冚，又是甚麼呢？

在廣東話自創字之中，有象形字，也有形聲字，「冧」字就是形聲字。

「冧」在廣東方言內是倒塌或崩塌的意思，如：「嗰棵大樹畀風吹冧咗！」即那株大樹被風吹倒了！因爲「冧」有倒下之意，所以黑語內引用爲將他人擊倒或殺掉亦稱之爲「冧」，如「冧友」（殺人）或「揨（音隊）冧佢」（用刀刺殺他）。

香港方言變化之多，往往要很富聯想力，才能領會到箇中樂趣，就像這個「冧」字，因爲有倒下之意，被黑社會採用之外，也有人用來形容酒醉而倒下之狀。若在牛飲時說：「揨冧佢」，就不是說眞的用刀捅死對方，因爲香港人稱飲酒爲「揨酒」①，當飲酒時說「揨冧佢」即是灌醉他，若醉倒了，就是「冧咗」了！

另外，有人用「冧」字來形容因疲累倒頭便睡着，尤以倦極而睡，也是稱之爲「冧」。

困倦倒睡的「冧」，有時候又叫做「冧偈」。

「冧偈」的「偈」，音計，字面義是疾馳樣子的意思。

「冧偈」一詞，是現代汽車行術語，行內稱推動汽車行走的引擎（ENGINE）爲「偈」，滑機油叫做「偈油」，修理汽車的大師傅爲「大偈」，即機械師也。

若一輛汽車的ENGINE死了火（滅了火），怎樣也修理不好，這便是「冧偈」也。當一副偈冧了，無計可施，全車只好停下來，動不得。故此，當一個人耗盡精力，太疲累，不能不躺下休息的時候，也是「冧偈」。

「冧檔」，「檔」是檔口，即做生意幹活的地盤（地方），檔口也冧了，即是生意失敗，公司倒閉的意思。

打得性起

文首講過打交的方式，不論是單打獨鬥，或是集體羣毆，總離不開以赤手空拳或舞刀弄棒與敵對壘兩大類。

拳來腳往的「拳頭交」（徒手打架），大致有：撳（音質）、剿（音趙）、丙、噬、揑（有人寫爲揸）、抽（有人寫爲揪，如隻揪②）、摑、掏（音墳）、砌、溶、濕、醒、抌（俗寫爲揇）、燴、郁、頂。

刀光劍影的「晒架生」（用武器）的打鬥，大致有：剎、揨（音隊）、捅、冧、攝（俗寫扑）、揇（近音扮）、劈、砍、撂、毆、斬。

以上兩組詞彙之中，有數個可同時適用於「拳頭交」和「用架生」兩方面的，如：郁、砌、濕、溶、燴。

由於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所以出現了中英混合的英式中文，如「揮過」其實是FIGHT過；中英合作的「開

BAND」，不是樂隊合作「夾BAND」，而係「開片」之意。

談起「開片」，也有些含有打架意思的字眼，但又不能歸入上述兩組詞彙之內的，如：攝（音鏈，有人認爲是「揀」或「捻」才是正字，大多數俗寫爲「鍊」），「攝過」，用書面語注解，勉強只能寫成「比試」吧！

攝、揀、捻、鍊

「攝」，是用手緊握東西，廣東俗語有云：「死攝唔放」，即誓死把持着而不脫手之意。《博雅》解釋爲手約也；孔仲南先生於1933年編著的《廣東俗語考》，曾研究過這「攝」字，並注音「虔」上聲，又舉例說：「以手攝頸而死之曰攝死。」

至於有人認爲是「揀」或「捻」，筆者則有以下的發現：

曾子凡先生於1982年編著的《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册》一書內，有「揀」的「廣東字」，與普通話對譯，解作掐、捻和鬥，引例是：「揀住條頸」（掐着脖子）、「揀碎啲泥」（把土捻碎）、「將佢揀低」（把他鬥倒）、「同佢揀過」（跟他鬥一鬥）等等。

孔仲南先生的《廣東俗語考》和前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所編纂的《李氏中文字典》，也只將這「揀」字，解釋爲搬運之意。連《康熙字典》也引用《唐韻》，解釋這個「揀」字，是負擔也、擔運物也。《南史・何遠傳》有文紀錄何遠爲武昌太守時，以錢買井水，有不受錢者，以揀水還之。另外，《埤雅》也有寫下：「果蠃揀泥作房」這句，可見「揀」字在

古時，並非解作打鬥的意思！

「捻」，這個字有很多個意思的，但多解釋爲：一、用手指搓轉東西，如捻紙條（將紙或布條等搓成像綫繩樣的東西），又有捻麻繩。二、用手指捏按握持物件。三、用手指拈取，尤指捻取細物。將以上三個解釋合併起來，才是眞正的「捻」。

「捻」，本意是以手指搓捏物件，手指還要搓轉和用力按下才是眞正的「捻」。有甚麼動作可具體地發揮捻的功能呢？

喬硯農先生於1966年所著的《廣州話口語詞的研究》一書，對「捻」字，有以下的描述：

「捻，用手指捏，如：捻死咗一隻木虱（捏死了一隻臭蟲）、捻得我隻手臂瓜好痛（捏得我的胳臂很疼）、捻住佢條頸（掐着他的脖子）。」

這樣帶有粗魯和含對抗性的動詞，也有可能是成爲廣東話中「較量比試」的代名詞的主要原因！但，「攆」和「捻」那個才是正字呢？有待再考究。

另外，有很多人寫作時，多以「捏」字來作替「攆」（或捻）這個廣東字，可能，「捏」以普通話發音時，跟「攆」的音和義也很相近之故吧！可是，廣東話傳神的地方，已達至有點不可理喻之地步了！故此，一向愛借音記字的廣東人，那管他「攆」、「捻」或「捏」呢！大家偏愛約定俗成的「鍊」字作爲廝殺拼搏的代名詞。

看來，這場大混戰，有排（長時期的）攆矣！

砍、撼

與「攞過」有同樣含義的「砍過」，是比「攞過」多兩個解釋，一是「砍過」除了是「普通比試」之外，也有揮刀舞劍對打之意。「砍」，本是用刀斧等利器猛力把東西劈開之意，望文生義，當套入打架術語稱謂時，就是刀來劍往了！第二點要提的是，「攞過」只是一個普通的廣東常用語，而「砍過」因牽涉用「架生」來「開片」，多是黑道人物常講的俗語，所以，轉成爲黑社會用語。

近年，有很多人用「對撼」來形容甲乙雙方互拼的情形。「撼」，唸作「憾」，與「砍」同音，是搖也，搖動、打動之意，並沒有對壘拚搏的意思。但，唐朝韓愈於《昌黎集》有詩：「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蚍蜉，即大螞蟻；此詩後來轉爲成語——「蚍蜉撼樹」，指淺陋的人向偉大的人物攻擊，喻不自量力也！）另外，《昌黎集》內，還有一文：「撼頓險阻，不得少息。」看來，這個撼字，包涵着對抗的意味，亦符合兩方相鬥的解釋。

故，要劃分解釋「砍」和「撼」的定義，勉強可說是「砍」，一定是揮刀弄棍的械鬥行爲，「撼」只是一個對抗性的意識行爲。

還有，「撼」因含有撞擊之意，所以，兩車相撞，也叫做「撼」；有人失意，捶胸頓足時，會被人譏諷，倒不如「撼頭埋牆」吧！

開拖

「開拖」，就是兩陣對壘，剛出手時的一刻，簡而言之，就是「動手」。

「開拖」是黑社會用語，「拖」，手也。「拖馬」即是召集同門兄弟或手下③，廣東人稱之爲「班馬」。當集中人馬對峙時，一聲號令，「開片」了，便是「開拖」。

開片之前，召集兄弟或馬仔幫手，又叫做「拖友」④，倘若他們願意前往幫忙者，稱之爲「幫拖」。當兩幫人馬對峙時，又稱之爲「紮馬」，顧名思義是兩方人馬紮駐對壘之意。

講開「紮馬」這個江湖隱語，也順帶一提，手下或部下，爲何會叫做「馬仔」或簡稱爲「馬」呢？原來清朝秘密組織天地會的背語中，稱隊伍爲「人馬」，因當時行軍打仗的，總是人、馬並列上陣，重兵出擊，便是「大隊人馬」。當衝鋒陷陣時，馬是被人策騎操縱的，所以，「馬」便成了「人」的下屬，故有「馬仔」的名詞出現；「仔」在廣東話的意思是細小的、年幼的或孩兒的意思，因此，受命行事的「馬」，又稱之爲「馬仔」也。

當時天地會還有其他與「馬」有關的術語，如「拉馬」，是發展隊伍；「起馬」，是起事；「散馬」，是解散隊伍；「土馬」，是本地隊伍；「廣馬」，是外來的隊伍……等等，衆多「馬」字堆的隱語，只有「人馬」一詞，仍廣泛使用，其他有時間性的詞語，已被淘汰了！

再講回那「拖」字類，因「拖」是「手」也，所以，黑話

中有「還拖」，即「還手」，報復的意思；「郁拖」，「郁手」也，即動手。而以上所有與「拖」字有關的詞彙，皆與打鬥有關的。

埋牙

當大打出手的時候，就叫做「埋牙」。

每當猛獸互拼廝殺時，多是以口噬對方，兩嘴互碰，切齒磨牙，正是繪形繪聲的「埋牙」現象吧！

---

①：「掉酒」：即狂吞豪飲。「掉酒」本是「對酒」，即是與對手比試酒量。早一陣子，鬥酒這玩意的叫法，是「片酒」。借「開片」(打架比武)的「片」來喻鬥得落花流水之情。最近，鬥酒的最新叫法，是「劈酒」，將「片酒」更趨暴力化。

②：「隻揪」，即單對單的拼鬥，又叫做「隻DUP」，是黑語之一。

③：黑道中人，稱手下門生爲「馬仔」。

④：「拖友」的「友」，唸作「柚」音，是自己友（自己人）的意思，即同一路的人馬也。另外，在五、六十年代期間，戀愛中的情侶，是互稱對方爲「拖友」的，即拍拖的親密朋友之意。

不打不相識

前一章講打講殺，講了很多，頗爲沉悶，但爲何在廣東方言中，描述「打」的字句，比其他的還要多呢？可能是人之初，性本惡吧！

德國學者格里姆(J. GRIMN)在《論語言的發展》一書內，講過：「我們的語言，也就是我們的歷史。」語言的本質，正反映出該使用期的民生狀況和社會變化，這論點也是歷史學家所確認的。

古時，廣東是中國南方的蠻夷落後之地，也是文化開墾比較遲緩的區分，所以廣東省的方言俚語，除了比北方話粗俗之外，也頗多形容粗野行爲的用語；就以「打」作喻的詞彙最多，任何事宜上，總愛冠一個「打」字於前面的，這可能是證明了咱們南方人的眞個性吧！

中國人歷來皆在長年的爭鬥中生活，人民的思想陷入沉鬱的對抗潛意識中，每當遇上困境，若武力是最簡潔的解決方法時，便不假思索地以拳相向了。

曾是蠻夷之地的廣東一帶，因生活條件不錯，蠻人結聚落地生根，加上歷來的朝廷政府並不重視這地方的文化培育，遂令這裏的人民，每以武力去處理問題了！

打「拳頭交」（肉搏）的方式，計有：

館獻文港加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撥

「撥」，音質，是平拳打出之意，多以形容以拳擊中對方面部，令對方面部肌肉凹陷，另要加一小動作，就是當拳頭貼到對方面頰時，這拳會輕輕轉動一下，做足這列動作後，方算眞眞正正的撥佢一拳呢！撥不一定只打在臉上的，打身體其他部位也可！

有關這個「撥」字，《說文》注釋爲：「刺也，一曰刺之財至也，又劫財也。」還有多本字典將它解作刺、指、至、到等意思；在筆者手上的資料，只有曾子凡先生的《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册》和喬硯農先生的《廣州話口語詞的研究》，才有別於「刺」意的解釋。

曾子凡先生對「撥」字的解釋爲：撥，即塞、擠。「撥入去」是塞進去、「撥滿晒人」是擠滿了人。

喬硯農先生的解釋則是：撥，音質，俗寫做「枻」，如樽枻（瓶子的軟木塞兒）。「撥」這一個動詞，是用力撥進去的意思，如：用力撥實個樽（把那個瓶塞兒用力撥進去）。廣州口語也常說「塞」。

看來，「撥」字的定義，古今有變。這個是平拳而出打人一搥的「撥」，是否正字呢？還待有識之士賜教指點吧！

但，現今香港的俗寫，已將這個「撥」字改寫爲——「質」字，而且非常通用易明，相信，過一段日子後，再沒有人想起這正寫字的了。

噍、剿

「噍」，音趙，咬也。《說文》解說爲齧也。

這個「噍」字，本是一個文言古字，如：「民無噍類矣。」但，廣州話把它作口頭語，是咀嚼的意思；咬至溶爛，謂之「噍爛」；牛食草也叫做「噍」，故有「牛噍牡丹」之說。

其實，「噍」是要費齒力，咀嚼一些柔韌的食物，如「噍香口膠」便是。因這個以牙齒上下夾攻的食貌形態，猶如拳腳交加之勢，遂引伸爲「打」、「揍」的意思。常用的廣東話是：「噍佢一身」，即揍他一頓。

據文若稚先生的《廣州方言古語選釋》一書內，對這個「噍」字的音和義，有詳細的研究和分析，並謂這個在廣州話中，語義俗變的字，本是個先秦語詞，音義與「嚼」同，是異體字。直至隋唐開始，才改讀爲「趙」音，即語音學者說的「今音」。

另外，筆者發現還有一個字，音義比「噍」字更接近「打」意的字，是「剿」。

「剿」，是「圍剿」的剿，在廣東話中，讀作「沼」或「趙」音。「剿」本是討伐、消滅之意，這裏簡簡單單地解說，就是打。

所以，筆者在懷疑，打架的「趙」，是「噍」或是「剿」呢？是否古時文化流變，將這兩個音義相近的語詞，搞亂誤用呢？還有「噍」除了是咀嚼外，也可以說是「打」，但「剿」，只可作「打」意，而不能解爲咬喫哩！

另外，這裏還有一個頗爲有趣的問題，不管「嗮」也好，「剿」也好，只要用「趙」音來代替「打」意的時候，它是會跟其他與打有關的詞語有一個很明顯分別的地方，就是它只用於主動性的描寫，如：「剿佢啦！」（打他吧！），卻不會作被動性的使用，如：「俾人剿！」，若說被人狙擊，只會說：「俾人打！」

掏

「掏」，李卓敏博士編纂的《李氏中文字典》注音爲「轟」，解釋爲趕走之意；由饒秉才教授、歐陽覺亞和周無忌三位粵方言專家合編的《廣州話方言詞典》中，「掏」讀作「扶恆」切，大約讀成「墳」音，解爲用拳頭或棍子打（比較用力的），《廣韻》注爲「呼宏」切，解作擊聲和揮也。《集韻》解爲擊也。故筆者相信這個「掏」字，就是我們經常形容用拳頭打出之意的「墳」字。

「掏」字跟「剿」字一樣，多作主動詞使用，不過，間中也會作被動詞用。故此多說「掏佢兩拳」，卻很少說爲「被人掏咗兩拳！」

丙

「丙」，是現今香港最爲流行的一個有關「打」的方言。

「丙」這個音，是這三數年間，無緣無故地流行起來的，也符合一般新方言形成的主因，只要大家多講多聽多用，就算有音無字的話，也會有人套上同音字或自創字來代替的。

「丙」，解作「打」的意思時，最先的含義，只是用手蹌（肘）撞人，即俗語「鬆蹌」的意思；不知何時，被借作打人之用。

「丙」除了形容打架之外，又再延伸爲責罵他人之意，所以「丙人」就是打人或罵人。由於近來香港人愛將「小」字附加在一些詞語之前，如風趣的，便說成「小趣」，單一個「丙」字，也就變成「小丙」了！

「丙」，這個形容打人的字，最初只流行於黑社會內，而大行其道，也只是近幾年的事。

以往，在廣東話內，唸「丙」音的字，多數指「炳」這個字，尤以人名居多。但，被人家指爲「亞炳」的，即是指這人無知、傻兮兮或無智慧的，又稱之爲「盲炳」①。

最有趣的，這個「炳」字，原來是明亮、顯赫、果斷聰明之意，想不到，竟被人借以反諷刺。也是爲兒子改名的父母所意想不到的。

另外，香港新方言中，有關「丙」（作打意）字的資料，有一歇後語：「甲乙丁」——「欠丙」，意謂欠缺了別人的責備或毆打，暗喻某人需要好好的被教訓一頓了。

還有，「丙人」與六十花甲子的「丙寅」年同音，所以1986年肖虎的「丙寅」年，被戲謔爲「丙人」年。而「丙人」這黑語更因此流行起來，普及坊間，成爲很平常的慣用語。

噬

研究文字學的朋友，常說中國漢字最爲深博精邃，這些方

塊字的魅力，往往隨着時空的轉變，散發無可抵擋的吸引力！

就像這個「嗞」字，本是咬東西的意思，但卻被廣東人借用爲攻擊別人之意。爲何這「嗞」字會與打架拉上關係呢？這是很易理解的，「嗞」跟前文所說的「嚙」一樣，用口咬喫東西，與「埋牙」如出一轍，當猛獸互拚廝殺時，皆以口嗞對方，置對方於死地，遂將「嗞」的現象轉化成打鬥的別稱！

「嚙」是自嚼嘴中食物，而，「嗞」卻是用力咬外來的東西。

醒

另一個與打鬥風馬牛不相及的字——「醒」。

「醒」，本是清醒、醒悟、覺悟和夢覺的意思，但現今的香港人卻用來解作賞賜或襲擊他人的意思。故當有人說：「呢巴係我醒你嘅！」（這一巴掌是我賞賜你的！）並掌摑他人之時，含有將自己的身分抬高了一級，大有地位超然、銳不可擋之勢，反映了近代香港人意氣風發的一面，就算打勝了別人也要說一句風涼話，彷彿彌補了暴發戶心態的缺陷。

香港人最近常說的一句口頭禪——「私人醒」。

「私人醒」並非私自單獨去打人，而是因上述的惡爺心態，大有得勢不饒人之口吻也！通常打完別人或佔了便宜之後，往往趾高氣揚地說一句：「私人醒畀你的！」其實是連最後一個「尾彩」也不放過而已！

「私人醒」並不一定是去惹是生非的，也有解作眞眞正正的私人「關照」（幫忙）或打賞的意思。

濕、掮

在打「拳頭交」之中，最難理解的一個動詞，就是「濕」，爲何打人一頓會叫做「濕佢一身」呢？

溯本追源，先從「濕」字本義說起。「濕」，本是水名，衍化爲潮濕、濕潤多水之意，當變義爲去狙擊他人，「濕佢」之時，是否要模擬別人身體出血或出汗，弄到渾身濕漉漉呢？這可能是語文模擬法的一種。

另一說，是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關的。自古中國人愛膜拜鬼神，祈福作願時每念念有詞，再經過坊間術士的吹噓，這許願的本質發生變化，遂有唸咒的出現。再者，中國傳統的醫學理論，是建立於陰陽五行的概念上，強調人體機能結構和病因，是與陰陽的消長、協調和轉化有關；因此中醫學裏有「六淫」之說，即：風、寒、暑、濕、燥、火等抽象式學名的病源。其病理如何，因筆者對中醫學毫無認識，故此不敢瞎說；據一位中醫朋友告語，「濕熱」確是一種不好治理的疾病，說它是重病又不是，這類病患者，白天沒有精神，晚上睡不好，食欲不振、病症複雜、亂七八糟，總是難於治療；「濕滯」也是不好醫治的病，因濕邪停滯於體內，與「濕熱」的病況相近，渾身不舒服就是了！

此外，廣東人常以「濕熱」、「濕滯」等中醫學病症名稱來形容不吉祥或不順利的事情。所以，這個「濕」字又是否一些人用以詛咒他人，望他人不吉利，再引伸爲有打人之意呢？

大致上來說，以上兩個解說都有點附會臆測，而最有可能

的是，「濕佢一身」（揍他一頓）的「濕」，就是與它近音，在廣東方言有出拳打下的「揸」字。

「揸」（特合切），捶打也，是緊握拳頭從上捶下的動作。按摩院的「揸骨」、「指壓」，便是這個「揸」了。兒童猜拳遊戲的「包、剪、揸」便是這個「揸」，但現坊間俗寫爲「揸」②。這個「揸」，是古時縫紉時，用皮革作成箍，套在手指上，以防針刺的小東西，又叫做「縫指揸」，類似現在的「頂針」。

以前也有「揸佢一身」的流行語，現在已很少人說了，它只流行於黑社會背語而已！

如各位看官對「濕佢」的「濕」字，另有見解，請勿吝嗇的來函賜教。

---

①：「盲炳」，又叫做「盲毛」。「毛」是台山音，本是「婆」，台山人叫老婆婆爲「亞婆」，廣府話的發音，是「亞毛」。「盲毛」即是盲字也識不多一個的亞婆，意喻文盲而無知；與廣東話的「盲炳」，恰巧通義。

②：「揸」的俗寫，除了有「揸」之外，也有人寫爲「搽」，是香港自創字，取其「泵」音記字。

「吹牛」故事

在廣東，一直以來，嘲笑他人說謊，總叫爲「講大話」、「吹牛」、「無句眞」、「亂講」……，書面語是「撒謊」。

現今香港說爲：「豬嗡」、「狗嗡」、「齋嗡」、「齋TALK」、「嗡風」、「廢話」、「你講嘢呀」……而最貼切及接近講大話意思的名詞，應選「作大」或「鑿大」矣！

以上一系列俗語皆是指責別人說謊的代名詞，這大堆名詞中，以「吹牛」一詞歷史最悠久，兼具代表性。

「吹牛」一詞的來源，可追溯於「吹牛皮」這典故。

「吹牛皮」，源於秦隴民間時代。

當時於黃河中、上游一帶的人民，如欲渡河，皆要使用以牛或羊皮製成的筏子作工具，使用方法有二：

一、首先將牛皮縫製成一個袋形的大皮筏，靠人用嘴巴將皮筏吹脹(即如我們現時的吹氣球原理一樣)，然後浮於水面，渡江者緊抱着皮筏，利用水流漂浮到對江去。

二、同樣將牛皮縫製成皮袋，使用者可先藏於皮袋之內，然後由別人吹氣入內，當皮袋鼓足氣之後，再將袋口紮好，放下河裏渡江，它與上述的皮筏有同一效用。同時還可多載一個渡江者於皮筏之上，當到達對岸時，騎於皮筏上的人要快快解開氣口，否則，藏於皮筏內的人可有生命之危了！

這兩個用皮筏渡河的方法，現今於黃河上游仍有人使用。

話說回來，「吹牛皮」爲何會與「講大話」連在一起呢？這就是對那些愛誇海口，說不眞實的話，不作深入調查，只要有精力呼出氣流搖舌弄唇就行的人，人們會對他說：「你有本事就到河灘上吹吹牛皮給我們看看吧！」後來遂引用這比喻爲說謊了。

最近，筆者看到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俗語故事薈萃》一書內，有「吹牛皮」的來源考，竟推翻了以上一直沿用的典故。該文章說：

其實過去不叫「吹牛皮」而叫「鼠牛比」。

相傳有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十二種動物排生肖座位。爲何鼠會排在第一位呢？

原來當時牛對大伙兒說：論身材我最大，論力氣也是我最大，我應當稱爲「子牛」。其他十種動物都服貼，只有老鼠不同意，牠爭死爭活說應當由鼠爲「子」，可其他動物不服氣。

老鼠說：「你們的眼光都不準，我和老牛比誰大，只有讓人來評才當數。」

牛想，比就比，人們總歸會說我大的。

於是，一隻最大的老鼠爬到一隻最肥壯的牛身上，來到了人間，牠們無論走到那裏，人總是喊：「牛背上一隻大老鼠！牛背上一隻大老鼠！」也有人在喊「壯牛」，可是沒人喊「大牛」。弄得牛有口難辯，只好讓

鼠坐上「子」位，而自己退居爲第二位的「丑牛」了。

起初人們取笑那些說大話的爲「鼠牛比」，後來音讀別了，變成了「吹牛皮」。

各位看官，你說這位講「鼠牛比」的姚寶清同志有無「吹牛」呢？

再來吹牛

既然，有人「吹牛」吹得這麼「過癮」（有趣、開心），筆者再說兩個「吹牛」的民間傳說，讓大家輕鬆輕鬆一下吧！

1991年，由大陸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一系列青年讀物——《365書系》中，有一本由徐昶、趙衛和費玉珍合編的《俗語故事365》，內有介紹「吹牛」的典故，如下：

從前在瓜州地方有兩個愛說大話，好吹噓的人，一個叫張三，一個叫李四，他們倆誰也不服誰。

有一次兩人在酒館相遇，幾杯酒下肚，開始山呼海嘯。

張三：「我家有面祖傳的大鼓，可讓一百人同時敲打，鼓聲震天動地，可傳到千里以外。」

李四聽罷，嘿嘿一笑道：「這不算甚麼，我家有頭牛，奇大無比，站在昆侖山上，可以把頭伸到長江裏去喝水。」

張三哈哈大笑：「純屬胡編亂造，世上哪有這麼大的牛啊？」

李四從容不迫：「沒有這麼大的牛，拿甚麼去蒙你

們家的大鼓啊？」

張三張口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

因爲他們倆相互吹噓的是牛皮的問題，後來人們把說大話、吹噓稱之爲「吹牛皮」。

另外一個，是1992年，由國內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均裕、張淑珉和周宇合著的《詞義古今談》，書內提及「吹牛」一詞，竟與佛教有關，這論點，實屬前所未聞，因此，不惜多做一次文抄公，將該大作公諸同好：

吹奏、說大話──說「吹牛」

把說大話叫做「吹牛」，這個說法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你知道「吹牛」的「牛」指的是甚麼嗎？原來這裏的「牛」不是種莊稼用的甚麼水牛、黃牛，而是指的蝸牛，就是那個頭部有一對小觸角，腹部有扁平的腳，身上負有一個大硬殼，硬殼呈扁圓形或球形、橢圓形，吃草本植物表皮的小小軟體爬行動物。

「蝸牛」是一種俗稱，在我國最早的一部辭典《爾雅・釋魚》中稱作「蠃蝓」，郭璞注：「即蝸牛也。」「蠃蝓」也省稱「蝓」。唐朝著名訓詁學家陸德明在其所撰寫的《經典釋文》中曾注釋爲：蝓，音揄、刈，又音由。

我國古代，人們早就學會用「蝓」的外殼製成吹奏器，用這種吹奏器發出的聲音宏大而響亮。後來，人們就逐漸以「吹蝓」來比喻口出狂言、說大話。

「蝓」的一種讀音與「牛」相近似，而且又俗稱「蝸牛」，所以「吹蝓」與「吹牛」也就相通了。

我國佛教用語中有「吹法螺」的說法，這跟「吹蝓」、「吹牛」大概同出一轍。

法螺，指佛堂裏用的螺貝。用螺貝做成的吹奏與吹蝓相同。

《妙法蓮華經・序品》說：「今佛世尊欲說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吹大法螺，吹時聲能及遠，比喻佛之說法廣泛地傳播於大衆之中。後來在一般民衆中多用來比喻帶有貶意、揶揄色彩的說大話。

其實「吹牛」的來源典故，還有多個版本，這裏不能盡錄，那個眞、那個假，都不打緊，因爲我們本來就是活在一個充滿着「吹牛」的世界裏嘛！

「吹牛」新語

跟各位談過「吹牛」一詞的多個來源典故，相信大家都懂得「吹牛」了。

或許，待筆者跟你們講吓與「吹牛」有關的香港方言吧！

當今，香港人形容講大話、撒謊的，已少用「吹牛」這詞了，最新的叫法是「吹水」。

吹水、吹風

從「吹牛」變爲「吹水」，並不是因爲吹牛皮吹得很「水皮」（差勁）的簡略版，而是直言一個人吹牛時，講到口沫橫飛，水花四濺而已！

「吹水」，跟其他俗語一樣，本來也是非常粗鄙，只流傳於低下層的，但由於近代傳播界，如電視、電台的政策，走通俗入世的路線，加上傳統文化不及普及文化受大衆歡迎，因此，比「吹水」更鄙俗的俚語，可通過媒介的傳播，成爲衆人爭說的時尚哩！

與「吹水」同一時間出世的，又解作「吹牛」的新俗語——「吹風」，這方言不僅風行於香港小市民之間，就算是京城首府，也風捲而至呀！

中國大陸官方，每逢發布會，即官式的記者招待會，由官

方發言人，發布消息給海內外記者，這種傳播消息的集會，大家亦稱之爲「吹風會」。

「吹風」的「風」，顧名思義，就是通風報訊、風聲消息的「風」；「吹風」的吹就是吹吐、散播之意。

「吹風會」又叫「收風會」，因有人藉此集會播放消息（吹風），當然會有人在此接收消息（收風）啦！

所以，「收風」，簡而言之，便是聽到風聲，「收到料」之意。

「吹風會」不一定只在大陸使用，在香港的記者招待會，一律也叫做「吹風會」或「收風會」，引伸到各大小公司的業務會議上，用作傳遞訊息的會議，一律叫做「吹風會」。

由於有「收風」這詞語的出現，又產生另一個新方言，叫做「收到」，常用方法是一人向另一人查詢時，最後總會重複詢問：「收唔收到？」內裏含義是：你是不是全部接收到我所有訊息（資料或答案），意即是問對方是否完全明白。若對方接收無誤，便會回答說：「收到！」

這兩個「收唔收到」及回應說「收到」的最新流行語，最常用於的士司機與的士指揮台的聯繫上。它等於以前使用對講機時，當一方講完要講的話之後，最後總要加上一句「OVER」表明自己已經講完及OVER（傳遞過去）之意。

從大陸方言，受香港話影響的現象來看，證明了近代大陸開放政策的收效，頗能接受新事物，也看得出，香港對大陸的影響性及其地位的重要性。

所以，語言是歷史的見證，實是所言不虛的。

吹牛、吹水、吹風三詞的分別

「吹牛」、「吹水」、「吹風」三個詞，表面上，它們同樣含有說謊、誇大的意思，但，這三個詞的背後意義，仍有分別：

「吹牛」的原因頗多，計有：不欲傷害別人而杜撰美麗的謊言，又或借助謊言去解決問題，如說服他人和託詞自保……等等。當然會有人利用「吹牛」去隱瞞事實，掩飾眞相和損人利己的欺騙成分。除此之外，當一大班朋友圍坐胡說八道，信口開河的聊天，這樣的聚會也叫做「吹牛」或「吹風會」。

「吹水」的目的，比「吹牛」簡單得多，它只是唾星飛濺地胡亂吹謅，有好大喜功，自吹自擂的姿態；總之，「吹水」的人，每每口不擇言，語不驚人誓不休吧！

「吹風」的動機，不一定要騙人，其言詞也不一定是「流電」（假消息）或謊言。「吹風」的宗旨，最主要是發放消息出去，越多人知越好。

當然，以上三個詞的表達方法，一定言過其實，有咁大時吹到咁大，方能收效。

老作、鑿大

「吹牛」與「吹水」、「吹風」之間，曾出現過一個跟「說謊話」同一意思的新方言，是「老作」。

「老作」的「作」是「作大」的「作」。「作」就是創作，無中生有、憑空揑造。

「作大」即是將一件小事誇大。

又因香港俚語(尤其是黑社會語),多加一個「老」字於一些詞語之前,如記者,就叫「老記」;編輯,叫「老編」等,所以,「作大」便叫做「老作」了。

「作」與「鑿」近音,於是在一些刊物,經常見到,若將事物或言詞誇大的,除寫爲「作大」之外,也有人書寫爲「鑿大」,取其「鑿」字含有打孔開洞、穿鑿附會之意。「鑿大」是指有人用斧鎚敲鑿,將小孔闢大,隱喻誇大其義和言之鑿鑿也。

若「作大」就是「鑿大」,那「老作」也等於「老鑿」了。究竟是「作」或是「鑿」呢?不得而知,不過,現在,「老作」與「老鑿」、「作大」與「鑿大」則同義通用,是鐵一般事實。

說來有趣,英文俚語中,指人言過其實,內容誇張者,是謂之「TALKING BIG」。

「TALK」的讀音,有如粵語之「作」或「鑿」;而「BIG」者,大也。「TALKING BIG」不就是正好「作大」或「鑿大」嗎?

車大炮、扯大爺

另有一個解釋「說謊」之意的舊詞語——「車大炮」。

「車大炮」跟「講大話」有何相干呢?

原來,「車大炮」是「扯大爺」的別字。嚴格來說,「扯大爺」是「扯爺」,中間的「大」字是形容「爺」字,怕

「 奄 」還不夠大，所以硬加進去的。

「 扯 」，除了拉拉搓搓的意思外，另有「 作善意的談話 」之意。古代詞語有：「 扯淡 」(說無意義的話)和「 扯臊 」(胡說、胡扯)。還有一個「 扯葉兒 」，解爲「 造作 」之意。

「 奄 」音炮，是張大、虛誇之詞。《 說文解字 》：「 奄，大也！ 」段玉裁注：「 此謂虛張之大！ 」《 正字通・大部 》：「 方言(即揚子著《 方言 》)，以大言冒人曰奄。 」清代《 說文義證 》：「 大也者，謂空大也。木工鑿空曰奄。 」第二個解釋，是砲石。唐代韓愈的《 昌黎集 》：「 投奄闇碹礱…… 」，又奄聲如石崩之意。

那時說「 奄 」，是虛張聲勢，大言冒人(即誇大騙人)，又與炮石、炮音有關，遂令後人，將「 扯大奄 」，轉音爲「 車大炮 」了！①

從古字「 奄 」的注釋，發現了「 木工鑿空曰奄 」一語，不知現今的「 鑿大 」，與古意有沒有相干呢？

---

①：「 扯大奄 」變爲「 車大炮 」，「 奄 」與「 炮 」是有點關係，所以才混爲一談，但「 扯 」何以變爲「 車 」呢？除兩字音近之外，而坦克車又是大炮車之一種，遂將「 大炮車 」一詞，稍作調動變義，成爲今日的常用語。

水爲財也

廣東人形容有錢的人爲「疊水之人」。

錢就是錢，爲何又會叫做「水」呢？

有人謂：「水爲財也！」那，爲甚麼「水」會是錢財的雅號呢？

在中國堪輿術的古諺中，有云：「山管人丁水管財」，風水學對水流的方向和走勢極爲重視，因它是代表錢財的主要象徵。

另外，有位朋友告語筆者，中國古文化愛把各種事物的形象，歸納入金、木、水、火、土等「五行」內，並以生剋的關係互相牽制，產生平衡互補的作用，反映着宇宙的運作規律。

由於「五行」之中，金能生水，故說水爲金(錢財)的代名詞矣！

對這些答案，筆者是有所保留的。

據《辭源》的解釋，「水」除了是我們飲用的水之外，另有一個解釋：

「舊時銀的成色有高低，以水爲平，俗稱爲水。如：貼水、申水。」

由於「水」是金融界的術語，並廣泛流傳於民間，遂很容易地成爲江湖隱語了。

民國初期，中國黑社會的青幫的隱語中，有「得水」一詞，意是進財；另一秘密組織紅幫的隱語中，也有「水頭」一詞，意是縣財。另外，在賭場的切口(行內語)中，也有「紅水」一詞，意是所贏的餘利；「進水旺」是得財多也。從而可知，「水」是黑幫的常用語，也是錢財的化身。

回水、度水、過水、睇水

現今流行於香港的黑話，亦有不少與「水」字有關的，如：

「回水」，是向別人追討索償金錢(最原先的解釋是有異於向別人追債、還錢或賠償的)，這是源於賭博類的切口，有關賭場老千得手後被發現「出術」(出千術又叫出千或出老千)，被追索償還所得的錢財。現在，已沒有再視「回水」爲黑社會背語了，只要追討任何種類的索償，都叫做「回水」。

「度水」，就是借錢，跟「撲水」和「班水」同出一轍。「撲」是四圍撲也；「班」是籌集也。「撲水」和「班水」是指四出張羅，「度水」多指只向一個人提出借錢要求。

「過水」是「畀錢」，付款之意。

1973年，由邵氏電影公司出品，楚原先生導演的《七十二家房客》，有一段由鄭少秋和杜平飾演的消防員，到火警災場救火時，竟伸着手向災民說：「有水過水，無水散水！」

自此，這句俏皮語不單只在坊間廣泛流傳使用，並引伸爲受聘的人，要向僱主先收錢，後做之的意思。

「睇水」，與錢銀無關，是把風之意。「睇水」一詞，本

是「望水」，源於北方匪幫隱語，是打探情況的意思。由於廣東人形容眼望爲「睇」，遂將「望水」變爲「睇水」，是放風、放哨之意。

放水、托水龍

除了以上的黑語，也有一些流行的「水」俗語：

「放水」，除有開水喉放水之意外，另有留一條生路讓他人走過的意思，尤以形容老師出試題時，裝成不經意地洩露了一些機密①；簡單而言，「放水」就是放消息，派「貼士」或留一生機的意思。除此之外，「放水」另有一個不文的隱喻，是「小便」之意。

還有，那些市井之輩，尤指男性，會叫「小便」爲「揸水」，其原因？用用腦袋吧！

「揸水」跟「揸水煲」是毫不相干的兩碼子之事，「揸水煲」是指中式茶樓的企堂、樓面、伙記（即服務員），取其伙記們持水煲替茶客添水之意。

「托水龍」，據喬硯農先生著的《廣州話口語詞的研究》一書，有這樣的解釋：託人代付錢或代收款項，而那個人不把錢付出，或把收得的錢不交回原主，卻把它全數吞沒了，這叫「托水龍」！有一個頗有趣的港式諺語，是：「水龍唔托，毫無聯絡」即因大家有錢銀轇轕，才可多得保持聯絡的機會。

風水、半桶水、醒水、買水、心水

與「水」字合組的俗語中，雖然大部分是與錢銀有關的，

但也有不少與財帛扯不上的，如：

「風水」，環境堪輿之術；「半桶水」，高不成、低不就或辦事只得一半能力（一半水平也）之意；「醒水」，頓然醒覺過來、機警或發現答案；「買水」，殯喪儀式之一，父親去世，長子便要履行「擔幡買水」這個代表孝義的儀式，「買水」只是擔幡買水的縮略語；「威水」，即威風、神氣。廣東話內有「威水人馬」一詞，是形容那些醒目（聰明）、威風八面、神氣萬千，而受人尊重愛戴的人物，卻沒有人說「威風人馬」的；「心水」，可解作心愛的、合意的，如：「心水馬」（最滿意的馬），或說：「呢條金鍊眞合我心水。」（這條金鍊很合我心意。），有時會解作爲頭腦，如：「心水清」（頭腦清醒）。

以上各「水」都是一些比較傳統的、舊一套的廣東俚語。以下的是時下香港最流行的「水」俗語，可能跟廣府話的「水」大相逕庭的。

磅水、科水

「磅水」，即付錢的意思。「磅」本是一個象聲字，如「砰磅」（水流激蕩之聲）、「磅硠」（擊鼓之聲）。近代，也成爲英、美重量單位POUND的音譯字。何解「磅水」這個詞，會成爲廣東人「畀」（付、給）錢的代名詞呢？就不得而知了！

據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等學者合編的《廣州話方言詞典》，就「磅水」一詞，有以下的注釋：

舊社會的黑暗勢力向人勒索錢財時所說的黑話，即「交保護費」、「交買路錢」的代用語。一些說俏皮話的人也使用這個詞，作「交錢」、「交款」等意思：要買就快啲磅水（要買就快點交錢）、磅住啲水嚟先（先給一點錢來吧）。

看來，這個不明來歷的「磅水」，應是黑語轉化過來的吧！

有關「磅水」一詞的用法，在香港最近的十年間，曾流行着一諺言：「速速磅，唔好兩頭望」（快點付錢，不要東張西望）。

另外一個與「磅水」有同一涵義，但又同樣不明來歷的港式俚語：「科水」。

「科水」，跟「磅水」一樣，是付錢之意，也可叫作「科款」。

「科水」（或「科款」）與「磅水」稍有不同之處，是「科水」多在找數埋單（結賬）時所講的，尤以「科款」，更是眾人夾錢結賬時，負責籌集款項的人，愛向同袍俏皮地叫喊：「科款，科款！」（有時也叫爲「科水」，即交錢出來之意。）

「科水」、「科款」等於「畀錢」，但在研究廣州方言的書籍內，卻找不到有關的資料或記載，倒是中國詞語內，有「科徵」一詞，是派員徵收稅捐。另有「科稅」一詞，即徵稅也。那麼，「科水」是否從「科稅」的付錢含意衍化而來的呢？有待考證！

還有，因有人叫錢做「龍」（讀作拉攏的攏音），所以也將「科水」，叫做「科龍」（這是老一輩的香港人用的，新一代的香港人已很少講「科龍」了！）

「龍」（音攏），爲甚麼又會等於錢帛呢？原來清末光緒十四、五年間，廣東省仿傚從歐美輸入中國的銀圓，開始鑄造中國首批銀圓。外國流入的銀幣，暱稱爲「洋錢」、「大洋」；最初的「洋錢」銀圓，多是墨西哥鑄製的，銀圓面上刻有鷹形圖案，故稱爲「鷹洋」，而由廣東省鑄製的，面上刻有一條龍的圖案，所以，也稱爲「龍洋」。廿一年後，即宣統二年（1910年），清廷才正式頒布《幣制則例》，規定銀圓爲主幣，每枚重庫平七錢二分，含純銀九成（實是六錢四分八釐的白銀成分）。翌年五月開始鑄造，可是，因發生辛亥革命，未能正式發行。

雖然清政府沒有正式發行「龍洋」，但因這「一圓」銀幣含銀成分高，與當時的貨幣（以一錠金或一錠銀按重量來計算其價值，如十五兩金，或五兩銀之類），可混雜通用；在民間社會而言，「龍洋」與銀兩是無分別的。後來廣東方言，有「刮龍」或「刮粗龍」（這裏的「龍」字要唸作攏音，解作用不正當的手段撈了一大筆錢），就是從「龍洋」變化出來的典故。

因而，「科水」、「科款」也可稱爲「科龍」。同樣，「磅水」亦有人叫「磅龍」哩！

這裏順帶一提，與「龍」（錢）有關的廣東方言有：

「數龍」，數是點算、盤結之意，「數龍」本意是數錢，

即付款前點算一下，才將錢交出去，後來，引用爲「畀錢」的意思，如常用的句語是：「喂！重唔快啲數龍過嚟？」（喂！還不快點付錢過來！）

掠水、CAP水

「掠水」，這個掠字，本解作搶掠、奪取或打架時用刀砍下的意思。這裏，香港話的「掠水」，雖然不是眞正的搶劫行爲，但，已含有不擇手段的騙詐成分，或大刀闊斧地取奪別人錢財的意思，常用語爲：

「掠佢一筆至算！」（取他一筆錢才算吧！）

「掠到佢一頸血！」（也可說爲：「斬到佢一頸血」，意是騙取他人一大筆錢。）

由「掠水」轉營爲「掠錢」，「掠錢」簡而言之，就是「呃錢」（騙詐金錢）。

「掠水」也含有貪受賄款和在公司內利用職權謀取私利之意。常用語爲：

「佢喺公司掠咗一筆至走！」（他取了公司一大筆錢才離去。）（注：這句話的含義，雖有欺詐或強奪之意，但，並不一定是非法的，而不擇手段卻是肯定的了！）

這個以權謀私的「掠水」和另一中西合璧的香港新方言「CAP水」，同樣有欺詐錢財的含義。「CAP水」，是「呃錢」（騙財），或伺機斂財之意。CAP，是英文CAPTURE（騙得、巧取）的簡寫。

一直以爲，「掠水」的「掠」，可能是跟含有計謀和強搶

之意的「略」字通用，如「掠水」即「略水」也。最近，看到由吳昊先生著寫的《俗文化語言》②一書，內有「掠水」一詞的解釋，原來這個含有「搶」意的「掠」（或略），本是客家話，正寫是「落」；客家人形容「攆住嚟搶錢」的行爲，叫做「落」。

因吳昊先生的《俗文化語言》內對「掠水」有詳盡的詮釋，這裏不再贅述矣。

搵水、摭水

「搵水」，當水是錢之替身、代名詞的時候，「搵水」便是「搵錢」了！也有人說爲「搵銀」。

當今的香港人，已經少講「搵水」一詞了，除「搵錢」、「搵銀」之外，取而代之，又跟「搵銀」近音的，便是——「摭銀」。

「摭銀」，又叫「摭水」。

「摭」，有唸作「畫」音（漫畫的畫音）。另一個音，亦是現在最多人讀的，WHERE，這個英文音（除去尾音「呀」）。因爲這個「摭」字很少人懂得使用，加上香港人慣用中西合璧的詞彙，所以不單只讀作「WHERE銀」，甚至行文着墨時，也寫成「WHERE銀」。

「摭」，本是蘇州土語，解作用手挖東西，或用手抓取東西。《集韻・麻韻》有解釋：「摭，手提物，烏瓜切（筆者注：這個烏瓜切音是普通話發音）。」另外一個解釋是，用工

具鉤取。《定海縣志》：「俗亦謂以耙鉤取之曰摳，如言摳垃圾。」

1985年由陳剛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北京方言詞典》，對「摳」字，另有其他的解釋：一、掏取（糊狀的東西），如：摳糨子；二、江湖黑語，是蒙騙、欺詐之意，如：摳個點兒（敲詐一個人）。

「摳」字，也有人寫成「搰」字，可能因這個「搰」字有「抓」意，所以異體爲「搰」。

爲了研究這個「摳」字，筆者翻揭資料時，卻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這個「摳」字（或搰）是沒有收錄在《辭海》、《辭源》或《說文解字》之內，甚至由同一個編者所編輯的兩本辭書，也一本有這個「搰」字，另外一本卻欠奉。

1983年，由饒秉才與兩位學者（歐陽覺亞和周無忌）合編的《廣州話方言詞典》內，有「搰」這個方言字，音蛙（近音），解作抓，如：搰損個面（抓破了臉皮）、搰痕（抓癢）、搰子（小孩所玩的小石子遊戲③，玩法很多）。

另一本，1985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同樣是饒秉才教授主編的《廣州音字典》卻沒有「搰」字的紀錄，爲甚麼「搰」字在這本還遲了兩年才出版的字典內失蹤闕如的呢？就不得而知了！

「摳」，不論是蘇州土語，或是北京江湖黑話，現今在香港，已成爲掙錢（用勞力換錢，用腦力賺錢）的最佳形容詞（其實是動詞）。

「摳」，現在的解釋，就是伸手從外向內抓入之意，所

以，除了「揾水」之外，也有俗語：「揾佢返嚟！」（把他抓回來！）也含有張開手指去抓，如：「揾爛塊面」（抓破臉皮）④，或「揾爛咗本書」（抓破了書本）。

這個深得港人讚賞的「揾」字，是近十年內才流行的，也因爲香港在這回歸中國大陸的最後過渡期內，人心緊張，疲於找出路、移民，所以拚命抓錢，以作糧餉。因此，當香港無線電視台在1982年，於翡翠台推出一個時事處境劇《香港82》，內有一個唯利是圖的推銷員，陳積（由顏國樑飾演）出現的時候，因這個人的歛財行徑，恰好觸及當時一般人的心態，而，陳積常掛於嘴邊的口頭禪——「揾銀」，便成爲當時風行一時的流行語了！由這個時候開始，「揾銀」便瓜代了以前「搵銀」一詞，一直流行至今，還不特止在香港廣泛使用，就是北京、上海、美加，只要有香港人到達的地方，也會聽到這個「熟語」哩！

薪水、抽水

「薪水」，薪俸也，即薪金、工資、工錢（也稱爲「人工」）、糧錢（俗稱「糧」，按期支薪謂之「出糧」）。

「抽水」，本是一項工程或生意的利潤，抽取的佣金，謂之「抽水」，另外，據說「抽水」一詞，源於賭場術語，廣東人嗜賭，尤以清末民初期間，軍閥和地方政府勾結，爲奪民脂，廣設賭坊。賭場一方，多作莊家身分，與閒家的賭民對壘，但，有些賭局，賭場方面，只作爲中間人的身分，如賭大小、番攤或牌九等，賭民皆可自任莊家或閒家的，所以賭場便

立例，從贏家方面，抽取少許佣金，這個規矩，叫做「抽水」。所以有云：長賭一定輸的，就是因爲有「抽水」這個制度，不論是誰贏誰輸，賭場方面是不斷地吸取着賭枱上的錢哩！

由於這個賭場「抽水」規矩，引伸到現今，衆友聚會，竹戰耍樂，當贏家糊牌（食糊），便據事前協定，按比例拿取部分彩金出來，儲集起來，用作耍玩後的膳費，這叫做「抽水食飯」，俗稱「雀局」(「竹戰」又叫做「搓麻雀」或「打麻雀」)。

「抽水」一詞，還有一個有葷味的詮釋（這當然與「錢銀」無關的），因爲「抽水」這行爲，是在場人士個個有份（至少每人皆有機會參與），所以，在一些歡場中，尤以舞廳，當衆小姐⑤一同應酬多位客人時，本來是「人盯人」，即一位小姐招呼一客人，但，當甲客人除了自己的小姐之外，還向乙小姐毛手毛腳，討便宜，這個取免費福利的行徑，便叫做「抽水」。

再根據上述「抽水」的解釋，當一些歡場女子與客人有些微身體接觸，這裏並非指上牀賣淫，如舞小姐伴舞時，按摩女郎做按摩工作時⑥或卡拉OK公關小姐伴唱時，被客人故意揩油、索油、搏懵等等動作，也算是「抽水」。

綜合以上「抽水」的定義，「抽水」一詞，通常解作爲討便宜、搵着數之意。

最後，在這個經濟掛帥的國度裏，有很多「行街」⑦是靠抽水爲生的，所以這些「抽水」，在金融界中，被視爲「經紀佣金」。

「回水」，剛才講過，這是一個賭場背語，本來只是解作還款給他人或向別人討回款項，後來衍生爲「回佣」的代名詞，可能「回水」常常與「抽水」一起出現於工商界中，所以令到「回水」一詞的「水」跟「抽水」的「水」，混作「佣金」的意思。

莫水、紙水、撲水

「莫水」，莫者，無也，沒有的意思。「莫水」，簡而言之，就是沒有錢，當今，已很少年青人用「莫水」這個詞了，多用「莫財」代之，而且也是低下層之士才使用的。

「紙水」，以前金融界的常用語，尤以銀行界，「紙水」的「紙」是指銀紙；「紙水」，即銀紙升降的水位，現今叫做兌換率，是港紙（港幣）與外幣兌換的匯率。

「撲水」，並非躍起插入水裏，而是四出頻撲，張羅搵錢，這搵銀事宜，也不單只指做工作賺錢，主要是想盡辦法籌集款項，所以「撲水」一詞，跟文首的「度水」和「班水」的意思相同，多作四處頻撲借錢應急之用。在六十年代的粵語電影內，常聽到劇中人說：

「唉！又要撲水過年啦！」

「喂！快啲撲水交租呀！如果唔係，會畀包租婆攆走！」……這些對白的。

水浸銀行、茅根竹蔗水、油水

「水浸銀行」，並非眞的因大雨關係，導致銀行水浸，而

是指銀行存有大量現金，因市場經濟過熱影響，資金無從運用，積聚於銀行內，令銀行有過多儲備，加上派息的壓力，造成銀行內沉重的負擔。

「茅根竹蔗水」，這是一個廣東歇後語。位於亞熱帶氣候地區的廣東，夏天酷熱，秋季乾燥，所以廣東人愛以茅根和竹蔗，加馬蹄和紅蘿蔔，混合冰糖，煲成糖水飲食，除生津解渴，還有清熱潤肺之療效；這糖水，人們叫它爲「茅根竹蔗水」。

因「蔗」與「借」同音，所以「蔗水」被轉化爲「借水」（借錢）之用，歇後語是：「茅根竹——借水」了。

「油水」，在廚房工作的人，不多不少總會沾了一點油漬和水漬的（另說油是液體，所以油也可稱爲油水），對這種不勞而獲的「福利」，便暱稱爲「油水」了，也俗稱爲「着數」（好處也）。

從「油水」衍生出了「撈油水」一詞，即「搵着數」（抓好處）。也有「油水位」一詞，是指有很多福利和好處的崗位。早在七十年代之前，香港還未成立廉政公署時，有不少警務人員用錢去買一些「油水位」哩！因此，「油水位」一詞，本來是多用於警察部的，流傳至今，也漸漸爲普羅大衆市民使用。

①：若「放水」一詞，解作通風報訊之意的時候，又會叫做「通水」。

②：《俗文化語言》與本書同屬次文化堂出版的「香港話大系」之一，是姊妹作也。

③：「摳子」，摳讀作「畫」，是抓的意思，子是小石子，「摳子」就是抓小石子。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小童，沒有電子遊戲機可玩，平常的遊戲和玩具，多是利用身旁的雜物，加點創意，自製而成的，所以摳石頭便成爲其中一種不可缺少的玩意。由於石頭凹凸不平，又笨重，諸多不便，於是，有些家長自縫一些小布袋，內載入綠豆或米粒，用來代替石頭，這遊戲，一樣叫做「摳子」。

④：「摳爛塊面」除了是指眞眞正正用指甲抓損面皮之外，也是用來形容一個人爲達目的，不惜拋棄尊嚴，不要臉的意思。

⑤：「小姐」，本是舞廳伴舞小姐或導遊社的導遊小姐之簡稱，現今總稱舞廳坐枱招呼客人的女侍應，或娛樂場所的「職業女性」；亦有巧立名目的，改叫公關小姐，但其服務性質其實是一樣的。

⑥：「按摩」，俗稱「搭骨」，台灣叫做「馬殺雞」，是從英文MASSAGE音譯過來的。香港的按摩女郎叫做「搭骨妹」。

⑦：「行街」，即經紀，因經紀的工作是四出走趯找買家或賣家，所以被形容爲「行街」。

向錢看

錢，貨幣也。

香港的錢幣，分成硬幣和紙幣兩大類①。

硬幣稱之爲「硬嘢」，皆因硬碌碌之故。

紙幣因爲是軟賴賴之物體，又別稱爲「軟嘢」！

「硬嘢」之中，有壹仙、五仙、壹毫、貳毫、五毫、壹元、貳元、五元及即將發行的拾元。

「軟嘢」之中有壹仙、壹毫、壹元、五元、拾元、貳拾元、五拾元、壹佰元、五佰元、壹仟元。

各種流通貨幣中，壹仙、五仙、壹毫……等面額細小的硬幣，又硬又重，貨值又低，帶來的不便頗多，也讓人瞧不起，這等「銀兩」總暱稱爲「神砂」或「濕柴」，意謂既不值錢，且又麻煩的東西。由吳昊先生所著的《俗文化語言》一書，對「神砂」和「濕柴」有詳盡的解釋，這裏不再贅述。

伍仙、斗零

五仙，又叫「斗零」。「斗零」這名稱的來源是由早期香港的街市行內隱語（又叫切口）衍化過來。由魯金先生所著的《港人生活望後鏡》一書內，有這樣的解釋：

> 由於當時流通的銀幣，是規定重量的，例如一角的

銀幣，其白銀重量爲七分二釐；一元的銀幣，重量爲七錢二。因此，一個五仙的銀幣，其重量爲三分六釐。以街市四行所用的隱語來看，「斗」代表三，「零」代表六，換言之，「斗零」即有三分六釐的含意。既然五仙銀幣重三分六釐，是以名之爲「斗零」，這是五仙硬幣爲何名爲「斗零」的原因。

說開「斗零」來源，便想起這個因通脹而絕迹江湖的小錢碼，在五、六十年代時，是一個溫馨可愛的暱稱，因「斗零」的讀音，跟英文DARLING近音；而「DARLING」一字，是解作親愛的（人或物），上海人的洋涇濱語譯作「達令」，香港人則寫作爲「打令」。

不論「達令」或「打令」，總之，一般小市民愛稱親密的男女朋友、情人或愛侶，統稱爲「斗零」。

伍毫

五毫(即五毫子或簡寫爲五毛，也稱爲五角)，又叫「五粒神」(「神」讀作「腎」音)，這個「神」字，是「神砂」的「神」（神砂的「神」，讀作神仙的「神」音），「五粒神」就是五顆神砂之意。因爲五是十的半數，所以五毫又稱爲「半」，如一元五角，就叫做「個半」；兩元五角，叫做「兩個半」。這個「半」字，只適用於五毫子，而不能用在以元爲單位的面額，如五元是沒有人叫作「半元」的。

拿住蚊禮拜

五毫和五元還有一個共通的別號，叫做「拿住」(拿，讀作「嗰」音)；如兩元五角，可叫作「兩蚊拿住」②，五元二角叫做「拿住蚊兩」。嚴格來說，這樣的稱號，是不大流行的，只是大排檔的伙記算賬時，才呼喊使用的。

爲何大排檔的伙記將數目「五」，叫成「拿住」呢？原來是他們在計數後，大叫一聲，通知給「掌櫃」(早期收銀員的別稱)收錢，並且會擧手示意，由於五指一張一收，剛是廣東人揑指拿東西，叫做「拿」(音嗰)，所以就叫「五」做「拿住」了！說來也奇怪，他們只叫五元二角爲「拿住蚊兩」，如果是五元三角或四角時，他們絕不會叫爲「拿住蚊三」或「拿住蚊四」的，反而是正正常常地叫爲「五個三」或「五個四」。

講開大排檔伙記算賬的叫喊法，其中以七毫爲單位的時候，他們會叫爲「禮拜」(一禮拜即一星期，七日也！另外，一星期有七天，第七天又叫禮拜日。) 如三元七角，就是「三蚊禮拜」，如果「有咁啱得咁橋」(這麼湊巧)是五元七角，就會變成爲「拿住蚊禮拜」了！

最有趣的，是五元五角，他們會怎樣叫呢？是「拿住拿住」？不是！他們會呼叫：「拿住又係」呵！

若是七元五角呢？除了正統的叫做七個半之外，又會叫爲「禮拜五」呀！那麼七元七角呢？哈哈……你認爲怎麼辦呢？

①：這篇文中提及的硬幣和紙幣，是指本港曾流通使用過的貨幣。

②：「元」，俗稱爲「蚊」，因「一元」又叫做「一文」。「蚊」是「文」的變音，所以「一文」又叫做「一蚊」，「一文」才是正寫。

錢可露眼

講開錢銀這樣東西，特別多花款，現在集中介紹香港錢幣的俗稱及其源變：

首先，要替上一篇談及過的五仙和五毫作一些補充：

五仙，除了叫做「斗零」之外，也可以叫做「半」（要跟「毫」聯用才可叫「半」，如四毫五仙便叫做四毫半）。

五毫，又叫做「五粒神」（神音腎，神是神砂的神，碎銀的意思）。基本上，「毫子」皆可以叫做「粒神」，如「四毫」，除了叫作「四毫子」之外，也可以叫做「四粒神」的。

不過，據1972年，趙榮光教授編著的《現代粵語》一書，有記錄江湖佬叫毫子爲「粒星」，如壹毫，便是「壹粒星」也。故此，毫子是「粒神」呢？抑或是「粒星」呢？筆者相信「粒神」才是正寫，「粒星」的「星」讀爲「腎」音，有可能是國語音的異變而成。另外，最值得留意的是，爲何江湖佬將這「粒星」作如此的叫法呢？

五毫與五仙有相同的叫法——「半」，其情況跟五仙一樣，如四元五毫，就是四個半。

壹元、一文、一皮、一雞、大餅、一蚊紙、一乞

一元，這個貨幣單位的「元」，與「圓」通用。清初，一

枚元寶又叫一元，清末又稱銀幣一枚爲一元。民初時，還有人寫爲壹圓，但後來以筆劃少的「元」字，較受歡迎，多人使用。

現在，這個值「十毫子」的一元又叫做「一蚊」(「一文」的轉音)。

「文」，原指錢面的文字，後以「文」爲計錢量詞；錢一枚，爲「一文」。

南北朝以來，便稱一枚錢爲一文，一直沿用至今。

另外，至五代時，四川省商人因鐵錢太重不便攜帶，及以「一緡」作「一交」(即紙幣)，在市面通行。

「緡」，音民，本是古時穿銅錢用的絲繩，後來引伸爲成串的錢。一千文錢一串稱爲「一貫」，又叫「一緡」。

因此，曾有人研究「一文」可能是從「一緡」的異變而成，看來成數不高。

「一皮」，一元稱之謂「一皮」，來源有三：

一、香港最初發行一元紙幣時，因其形狀是一張張的，而廣東人對一張張的東西，很多時也叫做「皮」的，所以一張張的一元變爲一皮矣。

二、又因爲初期的香港壹圓紙幣，面積是很大張的，比現今的港幣拾圓紙幣大兩三倍左右，香港人將之比擬爲被衾，「被」和「皮」近音，遂「一被」轉音爲「一皮」了！

三、紙幣最原先的名稱，是「鈔票」；「票」是長方形的紙片，印上規定的格式，再填上需要的文字，如：當票、傳票、選票；憑票入場，更是一宗生意交易。

「鈔」，這字的妙法，就是缺「少」現「金」，而用長方形的紙印上法定價值，以代替金屬的交換媒介物，這東西，就叫做「鈔票」。

據1973年，衛聚賢教授著的《中國歷代錢幣史》一書內，有一段解釋「鈔票」與「皮幣」關係的文章，茲錄如下：

> 鈔票原起於「皮幣」，在氏族社會各部落之間，在一定的地方定期（在每月十五日）交易，是「以物易物」。甲部落以一條牛換十隻羊，但乙部落不需要牛，因爲他自己的牛太多，而且把牛趕回去又要牧放。於是甲部落只用牛皮一張，在牛皮上書畫甲部落的圖騰，交給乙部落；到了乙部落需要活牛時，將這一張牛皮向甲部落索取一條活牛。後來乙部落也可將甲部落給他這一張牛皮交給丙部落，因爲它可以作輾轉使用，乃就成爲「皮幣」。
>
> 「皮幣」二字最早見於《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奉其皮幣」，《孟子・梁惠王下》：「事之以皮幣」。《禮記・月令》言祭祀用「皮幣」，或者原始是以整張牛皮，後因攜帶不便，將牛皮割成一尺的方塊。《史記・平準書》說漢武帝將他苑囿中特有的「白鹿」皮製成「皮幣」，是「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他用彩色的絲線在一尺見方的白鹿皮的邊沿上繡些花紋。至於「值四十萬」那是他法定的價值。
>
> 皮幣到了後世不通行，到了唐代有「飛錢」，《唐

書・食貨志》：「憲宗以錢少，後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長安），委錢（存放）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大學衍義補》認爲此「即以鈔爲錢而用之也。」

因皮幣棄用已久，而現在一張張的壹圓鈔票，被稱爲「一皮」，是否因這古文化而定名呢？則不得而知矣！

「一雞」，早期在香港風月場所（尤以西環石塘咀一帶），召姑娘陪飲花酒，先要寫一張「花箋」邀請該姑娘出局（出席酒會）；而每局票收一元，這一元只是召得姑娘來陪酒談笑而已，跟着的餘興則另議了！因這妓女是由一元召回來的，而廣東人叫妓女做「雞」，所以，一元遂變成「一雞」或「一蚊雞」和「一雞士」，也叫「一雞嘢」。

「大餅」，香港早期的硬幣，以一元爲最大的硬幣，其形既圓且大如一個餅狀，所以冠以「大餅」之名。

因「大餅」一詞，回憶起當年香港，中式餅店林立，市民生活艱辛簡樸，常以糕餅作糧充飢，尤以圓圓薄薄，兼且大件的白色光酥餅最爲美味實際，有很多人會買備於家中的，跟現在爲了喜慶才購買糕點的動機，確有天淵之別呀！

「一蚊紙」，很簡單，就是一元紙幣的暱稱。

有一個只流行於六、七十年代的「一元」的別號，叫做「一乾」。「一乾」的「乾」是否這個字，或另有正寫，則不得而知。

「乾」字，在多本字典中，皆無此字，只有由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出版，李卓敏博士編纂的《李氏中文字典》有這

個字的紀錄，粵音「兀」，解作爲跛行（例：跕腳）或提高腳踭（例：跕高腳）。

另一個與「跕」義近音同的字——「趌」，古詞典內皆有記載。《說文》解作怒走的意思，《廣韻》走也。《廣東俗語考》音「近」入聲，忿而使之走，謂之趌；今人驅逐人曰：「快的趌！」

廣東熟語有一句：「躝屍趌路（或跕路）。然而，爲何一元，又叫做「一跕」（或一趌）呢？

便無迹可尋矣！

基本上，多少元，即幾多「蚊」、「皮」、「雞」、「餅」。如「四蚊」、「五皮」、「六雞」、「七餅」，而且很多時，皆可在這些俗稱之後，加一個「嘢」字，如「四蚊嘢」、「五皮嘢」……等等，但，卻沒有人說「五跕嘢」的。

另外，在六、七十年代期間，「一元」又叫做「一個銀錢（錢讀作淺音）」，「兩蚊」是「兩個銀錢」，如此類推，「銀錢」叫法的來源，相信是根據古時的「銀錢」和現今的一元銀幣同樣是圓形的貨幣，藉以得名。

拾元

十元又叫做：

「拾蚊紙」，一張十元的紙幣。

「青蟹」，因爲十元紙幣是用綠色顏料印製，廣東人叫綠色爲青色，所以稱十元爲青蟹！

「一草」（或叫做「一草嘢」），這「一草」的叫法，以

黑社會分子常用居多，來源有二：一是因爲草是青色，與「拾蚊紙」的顏色相同，所以叫「草」；二是在監獄中的囚犯，總將紙幣捲成紙條狀，便於收藏，而綠色條狀的「拾蚊紙」，就像一根草，所以便叫做「草」了！哪個解釋眞確，有待考究。

「一條」(或「一條嘢」)，這個「條」字，讀作藤條的「條」音，也是黑社會背語，來源也有二：一是與「草」有關，一條條捲起來的「拾蚊紙」，不叫「條」，難道叫「塊」嗎？二是早期香港的紙幣數量不多，反而，硬幣的流通量較廣，所以，很多時小販們會將十個毫子或一百個毫子，齊整地重疊一起，用一塊細小的報紙捲成一條筒狀的銀條，以便盤點計數之用，因而，也將這條形的一百個毫子「十元」稱爲「條」了！

「一兜」，如果我們接受了「一條條草」的概念之後，相信大家也會明白廣東人對「一條條」的東西，會別稱爲「一兜兜」的，因此「十皮」也叫「一兜嘢」！

貳拾元

二十元，又叫做「廿財」。「廿」讀牙拿切，是數目二十的意思，「廿」是二十這個兩字省作一字讀念和寫法，又可寫成「卄」，是二十的意思。

「財」是錢的化身。使用「財」字的時候，要留意的是，這個「財」字只適用於十一元起，至九十九元止，從來沒有人說「十財」或「一百財」的，更沒有人說「九財」或「一百零一財」的。

「雷條」，在低下層社會中，是二十元的代名詞。

爲甚麼二十元會叫做「雷條」呢？前段已解釋了十元可叫作「條」，這裏不再贅述。「二」與「義」同意，在黑社會背語中，義氣是唸作「雷氣」的，所以二十元便叫「雷條」了！

二十元亦稱爲「兩兜」、「兩草」、「兩兜嘢」和「兩草嘢」，前面解釋了十元可叫爲「兜」或「草」，因而得名。另外，筆者也提過香港人愛將「嘢」字加在一些名詞之後，遂產生這些個狗尾續貂的俗語。

還有，「兜」和「草」可適用於二十元至九十元，而其俗稱方法皆與以上情況相同。

「錢」文後理

上文講了一大堆「濕濕碎」的「散子」①，跟着與各位再研究一下「大紙」②的別名吧！

壹佰元

一百元，又叫做「紅衫魚」，因一百元紙幣，是紅色印製的，所以當十元因顏色而稱爲「青蟹」的時候，紅色的一百元，在普羅市民觀念中的海產，它不叫做「紅衫魚」，還有別的稱號嗎？

「紅底」源自黑社會的背語。「底」，按書面意，就是「底細」或「底蘊」。在廣東方言內，「底」是包含着「身世」和「身分」的意思。

加入黑社會組織，成爲會員，黑語稱之爲「有底」了，尤其是組織集團內高級會員或領導人，俗稱爲「大底」。

六十年代的香港，生活水平不高，一百元的價值比現今的一千元還要高，一百元紙幣是屬於大面額的貨幣，這麼「大底」的紅色錢幣，不是「紅底」，是甚麼呢？

「一斤」或「一斤嘢」，何以叫「一斤嘢」呢？筆者無才，至今仍未查到這稱號的出處，憑空想像，可能是英文HUNDRED的「HUND」音，轉化而來，如看官「有料

到」，敬請來函賜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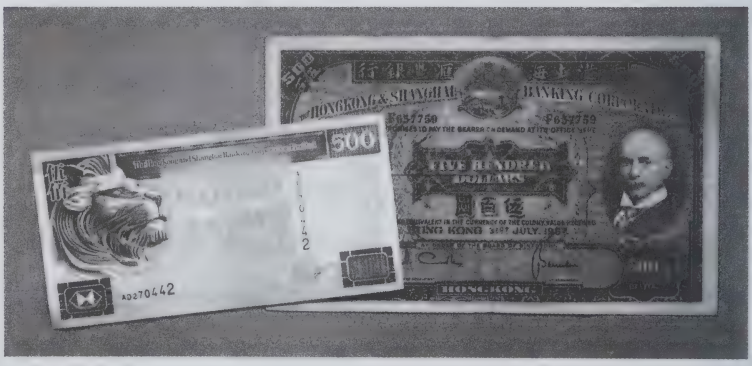
「一舊」③又叫「一舊水」，其俗名從何而來，也無迹可尋，唯待有識之士，不吝賜教！

但蠻有趣的，就是「一斤」只可配「嘢」字在其後，而不能用「水」字代替。「一舊」也只能以「水」字配之，卻不可用「嘢」字代替，所以，我們從沒有聽過「一斤水」或「一舊嘢」！

伍佰元

五百元，又叫做「五舊水」，因一百元叫「一舊水」，五百元也順理成章地叫做「五舊水」了。

「大棉胎」，最初期由匯豐銀行發行的五百元大鈔票，它除了面額最大之外，其面積也是所有紙幣之冠，而它的「體積」大約相等於現今的「五百蚊紙」三倍左右，其紙質也厚厚的。六十年代初期的香港生活水平不高，棉胎是值錢的財物之一，遂將「五百蚊紙」形象化地跟棉胎扯上了關係，稱之爲「大棉胎」。



「大牛」，1909年，由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發行的五百元紙幣的表面，印有一張是「老農耕田圖」的圖案，圖中有一條大水牛拖着犁耙耕作，所以有人暱稱這「大紙」爲「大牛」，也有人叫它爲「牛仔紙」。

由於五百元稱爲「大牛」，遂令一百元也多了個「細牛」的花名了。

「駝背仔」，爲甚麼這張沒有駱駝圖案的紙幣，會叫做「駝背仔」呢？

據老香港告語筆者，這個「駝背仔」的稱號，有兩個來源：

一、與「老農耕田圖」有關的，該圖的老農夫向前俯身推着犁耙耕作時，其形態恰像一個駝背的人在作業，因此，大家都叫他做「駝背仔」。但，筆者翻閱該五百元紙幣的圖案，老農夫的姿態是正面站立的，毫無「駝背」的迹象，看來，這個解釋，並不圓滿。

二、另一張匯豐發行的五百元紙幣，於1901年出廠，背面圖案畫有一個女士與三個小天使，小天使們各背着雙翼（翅膀），當時的人，不明小童（小天使）何解有翼於背，只見他們背後隆起東西，又凡一個人隆背的，便叫做「駝背」，所以，便叫這做「駝背仔」了！筆者也曾翻查該五百元的圖案，清楚地看到小童背後的東西，是一雙毛翅。當時，天主教和基督教文化，已深入民生，香港人無可能不曉得小天使背後的東西，是叫做翼的！

縱使不能接受以上兩個解釋，但至今，仍未查到最合理的答案。

最近，五百元在坊間又流行一個新的稱號，叫做「一巴」或「一巴掌」（掌摑）。因爲一個掌摑，要五隻手指印，所以「一巴」，有五的成分，故以此得名。「一巴」是五百元，那，「兩巴」或「兩巴掌」便是一千元了！

壹仟元

一千元，又叫做「一干水」，由於一千的「千」字和「干」字形似，所以一千搖身變爲「一干」了。

「一撇水」，這裏有兩個解釋：一是由於「千」字的書寫方法，第一筆是從一撇開始，因而得名。第二，阿拉伯數目的排列法，在每三個位數目前，用一小逗號分隔(如一百萬會寫成1,000,000)，以便點算；剛巧第一個逗號設在千位數目之後(1,000)，這個逗號的寫法，正是中國書法中的「撇」，所以一千元便叫爲「一撇」了。兩千就是「兩撇」。

「一戚嘢」，阿拉伯數目的壹字，是直豎一筆，由上而下，廣東人叫此形狀爲「戚」；除此之外，中國民間四行(街市行)的數目字書寫法，如果壹字在首位，也是「一戚」直落，像阿拉伯數目的壹字。中外的一千寫法，也是「一戚」無異，無話可說吧！

「金牛」，五百元紙幣叫做「大牛」，金色印製的一千元，就是「金牛」。

「一毫子」，這是從七十年代才開始流行的新綽號，皆因當時經濟起飛，股市交投暢旺，令不少人賺了大錢，故當時流行「魚翅撈飯」的豪情。一千幾百便從「大冧巴」(英文NUMBER譯音)變爲「小數目」了；在這批新發財的眼中，一千元只是他們心目中的一毛錢而已！

最後提及的一個「一千元」的代名詞，也是現今中產人士常用的新方言，是一個英文字母——「K」。

現在，報紙的招聘欄內，經常出現以多少「K」作爲酬金的量詞。究竟，「K」是甚麼呢？

於1990年，由英國倫敦Bloomslury Publishing Limited出版，Tony Thorne編輯的《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 Lang》一書，對「K」字有以下的詮釋：

「K」——one thousand. This albreviation existed in limited slang usage in the 1970（based on the K of kilo），but it was its use in computer jargon（to mean a storage capacity of 1024 bytes）which was first transposed to express sums of money when discussing fees and salaries.It then entered general colloquial use in the 1980's.

意思是說，「K」本是由Kilo（1000的字首）而來，七十年代開始使用，尤以在電腦行業之中，至八十年代，轉爲更通俗化、口語化，融入社會，多爲討論薪金時用的。

香港也是這四、五年間，才興起用「K」代爲「一千」的方式，因此，當大家看到報章要請「三K」的人時，請勿誤以爲該公司想招聘「三K黨」會員呀！

壹萬

「一蚊」，或稱「一大蚊」（這是特意與眞正的一元作劃分之用的），當一千元被別稱爲「一毫子」的時候，一萬便是「一蚊」了，就是如此這般的簡單。

「一餅」或「一餅嘢」，因一元也叫做「一餅」，所以當一萬叫做「一蚊」的時候，「一餅」也可堂堂正正的登場吧！

「一個」，這是近年才流行起來的新俗語，以黑道中人使用爲多。「一個」，也與「一元」有關，「一元五角」會叫爲「個半」，「四元三角」叫做「四個三」。

現在一元紙幣已絕迹市面，不能使用，只有一元的硬幣，這枚輔幣爲一個一個的；因此，「一蚊」又叫一萬的時候，這「一個」一元大餅，便又等於一萬元了。

「一皮」，與「一蚊」、「一餅」即是一萬之意，同樣原理，「一皮」是一元的別號，一元是一萬，「一皮」便是一萬了！

說「一皮」代表一萬時，多要加上「嘢」字，即「一皮嘢」，才眞正地爲一萬。

要補充一句，近年已沒有人用「一餅」、「一皮」來表達一元的了，因這兩個詞語，早已變爲一萬的專有名詞了！

「一粒嘢」和「一盤水」也是一萬大元的別號，其名稱來由，尙待調查中。

最後補充，一萬元，在早期廣州的市井草芥中，也曾叫爲「一盤草」，皆因萬字的部首是從「艸」，這個「艸」字，廣府人稱爲「草花頭」，所以暱稱「萬」爲「草」了！

---

①：「散子」和「散紙」不同，雖然兩者都是小面額的貨幣，但「散子」是指硬幣，而「散紙」是指小數目的紙幣。

②：「大紙」就是大面額的紙幣。

③：「舊」，現今的俗寫字，正字是「𠔃」，音舊，物一件爲一𠔃，也是一團、一捆之意。本是古漢字的「𠔃」，即節也。

我的名字有價值

世上最富有的人，我不知是誰。

世上最懂賺錢的人，我同樣也說不出來。

但，世上最愛抓錢的人，非香港人莫屬了。

百多年來，香港受英國管治，接受全盤西化的思想，也深受着中式傳統儒釋哲理影響，既愛自由，又自我約束，例如討厭了殖民統治的生活，欲取回國民應有的身分和地位，卻又怕回歸祖國的懷抱，矛盾得很。

爲了平衡這不解的心結，唯有拼命抓錢傍身，令心靈多點安全感。

當今，香港方言中，對錢銀的稱呼，除了前幾篇個別的叫法之外，還有一大堆有趣的「錢」名詞，這篇選錄那些比較特別的、有代表性的和有歷史感的稱號——

濕柴、鏹、鐳

「濕柴」，這是六十年代之前，坊間常用的一個方言，意指零碎不值錢的小額錢幣，如一角幾分的硬幣。原來，「濕柴」的本來意思，在廣東俗語內，是形容一些無用的東西，兼且含有若使用這等東西，便會產生麻煩之意。

「濕柴」一詞，源自廣府語，有一歇後語曰：「難燒兼死

火，未爆已先煙——濕柴也。」

中國解放前夕，國民政府深知大勢已去，對百姓加緊壓榨，猛印金圓①，強制人民使用，人們明知這些所謂「法幣」早晚會變爲廢紙，誰也不予信任，故謔之爲「濕柴」。

當時女詩人蔣淑敏有《平居記事》詩：「薪添濕葉頻垂淚，膽怯敲門怕索錢。」另外，陳寅恪教授的《哀金源》詩：「趙庄金圓如山堆，路人指曰爲濕柴。濕柴待乾仍可爨，金圓棄擲頭不回。」可見當時大家對濕柴（指金圓）的痛惡及憤慨呢！

「鏰」（音崩），一直以來，都是小數目的錢之意，不過，也有人將有錢人叫爲「疊鏰之人」（同疊水之人），但，「鏰」是甚麼呢？從來也找不着資料，最近，買到一本由大陸出版，楊子靜著的《粵語鉤沉——廣州方言俗語考》一書，才茅塞頓開，現抄錄如下，公諸同好：

> 鏰即鏰子，北方人用以指最少量的財貨。它原來是清末製錢——一種不帶孔的小銅幣，十個當一個銅元，形似現在的一分硬幣。北方俗稱「黃鏰子」或「銅鏰兒」。廣州舊稱「金津仔」。入民國後，市面已絕少流通使用，故見過的人實在不多。但北方人今天仍叫小形的硬幣爲鋼鏰子，或鋼鏰兒，也說鏰兒。廣州則只剩「少個鏰都唔得」那句慣語了。

另外一個「錢」名字，「鐳」，又是使筆者莫名其妙的，因爲「鐳」，本是瓶、壺之器皿，何解又會變成「錢」的代名詞呢？

南洋一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附近的華人，愛叫錢爲「鐳」，是否將「水」（即錢也）異音化了呢？或是當地方言所致呢？

有說這個「鐳」字，是閩南方言（即福建語）指古時的「銅元」演變而成的，因南洋地區的中國人，大多數是早期被騙賣豬仔去做苦工的福建人，所以將這方言也一併帶去。

事實是否如此？有待考查！

米、維他命M、子彈、馬頭

「米」，也可以解作爲錢？

對！如果單一個「米」字，當然不能構成富有之意，但，若指一個人是「有米之人」，那即是說他是一個「有錢人士」了！

在舊中國國度裏，存溫飽的，首先要米缸有米；米缸常滿，更非一般窮人所及之，因此，「米」就代表了財富，「有米」即是富有也。

「有米」是有錢，那麼「米王」便是富豪中之大阿哥？

錯！

「米王」，原來是食肆行中的術語，尤其在大排檔的地方最爲常用，是白粥的暱稱也，主要是因爲白粥只用白米煲成，因而得名。

另外，「米路」是指錢的途徑，若說：「有無米路？」即是問有沒有可以抓到錢的門路？

除「米」之外，又有一個怪兮兮的錢名稱——「維他命M」——

醫學上，只有維他命A、B、C、D、E等，何來維他命M呢？

哈！「維他命M」，一個非常鬼馬活潑且具創意的香港方言，正好脗合香港人的俏皮個性。「維他命」，即英文VITAMIN的粵音譯字，大陸及台灣叫做「維生素」；「M」，英文MONEY是也。

現實裏，人們拼命工作，努力抓銀，那賦與活力、供應養分和維持生命的元素，非錢莫屬矣！這等功能，不是正好與VITAMIN的效能源出一轍嗎？

「子彈」，鎗械射擊的火藥彈，現代武器也。爲何「子彈」又會成爲錢的代表呢？

說來趣怪，平常，沒有人將「子彈」作爲錢的代號的，「子彈」一詞，唯一只用在賭博方面，因上賭檯，比喻作上戰場那樣，將會殺得天昏地暗，血肉模糊，若要取得必勝的把握，就先要看本身實力和手上的資源了。賭錢的話，本錢雄厚，即如上戰場時，彈藥充足一樣，無後顧之憂，爭勝之機會大升。

「子彈」是現代戰場上必用之軍火，對付敵人之本錢，博殺之籌碼，與賭錢時之本錢（本金）和籌碼等同，大家明白吧！

基於上述情況，賭仔們也會將賭本叫做「彈藥」的，如賭本多的時候，會叫做「彈藥充足」！

講開賭場術語，有一個江湖俚語，也是財富象徵的名稱，

叫做「馬頭」。

「馬頭」，不是銀紙或錢財，而是指一個人身上的首飾或貴重物件，如手錶（俗稱叫做「蛋」）、戒指、金鍊，甚或金筆及打火機，皆叫做「馬頭」。

「馬頭」，北方人稱爲「行頭」（行唸作行業的行音）。原來，「行頭」是戲班的術語，意指演戲用的道具、衣服。以前，做戲的大老倌，很講究身分派頭，並以自添「私人」戲服爲榮，愈多愈有分量，所以，這類裝身用的「行頭」多者，便是「身家」厚也！漸漸，套落於坊間，「行頭」遂成爲代表貴重的首飾了。

那，點解「行頭」傳來廣東之後，會變爲「馬頭」呢？

首先，讓筆者先講另一句熟語——「下馬問前程」的故事吧！

以前，廣東一帶，甚爲流行街頭講古，即北方的說書，講古佬（說書人）常用一些古典名著或民間傳說，改編爲通俗故事，娓娓道來。其中有一個故事，是講及一位將軍在無可奈何的窘境下，從馬上爬下去，請教一位下三流的相士，卜問未來。這故事暗喻一個高高在上的人，也要丟下尊嚴和面子這種不必要的「貴重物品」，才有機會得知將來前景。

再說回來，當一個賭仔的現金輸得「光光淨淨」時，將身上值錢的「行頭」押下去，正好跟上述「下馬問前程」的境況一樣，所以，有人將脫下來的首飾物件，叫做「下馬」，再轉化爲「馬頭」了。

說及這「下馬問前程」，筆者極爲有愧，因這句「下馬問

前程」的來源，是源出於一個很重要的典故，但筆者竟想不起來，又查不到答案，若看官不嫌在下不才，請來函指引，多謝多謝！

釘、老毛、下欄

「釘」也是錢之意？對！

藉說起賭場術語，不妨再斬三兩，繼續多講一個與賭分不開的行內語——「釘」。

「釘」，是指高利貸的利息錢。向貴利佬（俗稱大耳窿）借錢，息口之高，令人咋舌，惟手緊又需要急錢時，尤其賭仔輸光後，欲借錢番本，便不惜代價，找大耳窿借「老貴」（即貴利也）了！

有說大耳窿如吸血鬼，向他們借錢，等如找死；那些沉重的利息，好比鑿入棺蓋上的棺材釘一般，令人無機會翻身。因此，江湖上稱高利貸的利息爲「釘錢」，利息開始計算就叫做「起釘」。

與錢財有關的東西，一定少不了黑社會的青睞，方言俚語尤甚；黑社會人物極爲注重吉祥物，可能因爲生活在沒有安全感的恐懼中吧！俗語叫做「利是」的紅封包，黑語稱之爲「老毛」。

哈，在中國大陸，人們暱稱毛澤東爲「老毛」，想不到黑社會中的紅封包，也叫做「老毛」，原來，黑語的「毛」是「毛利」之意，「毛利」即是普通商人所賺的純利；又，黑人物愛附加一個「老」字於任何名稱之前的，如雜差（便衣警

察）就是「老雜」、頂爺（頂頭上司）便叫「老頂」、黑社會又叫做「老黑」……等，遂將「毛利」稱爲「老毛」矣！

「老毛」不一定指套在紅封包內的利是錢，有時，只要是含有吉利意思的（黑語叫做「老利」，利近禮）或有奉獻意味的錢，皆可叫做「老毛」。

在低下層工作的人，一定明白，何謂「下欄」（唸作蘭音）；「下欄」，原是工場的剩餘物資，變賣換錢，便叫做「下欄錢」。

以前，五、六十年代，香港生活困難，一般的勞苦大衆，工資很低，有很多人，就是靠這些「下欄」來幫補家計的，如工廠工人，將公司拆掉下來的紙皮盒或木箱賣給收買佬；茶樓伙記將客人剩下來的餸菜轉賣給熟食檔……等等，有如我們現在的「外快」，分別是「外快」是另一份工作外賺到的工資，「下欄」是同一份工作的額外收入，所以，有人將客人打賞的「貼士」（TIPS，小費也），也叫做「下欄」。

其實，有關錢的別號還有很多的，如花紅（紅利）、津貼、糧（工資）、O.T.（OVERTIME，越時工作，喻爲加班費）及預算……等等，多不勝數，只不過，這篇所選輯的，是比較少人知道其出處緣由的，故筆者才「知少少，扮代表」起來，最重要，還是「有錢才有得傾」，否則便是NO MONEY NO TALK矣！

---

①：金圓，是指中國中共解放前，蔣家王朝發行的紙幣——金圓券和銀元券。

確實「正斗」

與朋友聊天，談及本地的方言，衆人問筆者，爲甚麼咱們的俗語多是源於黑社會術語？

簡單而言，俗語本身就是平民大衆的日常用語。一般百姓的語言文化，是受當時歷史影響；同樣地，從當時的語文結構，也能反映到當時的歷史文化。

香港方言，基本是承襲自廣東話。

近幾百年來，中國一直陷於政治動盪之中，不穩定的局面，導致民不聊生，怨聲載道，令到衆秘密組織相繼誕生，並且得到急劇發展，深入民間，尤以明末清初，所有漢人皆不滿外族入主中原，反清復明秘密幫會紛紛組成，著名的有「洪門」、「清門」、「理門」（由白蓮教演變而來），他們皆持有「反清復明」的理想。甚至我們的國父孫中山也曾爲推翻滿清政府，而與秘密幫會結盟；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初期，亦是秘密進行活動的組織，嚴格來說，它也算是秘密幫會之一。

由於政府嚴懲或緝拿秘密幫會會員，所以衆會員之間皆用背語暗號作通訊之用，也因爲各幫派人數不少，又大多是草莽平民，遂將黑語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了！

不講不知，原來我們經常形容爲「無得頂」（最爲上乘、無懈可擊）的「正斗」一詞，亦是百分百正宗的黑社會術語。

看官一定不相信吧！

1984年4月，香港著名報人石人先生（即梁小中先生）在他所寫的《廣東話趣譚》一書，對「正斗」有以下的詮釋：

> 至於說，何以稱「美好無瑕者」爲「正斗」，這個「斗」字，相信亦與古時的一些可惡地主貪官有關。
>
> 原來在古時候，不論是官府收糧或地主收租，貪婪之輩往往是利用一些不合規格的「假斗」來欺榨老百姓或佃農。
>
> 這些收入糧穀的斗，都特別大，所以交納者，本來交上一百斤的，往往要交到一百二十斤，這就是斗量的毛病。如果不欺，出之以正確的量斗，自然是最好不過。「正斗」之所以爲「好」，可能亦由是而來。

筆者對以上的解釋，卻有所保留。

斗，是一種量器，即廣東人唸作做「兜」，又別稱爲「壳」的東西。其底部圓圓彎彎，斗中空洞，以量載物件。成語中，有「頭大如斗」，除指頭昏腦脹外，也具體地描寫出斗的形狀，如頭顱（廣東人叫做頭壳）一般圓圓彎彎。

同時，斗，也是一個容量單位名稱，以十升爲一斗。因升和斗都是容量單位名稱，以十升爲一斗。另因升和斗也是容量的基本單位，故在古籍中多將升斗連用，比喻爲微薄、少量之意，遂有「升斗市民」一詞的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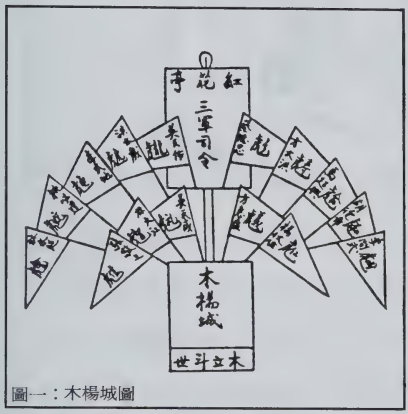
因爲「斗」，兼含量器和量名兩個意思，所以，古時民間，就流行以標準的「斗」（兜）去盛載物品，並作衡量計算之用。

究竟，「正斗」一詞是否由「可惡的地主」這故事而引出來的，就無從稽考了。不過，梁先生利用這個民俗習慣，再舊事新編，倒是沒甚新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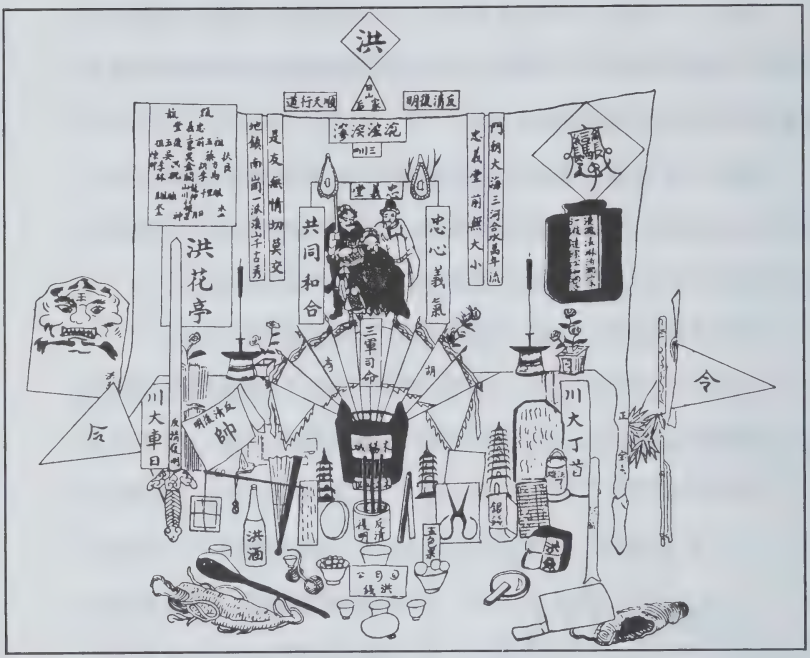
筆者一直強調，若將一些民間傳說，當作寓言故事發表，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作爲訓詁考證，或歷史見證，則要愼重考據，才可發表，尤其不能自己想當然的穿鑿附會。

再者，「正斗」一詞，確實是源自黑社會文化——

「正斗」的「斗」字，是指洪門組織在入會儀式時，在神枱上擺設的一個木斗。這個木斗放在神枱當中（圖一），名爲「木楊城」（又叫穆陽城），斗內豎滿了十五面不同顏色的紙旗，每張紙旗有一姓名，除中間有「三軍司令」旗外，其餘兩旁的，是代表洪門傳說中的「前五祖」、「中五祖」和「後五祖」（圖二）；這個木斗高三尺六寸，圓周一百零八寸，代表梁山泊的一百零八將；木斗下方橫書「木立斗世」四字，內有玄機，「木」爲十八，代表清「順治」帝在位年數；「立」爲六一，代表「康熙」在位年數；「斗」爲十二，代表「雍正」在位年數；「世」爲廿三，代表清廷至「乾隆」在位二十三年，必將覆沒，殊不料乾隆竟能在位達六十年之久，自非當時幫會所預料到的（由此可證此類開堂入會儀式，始於乾隆中葉）。



圖一：木楊城圖



圖二：三合會入會儀式之神枱擺設。

以前，每逢洪門之「開墟造戲」（黑社會的入會儀式，又叫「做大戲」），例行有升斗禮者，身穿紅袍，腳踏一隻草鞋之「先生」，唱其「木楊城」（類似舊時的說書先生，即講古佬，將木楊城的事蹟編成故事，以唱唸方式，娓娓動聽地說出。）

1956年，由洪福出版社，將飛烈先生在《越華報》連載發表的《洪門搜秘》結集成書，這書對黑社會文化有極詳盡的研究，其中有章《木楊城篇》，便記錄了洪門的「大戲」將煞科時，會由該「先生」演唱「說木楊城」的資料，其詞現附綴如下：

「說木楊來講木楊，說起木楊根木長，周轉四百八十里，深有十里零三分，東山有座古林池，左邊有對桃李樹，右邊有對松柏林，廟前有座三仙塔，廟後有個古林泉，當初有個皇生，但以來到木楊城，陳廷先生來命相，他道真個好地方，專意虔誠到此地，特來拜求五祖宗，指引樹下結拜……只願同年同月死，不願同年同月生，有仁有義來結拜，但願人人效聖賢，兄弟言語見識淺，位台指教不棄嫌，要將木楊說完了，不說三天說五天，我把木楊說完了，忠義堂前把令交。」

所以，在這個正牌的「木楊城」（木斗）之前，斬雞頭，燒黃紙結拜的（入會的儀式），便成爲生死與共的同門兄弟了（也即是說從此成爲眞正的黨員了）。

因此「正斗」的原意，就是「堂堂正正」、拜過「金漆招牌」的正貨；曾參與過正統入會儀式，成爲有「背景」的人

士，便是「正斗人士」，那些不正宗的或沒有入會的「黑人物」，是「假斗」（或變音爲「渣斗」）之人！

黑社會內，各有一套獨立的盤查對方身分的方法，如用手號（手勢）、隱語（背語）或唸詩句等。關於「木斗」的問答中，有謂問對方之木斗正不正，如果是洪門正宗的，會有四字攝正，以表自己並非「花流洪門者輩」（俗稱「流嘢」）。

所以穿鑿附會之輩，一律被視爲「流嘢」或「渣斗」也。

而我們經常口出「黑」語都不自覺，皆因我們也是「流嘢」和「渣斗」之故！

眞「寸」假「串」？

朋友問，形容一個人的行爲招搖，是「寸」？或是「串」呢？

有人一口咬定是「寸」，因爲很多人說別人態度囂張爲：「你都好INCH！」(英吋)或「你眞CM！」(釐米)。

香港老報人梁小中先生所著的《廣東話趣譚》一書內，認爲這個形容「不明事理而胡來」的「寸」字，很可能是源於宋代口語「村」字，並說這個「寸」字，又可以解釋做「魯莽滅裂」，則古代的「村」字亦一樣近之；再言「發村」就是莽撞地撒野之意；因此古代把「村人」視爲「野人」，把不知好歹的人，詈之爲村；以「村」字與「寸」字相近而證之。

這裏，筆者對以上的解釋，暫不表態，只想藉這個方言談談香港社會文化的轉營，與個人修養變化的關係。

現在所談的「寸」或「串」的意思，是直指一個人的行爲太囂張、欠德行或過分自大。

三、四十年代的廣東話中，已有「沙塵白霍」①一詞，嚴格來說，「沙塵」與「白霍」是兩個不同的詞組。「沙塵」是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態度；「白霍」是輕佻浮躁、揮霍無度的樣子。以前被形容爲「沙塵白霍」的人，大多是驕橫跋扈之輩，他們一是花天酒地的二世祖，或是恃才傲物的公子哥兒。

但有一點，大家是要注意的，凡是「沙塵白霍」的，大多是指有家底或有才華的人，而他們這種行爲，只是他個人的修養的問題，但從不傷及他人。

直至六十年代，「招跡」一詞取代了「沙塵白霍」。何謂「招跡」呢？

行跡招搖也！或作招搖過市的跡象吧！這大搖大擺的行徑，除了帶有「沙塵」、「白霍」的態度外，更是昇華到由思想轉到行爲上的表露，雖然沒有直接傷害別人，但卻間接騷擾或影響到其他人。

七十年代初，「招跡」一詞又被「大鼻」取代了。當時非常流行的一句諺語，是「獅子咁大個鼻」，爲甚麼人會有獅子那般大的鼻子呢？原來當時香港經濟由五、六十年代的萌芽期轉到七十年代的起飛期，一般市民的生活質素提高了不少，尤在股市狂升帶動下，這小島居民每每很容易就可以藉投機取巧地不勞而獲，於是對任何不滿的事物，便以昂首仰鼻，帶蔑視之情，除說話大口氣之外，更常利用大鼻孔去嗤之以鼻，遂流行用「大鼻」一詞來批評別人的「傲」氣。

這裏又出現了一個文化易變的現象，就是以前使用的方言俚語，是有點翰墨精神，總算有些文采，像「沙塵白霍」是富有意境與想像力的；「招跡」是行跡招搖的縮寫，但到了「大鼻」一詞，卻是非常表面化的描寫。

爲甚麼從七十年代開始，我們遣詞造句的語文能力，會突然比以前退步了呢？

從七十年代開始，香港的文化水平由高峯急轉而下，有不少朋友，指責這是香港塡鴨式教育制度下的惡果；在殖民統治者的懷柔、愚民政策下，大量生產了一羣不思進取的寄生動物。

一羣短視又藏僥倖心的獃子，終於在73年的大股災下，一下子原形畢露了；有多少智慧、有多少計謀、有多少思想、有多少文化，一個風浪，就「驗明正身」了。

六十年代之前，香港文化人仍濃烈地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因大部分文化人是從中國大陸遷移來港的），還有點「中文」基礎，並滲透着一絲中國文化氣息，保留着某程度上的內涵。可惜，一度過六十年代的艱苦期，生活稍爲安定，受香港教育的新一代，便忘宗沒祖地逐鹿名利去了，貪求眼前利益，一切表面化。

繼七十年代「大鼻」一詞之後，形容高傲驕橫的人，就出現「寸」或「串」字了。

「寸」是無分寸，得寸進尺，比「大鼻」多了份惹事生非的表現。「大鼻」跟「沙塵白霍」一樣，只是個人的處世態度，瞧不起別人而已，對別人沒有侵犯性。但，現今的「寸」字，是多了些不規矩的行爲。

由於當今的年青人，多愛出鋒頭，或是不安守本分，每望有突出的表現，所以經常做些出人意表之事，甚或創些花巧招式；不過，很可悲的，這些行爲多是膚淺的，比七十年代的人更虛浮，更平面化，如將「寸」字，以英文簡單而直接地譯爲INCH，更甚者，將與量度有關的毫米、釐米拉在一起，極具

創意地發明了「CM」(釐米),比如「你眞夠寸」便改說爲「你眞夠CM(或釐米)」。

其實,指責他人態度驕蠻,做事狠辣的「寸」字,不一定是此「寸」字,可能是「串」才對呢。但大家一窩蜂認定用英文INCH(英吋)來代替中文「寸」字(寸是中國量度單位,吋是英國尺碼的寫法)。由此觸發筆者去調查我們應用「寸」或是「串」的動機。

在《辭源》內,「串」字是作爲以物相連貫叫串。這是大家公認的注釋,但,除此之外,另一個少人留意的解釋,是勾結、串通。清黃六鴻《福惠全書》的《倉收陋弊》一文記載曰:「又有倉胥積惡,……或串同斗級,踢斛淋尖,指稱欠數,停閣倉收。」還有一個解釋,是習慣。習慣?沒有半點「INCH」的味道啊!不過,以「串」字解爲習慣的,多是給粗人用的,總帶些惡意的,如《荀子・大略》篇有云:「國法禁拾遺,惡民串以無分得也。」《南史・宗慤傳》:「宗軍人串啜粗食。」

「串通」、「串騙」、「串謀」等都是不懷好意的名稱。

到處「串門兒」(是指到別人的家裏去閒談聊天,有時指胡搞女人)和文革時的「大串聯」(即穿州過省到處活動之意)亦存有騷擾他人、不獲好感的行徑;「串鼻子」(是勾結的意思)更是一個差勁的名詞。

「報串」是警察部術語,也是黑社會背語,本意是向警方舉報及聯同警務人員去揭發事件眞相,即是報料給警方,簡單地說是「報警」、「舉報」。但「報串」有別於「報警」,因

「報串」不一定是光明正大的，有可能是暗地進行，即「篤背脊」也②；由「篤背脊」引伸出去，只要是通風報訊的，不一定只限用於報警方面，所以發展至任何舉報行爲，皆稱之爲「報串」了，如：「佢向阿Sir報串！」(他向老師舉報！)

「搞串PARTY」，這是當今非常流行的俗語，就是有人不顧好歹地搗亂。不要單看字面，以爲必然只在PARTY內生事，其實，是任何場合、環境皆可用之，只要是破壞現場氣氛的事，都可以叫做「搞串PARTY！」

從以上「串」字的注解分析，相當脗合現今「串到飛起」的意思。那，請問各位看官，你們認爲應該是用此「寸」呢，還是彼「串」呢？

在日趨表面化的今天，在九七大限前的教育制度，不但沒有積極改良，反而要削減教育經費的開支，看來我們的下一代，只會越來越發村和越來越INCH了！

---

①：「霍」是俗寫，本字是「醭」，本是米酒、醋及他物因腐敗或受潮所生之白霉；並浮於酒、醋表面之上的，故指人浮夸，虛有其表，爲之「白醭」也。

②：「篤背脊」在人背後說人壞話或放冷箭傷人之意。「篤」是俗寫字，「殺」是正字，《說文》的解釋爲：椎擊物也。

新潮・飛・WAVE

一

緊跟潮流，打扮時髦，又行爲不羈的青年男女，總被稱爲「飛仔」、「飛女」。

「飛仔」、「飛女」是對新潮年輕人帶有貶意的稱號，爲甚麼不良少年，會被稱做「阿飛」呢？

「阿飛」一詞，來自五十年代的上海話，意指身着奇裝異服、擧動輕狂的流氓；上海話也有「流飛」一詞，是流氓阿飛的意思。因這羣惡少爺愛梳「飛機頭」髮型①之故，因而得名。

「阿飛」雖然是從五十年代末興起，但其形象卻隨着時代的變遷，數度易改。

1955年的美國電影《阿飛正傳》(REBEL WITHOUT A CAUSE)中，男主角占士甸的造型，就是當時飛仔爭相仿效的典例，其性格反叛，對社會、家庭和任何制度都不滿。

在衣着打扮方面，夏天季節，男的是「飛機頭」、短袖貼身T恤、窄腳牛仔褲、短靴(BOOT)。冬天，上身多添一件短身型皮褸。秋夏之時則改披上一件外套，是爲「飛機恤」②。因《阿飛正傳》中占士甸所穿的飛機恤是紅色的，所以，當時

流行的飛機恤也多以紅色爲主，有時，這批新潮的年輕人，又會頸纏一條牛仔巾或捲綁於手腕上。

女的多是長髮姑娘，簡單地在後面束紮起一條「馬尾裝」③，束紮的頭飾帶也多樣化，如蝴蝶、小花或樸素而普通的一根繩或橡筋箍；身穿小領的碎花恤衫和長裙，恤衫顏色頗爲豔麗多色，並愛穿長裙或窄身的牛仔褲。另外，女孩子還有一款名爲「臘腸褲」的貼身（應該說是貼腿）長褲，說它是長褲，其實只有「三個骨」長，以露出腳眼爲準；話說回來，這款「臘腸褲」是一種有彈性的針織品，也叫「原子褲」，因緊貼大腿與小腿，使雙腿看來仿如一孖臘腸，所以謔稱之爲「臘腸褲」。

直至1961年的美國電影《夢斷城西》(WEST SIDE STORY)，片中的青年人仍作上述的裝束打扮。

香港早期一直受歐美文化影響，隨着流行文化的入侵，像新浪潮電影(NEW WAVE)、搖滾音樂(ROCK & ROLL)的登陸，令香港新一代的生活模式，也產生巨變；以往「之乎者也」的八股文，皆改爲琅琅上口的「ABCD」，各人爭先恐後的爲自己改個英文名，以示追得上潮流，所以大量出現「羅拔」、「瑪莉」、「李察」、「露絲」等標準型的中譯英名字。

此外，由於當時的香港仍處於生活水平不高的階段，物資也不充裕，連收音機也不是每個家庭皆有的時候，更遑論唱機呢！於是那時候「點唱機」就應運而生了，這具吃角子老虎機多是擺放在涼茶舖內，任人入角子（COIN）點唱。現在年輕的一代，沒緣見過這機器的了。它的頂部有透明玻璃罩蓋着，

當你選好歌曲，付了錢，按了掣板，它就會依照你的選擇，由電動臂抽出唱片，擺落唱盤上播放，只要一人點唱，全舖的人皆可集體「享受」該勁歌金曲，還可在舖內隨着音樂扭身扭勢起舞；所以，當時的涼茶舖，經常麕集了一羣飛型男女長駐，那裏也是他們出沒的地方。

八十年代初，香港導演陳家蓀曾拍過一部名爲《涼茶、馬尾、飛機頭》的電影，就是描寫這段時期的香港青年。

最有趣的是，涼茶舖是很中國化的地方，卻促進西洋文化在此傳播，倒也是香港中西文化結合的現象之一。

二

在五、六十年代的「阿飛」時期，「時髦」與「摩登」兩詞，是經常出現的「口頭禪」④。如果不是翻查書籍，尋根追源，總不會發現這兩個含意相近的詞彙，除了原意有別之外，原來中英文化也有差異的。

「摩登」，不用筆者丟書包，大家都知這是從英文「MODERN」一字的音譯而成的詞語。「MODERN」一字，除了是新興的、時尚的形容詞之外，也是作現代、近代的解釋，如MODERN HISTORY（近代史、現代史）。

「時髦」一詞呢？英文轉譯乎？不，它是百分百的土產中文詞彙。

《後漢書・順帝紀贊》：「孝順初立，時髦允集。」這裏的「時髦」，並不是趨時流行的意思，是解作爲一時的傑出人物也。

秦漢期間以解釋名物術語的權威著作《爾雅》一書，也曾曰：「髦，俊也。」又郭璞注曰：「士中之俊，猶毛中之髦。」由此可知，「時髦」一詞，毫不時髦呢！但經過時間的沖刷後，今稱新異爲「時髦」，約定俗成便是文化演變的進程之一。

其實，在中文詞彙中，眞眞正正用來形容應時新異物品的，該是「時新」一詞，據宋時范成大的《石湖集》：「聞說今朝恰開寺，羊裘狼帽趁時新。」這裏就是指新穎的裝束式樣了。

又「新潮」一詞，頗爲異趣；有友人告訴筆者這是英文字「NEW WAVE」轉化來的；也有朋友告之，這是從法文「NOUVELLE VAGUE」轉譯成英文，我們又從英文轉譯爲中文，爲甚麼會有多番折騰呢？不如先看看咱們古老的中國文化內，有沒有「新潮」一詞的記錄吧！

有！

「新潮」，即潮水新漲也。《宋詩鈔》孔平仲《清江集鈔》：「混混過新潮，峨峨起層浪。」爲甚麼現今卻指爲社會的新風氣或新思潮呢？

1974年，由台灣「三山出版社」出版，廖祥雄教授所著的《電影藝術論》，對「新潮」一詞，有如下的注釋：

> 「新潮」(NOUVELLE VAGUE)一詞，原先用以形容當時法國年青的一代，與電影並無特殊關係。但後來由於一羣年青的電影作家，尤其是ANDRE BAZIN門下——雜誌《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EMA)的

年青影評家，紛紛投筆從影，拍製自己意念的電影，掀起一陣電影革新的風潮，記者們就套用「新潮」一詞來形容他們。其實所謂的「新潮」，只是代表電影作家們的年青與新的作法，而不代表任何主義或流派……

英、美的電影評論家將這法文「NOUVELLE VAGUE」轉譯成英文「NEW WAVE」；其時，六十年代初期，香港有一份極具影響力的《中國學生周報》，頗受文藝青年歡迎和認同，它將「NEW WAVE」一詞直譯爲中文「新潮」，相信這也是第一次將NOUVELLE VAGUE思維引入香港的源頭，從此，「新潮」一詞便迅速地流行起來。

由於「新潮」一詞廣被應用，漸漸成爲一些過分前衛的象徵，並帶有點不正點的感覺，所以，七十年代中期，香港一批由外國回港發展的年青電影工作者，改用「新浪潮」一詞來代替「新潮」一詞，以之識別，擺脫不良的形象。

從這個「潮水新漲」而轉化爲「前衛摩登」的文字變義一例來看，可知咱們的中國文化，正不斷受着外來文化的侵蝕啊！

三

若說中國文化受外國文化的侵蝕，香港文化所受的影響更甚矣。

六十年代之前的「阿飛哥」，以年青人爲主，衣着雖有改變，但仍帶有古典味，未能全面脫離早期模式；行爲方面，雖有反叛情懷，但卻保留着不少道德觀念，跳不出舊有文化的框

框。

到了七十年代，不論外表內涵，都被驚濤澎湃的「新浪潮」所衝潰了，那陣子出現的「迷幻派」嬉皮士精神，從美國輸出，席捲全球；因爲七十年代初期，阿拉伯國家實行石油禁運，觸發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大災難，引發起頹廢的人生觀，影響了心靈空虛的年青人，甚至中年人。在「樂與怒」主義的影響下，所有保守觀念通通崩潰，「性開放」、「婦權崛起」、「靈魂學」、「能源危機」、「同性戀問題」、「反戰運動」、「反核能示威」……等等的活動，一下子出現，多元化的意識形態傾囊瀉出，百花綻放，造成逃避中的彷徨，影響了八十年代的思想，有了文明危機的出現。

六十年代以前的刻意打扮，到了七十年代初的不修篇幅、散髮披肩、衣衫襤褸，反映出當時民生的無奈；但到七十年代尾，保守思潮反彈，有少許復甦迹象，令不少年青人重拾個人形象主義，開始不理會世界大事，只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於是在思想行爲上，趨向急功近利，沉溺欲念之間，追求物質主義，導致資本主義的興旺發展。

返回七十年代中的香港，青年的外表打扮，用「奇裝異服」四個字來形容，是最貼切不過；男男女女皆是長髮披肩，更流行電髮，當時最受歡迎的是由「溫拿樂隊」所帶領的「獅子頭裝」，額前劉海是向上捲去，高高的在前面捲起一團，而後面的頭髮卻是直直的長至肩膊，男女皆好染髮，普通的是金色、紅色或藍色，奇特者甚或七色皆有，女的還撒放一些「金粉」在頭頂。

女孩子愛將眼睛化妝「特別加工處理」，明顯的「雙眼皮」設計是不可缺的。若是單眼皮的，一於用「黏膠紙」方法或直接在眉毛下加一條明顯的黑線，從遠看或拍照，當然不會一下子看得出是假的，但用現今的角度來看，是頗滑稽也；再者，很多時，她們都會將兩排長而疏的假眼睫毛，黐在眼框上下，加上深色的「眼線」和「眼影」，當靈魂之窗眨動時，就有如中國南方武館的傳統舞獅子的假眼般，或像洋娃娃的一雙大眼開合時的情形一樣。這種眼部化妝，當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筷子姊妹花」的亞美娜及仙杜拉。

衣飾方面，更是五花八門，想得出的，都有人穿，想像以外的，也有人穿着。

全身衫褲皆按穿着者的身型緊緊包裹着，身體與衣服之間，沒有絲毫「走盪」、「鬆動」⑤，敢情是「貼身享受」。如果身材均勻的女士們，當然體態誘人啦！但又胖又矮的婆娘，也來個凹凸分明時，如何解救？

不過，當時的低胸裝、露臍裝、露背裝、迷你裙，配上魚網式疏孔恤衫和薄如蟬翼的透視裝，也泛起過一輪「性」高潮，當時的電影還未劃分爲三級制，已有露毛的鏡頭出現了。

第一個在銀幕上露毛的香港女星陳維英，就是那個時候的產品。

當時，色情刊物也甚爲泛濫，著名的有《老爺車》、《迷

你》、《咖啡屋》、《藍皮書》、《雅仕》、《騎士》……等等，這些刊物還引起了社會人士關注，港府在75年2月訂立「不良刊物」條例，打擊和檢控這類書刊，連帶有暴力和色情成分的「公仔書」（即連環圖）一同受管制。

當年，司徒華是積極推動這「反色情及暴力刊物條例」的中堅分子之一。

---

①：「飛機頭」在香港俗稱爲「騎樓裝」，因其髮型在前額處異常「凸」出，有如香港四、五十年代的唐樓建築設計，每層樓向街的方向，多有一個露天型的騎樓，遂得其名；又因它的形狀如鵝髻一樣，故亦稱爲「鵝髻」。另外，因將前額的頭髮用風筒吹成渾圓一團，亦叫做「波」，若這個「波」被壓扁的話，就叫做「蛋撻」，像茶餐廳內的「蛋撻」，因其形狀相似之故。

②：「飛機恤」的定名，是由於這外套的設計，是依照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空軍飛虎隊的制服所做的，因而得名。

③：「馬尾裝」，因這髮型在束起後，與馬尾的形狀一模一樣，所以叫「馬尾裝」。

④：「口頭禪」是指經常掛於口邊的慣用語。

⑤：「走盞」、「鬆動」是廣東方言，謂有寬容餘地，可作調節之意。

RAVE仔RAVE女

翻揭舊照，看到自己七十年代時的衣着打扮，想起當年的青年，大多是長髮及肩，穿緊貼身軀的魚網式恤衫，配上六吋闊的鴨嘴領，結上一條有「大關刀」①之稱的寬闊領帶，再穿上一條「低腰褲」②，只是坐圍至大腿部位皆被褲管像紮糭般包裹着，但，由膝頭位置開始的十四吋闊，到褲腳底部卻暴增到二十八吋或三十二吋的裁剪，比腰圍還要寬闊；最滑稽的是那「掃把」般的褲腳，會比腿部加長三至四吋，用來罩着那三至四吋高的「千層糕」皮鞋③；上身加添一件「揸」腰（窄腰），衫後開高叉，大約呎半左右，襟前有兩幅又叫「大關刀」的闊領西裝外套；這樣子的配搭打扮，才稱得上是追上潮流的「有型士」。

上述的衣着，只是描寫男性的打扮。當時的女性又如何？她們跟上述男性造型一樣，不過，女性還可選擇穿不及一呎長的迷你裙。

啊！還有，她們腰間所繫的，是一條有大鐵扣的兩吋左右闊的粗皮帶，纏在極低腰的褲上，有如貞操帶般保護着「重要部位」，頗爲不雅，現在想起來也覺「搞笑」；不過，「溫拿樂隊」的出現，似狂風一捲，把那些醜陋的造型掃走，掀起高至肋骨的「高腰褲」旋風，還有兩吋以上的「搭帶」式設計；

將裹貼大腿的「喇叭褲」改爲由坐圍開始垂直式的「直筒褲」，褲腳仍是二十多吋闊以上，雖然布料用多了，但令市容美化了不少哩！

看官或許覺得很奇怪，爲甚麼筆者花了這麼多的篇幅和筆墨去描述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的香港「新潮」和「飛」的打扮呢？

筆者是想指出，透過衣着的服裝文化，可顯現每個時代應有的文化特色及風格，惟獨到了今天九十年代，竟沒有絲毫新意，時下的年青人，缺乏創意，大部分倒湧回懷舊的浪潮去——

這一兩年，香港出現一羣衣着復古的青年，說是「復古」，其實只是模仿五、六十年代的隨意打扮(CASUAL WEARING)；這羣少年多是十餘歲，少有超過二十歲的，外表裝束看來沒有甚麼特別，但他們所穿的，其實全是經過刻意打扮的名牌，每件衣物動輒超過一千元。

他們所穿着的時裝，多是歐洲的高價衫如ARMANI之類；最近又復興闊身直腳的牛仔褲，以LEVIS 501爲最受歡迎，而且愛褲管長一點的，直至觸及地面爲佳；鞋是顯露身分的象徵，所以愈貴的愈受擁護，KICKERS、DR. MARTENS這些一千幾百元的高價貨，往往穿在一個還沒有工作入息的青少年腳上，隨處可見哩！

還有，他們流行着背一個大袋，以黑色爲多，如MAN-

DARINA DUCK、STORM等名牌最爲趨時。這羣青少年一律束短髮，POLO SHIRT，若穿T恤的，必會加一件無袖的短背心於外邊，直筒到地牛仔褲、大鐵牌皮帶、粗踭圓頭古老皮鞋；女的白面化妝加鮮紅唇膏，帶少許男性的粗豪動作，英姿颯颯；而男的也是青靚白淨，斯斯文文，可惜多帶柔情婀娜。

他們一律統稱做「RAVE仔」、「RAVE女」（或RAVE妹），RAVE的英文發音，粵音大概是「WAY扶」，但香港人愛唸懶音，讀R音的時候，舌頭不捲起，更將RAVE這個字的尾音，「VE」之F音略去，所以，「RAVE仔」、「RAVE女」便唸成「WAY仔」、「WAY女」！

他們叫以上的裝扮爲「好RAVE」（單音WAY），他們出動「去RAVE」的地方是尖沙咀百寶利商業大廈商場，或銅鑼灣金堡商場，因那邊有很多專門以這羣「RAVE」幫爲對象的時裝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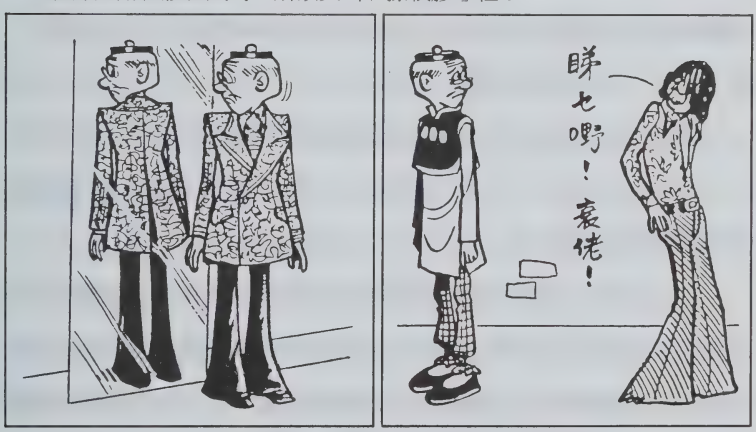
RAVE，這個英文字，本是解作狂野粗暴、胡言亂語和憤怒咆哮之意。

「RAVE仔」的出現，是源於近代的英美次文化羣，他們自成一派，愛穿CASUAL的大衫褲和大皮靴，開PARTY，聽HI-ENERGY音樂，常吸軟性毒品。但，反觀香港的RAVE仔和RAVE女只追求外在的刻意模仿，不惜用金錢去「裝扮」追上潮流，卻抹煞了人家CASUAL的原意，這是香港近代文化的一個悲哀！

①：「大關刀」是形容七十年代的領呔或西裝衣領，因其闊度和形狀有如一柄關刀。

②：「低腰」褲，七十年代初最盛行的褲款，由於「褲浪」的裁剪是低過肚臍以下起量度，所以叫做「低腰」褲。

③：「千層糕」皮鞋，七十年代中期流行，因其鞋底用一層層有色的鞋踭重疊而成，通常都有三、四吋高，猶如一件千層糕，因而得名。又因那些鞋踭是用橡膠製成的，所以又叫「擦紙膠」鞋！



六、七十年代的《老夫子漫畫》，最能反映當時社會的現象。

「吔焦」話當年

語言是傳遞訊息的工具。語言的傳送或接收，因爲欠缺了文字的顯象(BLACK AND WHITE)這一環，所以它的收放只能依靠聲音的變化，同時，也要依賴施與受雙方的共同認知，缺一不可，否則無法溝通。

語言的標準發音，是建立於衆人對文字的認同、共識和理解。縱使天大地大，全球人類的文化得以溝通交流，就是全憑文字和語言的幫助。

世上沒有一眼針兩頭利的事，文字和語言之間的差異經常發生，尤以地大物博的中國，方言之多數不勝數，導致文字與文字之間的誤解，語言與語言之間的錯謬，甚至因爲語言的發音，而扭曲了文字的眞實意義，很多時，因爲同音的關係，令文字書寫也大受影響，如——

香港近年非常流行的一句俗語——「食蕉」（或吔蕉），就是文字和語言發音所併發出來的誤差問題。

「食」，吃也，廣東人俗叫做「吔」。

「蕉」，香蕉也，植物的一種。

何以形容將事情做得不妥或失敗了，會叫做「蕉咗」，或「吔咗蕉」（吃了香蕉）？

爲甚麼不滿別人，或向他人推辭、謾罵、詛咒都會叫人去

「食蕉啦」？

另外，「食蕉」一詞，在現今是有一個極污穢淫褻的解釋，因香蕉的形狀有如男性的性器官，所以「食蕉」一詞，是可解作跟男性「口交」之意。

有些時候，看到外貌娟好的美女，突然噴出一句「你食蕉啦！」，心想，除了形象盡毀之外，她是否明白「食蕉」之眞意呢？

有人說，現在大夥兒一同認識的，所講的「食蕉」，其實並非「香蕉」的「蕉」，而是「飯焦」的「焦」。

年青一代的香港人，生長於安定繁榮的年代，可能不知「飯焦」是何物了。

「飯焦」在辭典內稱爲「焦飯」，北方人俗稱做「鍋巴」，是鍋底的乾飯（飯煲底煮爛了的飯）。

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僱主多是要供應食住給伙記工人的（叫做包食宿），食飯的地點，是在店舖中，所以舊時正值吃飯時，店主便在店舖門前拉一條繩子，橫架當中，阻止外人入內，停止做生意。一大夥人吃飯，當然要有個固定的時間進行，因此，那時候有句流行語：「有功者，留飯不留餸；無功者，飯餸不留。」意思淺顯不過，但若果因公外出未返者，則作別論。

由於人多吃飯，他們的胃口又大，隨隨便便，每人也可吃上四、五大碗，如果有十個伙記，那就是四、五十碗飯的了，加上當時煮食，多是用柴薪燒火，近鍋底部分的飯，一定是焦黃的「壞飯」，這些乾巴巴焦黃色的壞飯，便是「飯焦」了。

還有，那陣子的米舖也會出售「飯焦」的，因這些「煮壞了的飯」比較便宜，平民經濟力弱，當年香港又是開墾的年代，倒也有不少人「幫襯」①。現在煮食器具設計先進，人們也講求生活享受，已甚少人吃「飯焦」了，不過，還有一些舊式的上海食館，仍有賣以「飯焦」作菜的佳餚。

因「飯焦」是低廉的東西，並含有不好的意思，所以，咒罵別人做事不能成功時，便直斥做「食焦」了；若事情做得不好或失敗時，就好比燒焦了米飯一樣，是爲「焦咗」。

「吔焦」的日子，已不存在多年，人們差點兒忘記艱辛的生涯了，這詞語也隱沒久矣，何解現在會鹹魚翻生（復活）呢？更與「食蕉」誤寫誤用呢？

筆者對這「吔焦」的解釋，不敢全面認同，因在六、七十年代期間，倒甚少聽到有人講這個俚語；「吔焦」（或吔蕉）只是在這兩三年才流行起來的；一直以來，中國的咒罵詈言內，含有「叫人去死」之意的粗言，有一句是：「去食屎啦！」因此，筆者相信，人們將形狀相近的香蕉借來比喻糞便吧，遂令「食屎」變爲「吔蕉」了。

另外，有人將「食蕉」一詞直譯爲英文「EAT BANANA」，這反映到香港中英文化的一個大「兜亂」也。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傳統的客家話內，有「食朝」一語。客家人叫一日三餐爲「食朝」、「食晝」和「食夜」（即食早餐、食午餐和食晚餐），《周禮・膳夫》注有「朝食」、《白虎通》有「晝食」語，客家語倒置使用，成爲「食朝」、「食晝」和「食夜」等詞。

爲何詛咒他人，會叫他去「食朝」呢？看來要找一找研究客家民俗的專家指教一下了。而毒罵他人去死的惡言，是「食焦」呢？抑或是「食蕉」呢？又應該問誰呢？

---

①：「幫襯」是廣東方言，即光顧。

「鼊」文化

「鼊」者，釜屬類，用以煮食物。「釜」，烹飪器具，無腳之鍋也。

《淮南子・說山訓》注曰：「有足曰鼎，無足曰鼊。」可知「鼊」這炊具，早已得名。

現代人用的「鼊」，是半月形窩下的，北方人稱「鼊」爲「鍋」，其實是同一東西。

廣東話「頉鼊」，北方人叫「背黑鍋」，本意是指無辜受冤，替人受罪(廣東人謂之「頂罪」)。

從「頉鼊」一詞的舊解釋和它的流變，可引伸多個有趣的「鼊文化」現象。

首先，現今香港人對「頉鼊」的理解，跟以上「背黑鍋」的詮釋有點區別。

「頉」字，是廣東人自創字，意謂用背部負起重物，現轉化爲有負上責任的含意，例如：「頉飛」、「頉上身」……。

「頉鼊」就是「頉黑鼊」。「黑鼊」是鼊底黑黑，一團糟的髒東西，所以形容一個人辦事不力，錯漏百出，弄得一塌胡塗而要承擔責任時，便謂之「頉鼊」；這是因自己做得不好，才生禍端，跟舊日解釋爲被害，意義截然不同。當然，「頉鼊」一詞，也有指被誣害的，通常在這情況下，會說爲「畀個

鑊佢頇」(讓他背個黑鍋子)。無論如何,現今香港俗語的「頇鑊」,與昔日「背黑鍋」的解釋,總帶點關係的。

當大家對由煮食用的「鑊」,變爲「禍根來源」,有基本概念和認同的時候,這篇香港地道的《鑊文化》才能正式開始——

大鑊、有爛味

「大鑊」,依字面解釋是指大號的鍋具,但這裏是指「大件事」或有不好的事情快將來臨或已發生了,多用作爲感歎詞,也可用作形容詞,如:「呢件事好大鑊箇喎!」(這事情很麻煩的!)這個「大鑊」,是形容事件的棘手和不易解決,爲麻煩或危機的代號。

與「大鑊」有同樣意思,但在遣詞造句或形容事態輕重上有些差異的詞句,計有:「好大鑊」、「大大鑊」、「呢鑊大」、「呢鑊杰」、「呢鑊甘」(或「呢鑊好金」,另文再討論「甘」與「金」的分別)等等……全部都是形容事態不妙,大禍臨頭的丑語。

基於以上各種對「鑊」字的詮釋,「鑊」字便帶有失敗之味道,如「鑊咗」①,是指事情失敗了的意思。

「鑊咗」是事件完結了,還未成功的意思,應是個過去式。而「有鑊味」,則是指事情尚在進行中,卻已發覺不妥,面臨失敗,可算是個現在進行式。

另有一詞「爛爛地」(或「有爛味」),與「有鑊味」是同一意思;「爛味」(即燶味)是物件燒焦,發出的一股臭味;

「爛爛地」，便是烹飪時燒焦了食物，焦燻的氣味漸已滲出，有失敗的先兆，急待補救。

補鑊

「補鑊」，字面意是修補穿漏破裂的鍋子，而俗語是解作將已失敗或快要失敗的事情，想辦法補救，即亡羊補牢也。

與「補鑊」有同樣意思的香港方言，算是「補飛」一詞了。「飛」在廣東話內，是「票子」，即英文FARE的音譯字，如戲票謂「戲飛」，車票謂「車飛」，售票員謂「賣飛佬」；「補飛」籠統地說，就是票價不足，要補價。同樣地，它也借用爲救亡之意，與「補鑊」相通。

講開「補飛」，筆者在這裏也順作此文的「補飛」工作：

一、「呢鑊杰」，「杰」是「杰撻撻」的簡謂，如糊狀有黏性的液體，漿糊是最具代表性的東西；意謂「黐攞攞」（攞近音立），即麻煩多多也。

二、「呢鑊大」、「呢鑊杰」、「大大鑊」、「好大鑊」，也有人叫爲「呢煲大」、「呢煲杰」、「大大煲」、「好大煲」，同是用來形容事件的嚴重程度而已。

三、「補鑊」是廣東方言，在昔日廣州一帶，甚至香港五、六十年代，曾有修補破爛瓦煲、鐵鍋的「補鑊佬」，四處叫嘆，上門修葺爐具；現今因民生富裕，而

補鑊又是卑微的工作，無人入行之下，逐漸式微而被淘汰。現時在廣東省一帶，仍有此行業。

另外，北方流氓語中，有一句「修鑊蓋」的俗語，當然也不是眞正的修補鑊蓋，只是「調和姦情」的意思哩！

四、「有鑊味」與「有鑊氣」是截然不同的。「有鑊味」是「聞到爛味」（嗅到餿臭的意思），感覺到即將失敗之意；「有鑊氣」勉強可與「有鑊味」同義，但大多是拿來形容一個廚師的廚藝功夫了得，因烹調用的鑊要夠烘（讀作紅音），夠「火路」，造出來的美食，才夠「鑊氣」。

最後，要一提的是，因爲太多人說「××鑊」和「鑊××」了，遂令「不成功的事情」——「鑊」，轉化爲一樁樁獨立的事宜的代名詞。例如說：

「呢鑊嘢，點先？」（這件事情，怎麼辦？）

「見一鑊，打一鑊！」（見一次，打一次！）

「鑊鑊都係我！」（次次都是我——去做！）等等這類俗語，屢見不鮮，大抵是古人始料不及的。

---

①：「鑊咗」又可以叫做「衰咗」。

鑊鑊新鮮

繼上篇的《鑊文化》之後，在此續談這被公認爲「俗不可耐」的丑語——「鑊」。

丑語即詈語(詈音利)，泛指罵人的話。它包含有：忌諱語、隱語、咒語、諷刺語和猥褻語。由於丑語所講所用的，多是不好聽或粗鄙的話，教人不堪入耳，也不得「隨口而出」。

但，作爲對民俗、方言、社會、歷史等文化研究，丑語是民間文化的代表，不能因其鄙俗而抹煞它的存在價值，也不能因忌其諱而埋掉它的歷史價值。這是文化瑰寶，前人的智慧證物，應該好好的記載下來，作時代的見證，讓後世鑑古之用。

筆者在搜集與「鑊」有關的香港近代俗語時，發現一個奇趣的問題，在衆多個「鑊」字的詞彙當中，如「頂鑊」、「補鑊」、「好大鑊」、「呢鑊杰」、「炒大鑊」、「一鑊泡」、「一鑊熟」、「爆大鑊」、「爆鑊」、「洗鑊」和「候鑊」等等，只有「候鑊」一詞是正點、正派的「正當人家」之外，其餘的詞組全是不大好的丑語。

讓我們一起將上述的「鑊」詞組，逐一研究吧——

候鑊

「候鑊」，廚師助理，「候」是侍候和做準備工夫

(STAND BY)的意思，如負責執拾落籮待做的食物和配料，並有做後備廚師的含義。這個名詞的特別之處，就是「候籮」的「籮」字，讀上聲，禍鶴切，而其他「籮」的詞語，全是讀作「獲」音。這也是唯一一個眞眞正正與烹飪有關的詞語。

洗籮、清倉

「洗籮」，並非是助理廚師收爐後做清潔籮具的工作，而是指賭徒輸掉身上所有財物之意，又稱爲「洗袋」(袋中的錢財清洗得乾乾淨淨也，即一貧如洗的意思)，也有人叫做「清倉」，就像一個貨倉的貨物，全部運走後空空如也，剩下一個空殼的冷清場面。間中也有人用「沖涼」來形容一個「輸清光」的人，因爲「沖涼」含有洗白白之意哩！

另一個跟「洗籮」、「清倉」同樣是「甚麼都沒有」的俗語，是「爆廠」。

「爆」，是警方術語，即爆竊，英文爲BURGLAR，夜間潛入屋偷東西也。「廠」，即工廠、工場也。

「爆廠」，即有如工廠被盜賊光顧，偷去所有貨物，整個廠房空蕩蕩的，與「清倉」如出一轍，暗喻袋無分文之意。

以上「爆廠」一詞的來源，只是近年來香港人的英文水平提高，又因BURGLAR與「爆格」(即入屋爆竊)近音，所以將西體中用。

其實，「爆廠」一詞，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已流行於賭博行頭之間。當時在香港賭字花的風氣，非常昌盛，這種賭博方式，沿用廣州字花會(又稱花會)的一套，用三十六個號

數代替三十六個古人，讓賭客猜買（在廣州，也名爲「買古人」），更是現在香港政府主理而合法的「六合彩」的前身，（最早期的六合彩是用三十六個號數，不像現在四十五個這麼多，其意念是取用字花會的吧！）其時，因貪污猖獗，警歹勾結，各大小橫街陋巷，必有一檔字花檔，其設施簡陋非常，只有一個木箱作桌子，那檔主（即字花帶家，俗稱爲拆家，其實是現今術語的經紀人。）收取賭客的投注，亦只是寫在一小拍紙簿上，填上下注的號數和銀碼，便當作收據矣。當各路帶家每場收集注碼後（一日有三場），便將注碼匯交給「頭家」，由頭家安排審核賭注和開彩等事務。這「頭家」的總部（辦公室），俗稱爲「廠」。

若被重注擊中，輸清光這「廠」的所有資金，謂之「爆廠」；因而當年有一很流行的俗語：「輸到爆廠」，意謂財雄勢大，也落得一貧如洗。

其實，當「頭家」的人，是不會「輸」的，因爲他們早已請備一大批精於數口、擅長珠算的「保利」（即現在的會計員），專司計算賭注的比重，才公布中獎號數，屬「贏梗」（必勝）的一方。只是，那些街頭巷尾的小檔主，遇上被人「重鎚扑中」，不想付款，便訛稱「輸到爆廠」，一走了之。反正，幾個月後，又可在另一小路口上，放置小木箱，繼續經營。

姑勿論「爆廠」一詞的來源，古今有別，但其意卻從來未有變改過，及其使用範疇，亦局限於警、歹之間，未能廣流民間，實屬意料之外。

開鏟

「開鏟」①，原是極度忌諱的俗語，當然也與候鏟先生無關的，它是指牀第之事。爲甚麼男女燕好，會名爲「開鏟」呢？其源流頗爲不文，因鏟底之黑及微凸之狀，形象上，有如女性私處，遂令人將兩者扯上關係。

一直以來，大家對「開鏟」一詞，諱莫如深，但有誰想得到，它竟由一位女士發揚光大——

事於1955年，一位藝名紅眉的舞小姐，在跑馬地慘遭狼吻，被人強姦②，可幸的，該色魔隨即被捕。在審判時，法庭向女受害人查詢當日案發經過，那女士作供時，直說被逼「開鏟七次」來代替說梅開數度的情況；這口供成爲翌日報章頭版的大標題，並稱該女子爲「七鏟之花」，該案件在當年來說，頗爲哄動，從此「開鏟」一詞，從不見得光的暗語，流行起來。

於1992年9月出版的《亞視周刊》第794期，劉家敏撰文的《戲院風情畫》，也詳細地記載該「連開七鏟」的典故：

> 以前戲院未興聯線之前，各自有各自的宣傳手法，而當年在宣傳上成爲佳話的便是「中央戲院門前七隻鏟」宣傳怪招。事源它在放映一九五五年出品的《沙三少與銀姐》時，把七隻鏟掛在門前，非常引人注目。「典故」則與此片女主角有關：話說她息影前是舞女，某夜給舊相好及另三名男子在跑馬地酒店輪姦七次，在法庭作供時，控方供辭有「連開七鏟」之語，故中央戲

院便以「七鏤」作爲宣傳綽頭。

雖然這樁案件將「開鏤」這忌諱語露了光，但經過近四十年來，還是不能隨意搬出來使用，這倒也可以反映到咱們開放的香港人對性的觀念仍是保守，承襲了中國人愛避而不談的傳統。

說實話，這也是中國人獨有的優點和美德，否則，我們身旁的美女開口說大鏤，埋口說大鏤時，那才是大鏤呀！

一鏤熟、一鏤泡、呢鏤杰

「鏤」之所以能與「禍」拉上關係，皆因以「鏤」字爲詞組的俗語，沒有一個是吉利的——

「一鏤熟」，按書面義，是鐵鏤內的東西，同時一起被煮熟；義生文外，即大夥兒一起受難或完蛋。此語通常用於威脅或恐嚇他人的，如：「你再逼我，就最多一鏤熟㗎啫！」（你再逼害我，那就大家都同歸於盡！）即廣東俚語中有一句：「攬住一齊死」之意。

「一鏤泡」（泡讀抱音），如做菜時，鍋內亂七八糟，比喻事情弄得一團糟、一塌胡塗、不可收拾。廣東話中也有與「一鏤泡」近義的俗語，如「倒瀉籮蟹」（倒翻了一籮活蟹）；「亂龍」，排隊的人龍亂了次序，也即是「亂糟糟」、「亂晒坑」了。香港方言中有音聲字的「嘢HENG」，也是手忙腳亂，不知所措的意思。

「呢鏤杰」，指一道菜，做得稠稠的，比喻事情遇上麻煩，不能解決。

炒鏠、炒大鏠

「一鏠熟」、「一鏠泡」和「呢鏠杰」，全是從烹調角度，反映事情的情況；而以下跟着出現的詞語，卻跟廚藝拉不上關係的——

「炒鏠」（或「炒大鏠」），此詞語有兩個解釋：

一指撞車、翻車，總之是形容一輛或多輛汽車處於交通失事狀態中，常用語：「有幾架車，喺公主道炒鏠勁！」（公主道上有數輛汽車撞在一起，情況嚴重！）

「我架車尋晚炒咗囉！」（我的車子，昨晚撞毀了！）

「嘩，嗰幾架車，炒埋一碟呀！」（嘩，那邊有幾部車，互相撞在一起！）

第二個解釋是指「嗌交」（吵架）或開片（械鬥、打架），常用方法：「唉，尋日同老婆炒鏠勁嘅！」（唉，昨天跟太太吵架吵得很厲害！）

「早兩日，亞輝同亞強兩幫人炒大鏠呀！」（早兩天，亞輝與亞強兩幫人馬打了一場大架！）

嚴格來說，「炒鏠」與「炒大鏠」是有分別的，「炒鏠」是作動詞用，「炒大鏠」多爲名詞。兩詞在字面上的解釋也有不同，「炒鏠」多用作吵架或爭執；因此，「炒鏠」應該是「吵鏠」才對的，吵是「吵大架」的「吵」，是「吵」得很厲害的「吵鏠勁」，同時，也可叫做「嗌大交」（吵大架）。通常，是先而口角，繼而動武，令嗌大交的「吵鏠」，變爲打大交的「炒鏠」了！

但，由於「吵鏠」與「炒大鏠」同音，加上中文詞語中，常多隨便插入一些無謂的副詞或量詞：如老、大、小……等，所以令到「吵鏠」與「炒大鏠」的詞義混淆不清，變成了「炒鏠」或「炒大鏠」了。

其實「炒大鏠」只用於撞車，因意外撞車就叫做「炒車」。

順便一講，當汽車失事撞翻前一刻，整架車彈起之時，叫做「炒起（咗）」（即炒到飛起的簡語。炒，在這裏是撞的代名詞。）；若代入打架的「炒大鏠」中，如某某說：「我哋今日要炒起佢個竇」，即要將對方的竇口（地盤、地頭、居所）砸碎。意思跟「炒車」的「炒到飛起」的情況一樣，弄得潰不成形。

---

①：「開鏠」，最近(1991年5月)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吳開斌編纂的《簡明香港方言詞典》，才第一次將「開鏠」一詞收錄在詞典當中，並冠以「委婉語」類，解釋爲性交。

②：有關強姦紅眉的色狼，有說是一名日本人，此人本來是紅眉的熟客云云。

見一鑊寫一鑊

在搜集與「鑊」詞語有關的資料初期，也意料不到香港人對「鑊」這個字，竟然是情有獨鍾的，任何事件皆可與「鑊」字拉上關係，令這個「鑊」字，變爲事件的代名詞，如：

「呢鑊點算先？」（這樁事情怎麼打算？）

「呢鑊嘢好杰！」（這件事很麻煩！）

「呢鑊嘢好堅。」（這件事很可靠。）

「鑊鑊新鮮。」（每次都有新花樣。）

「一鑊過！」（一次過！）

「一鑊蹺起！」（全部被出賣、弄垮、不能翻身。）

雖然，「鑊」是事情的象徵名詞，但由於「鑊」是一件實物，一個煮食器皿，因而也產生一些文字上的差異和疑問，例如：

「爆鑊」與「爆大鑊」是兩碼子不相干的詞語。

「打鑊金」或「打鑊甘」，那一個才是對的呢？

不如讓我們來研究一下吧！

爆鑊、爆大鑊

「爆鑊」不是烹飪名稱，猛火燒紅隻鑊，落油加鹽的「爆香個鑊」，更不是書面意，將個鑊具爆破，而是臨急臨忙或在

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臨時提出新要求，臨時加添新意思，將現場氣氛弄得手忙腳亂，緊張起來。最常見的例子是片場內，影片拍攝途中，導演臨時靈感一到，要加添某些道具來輔助劇力，如男女主角在街中漫步，導演臨場要加雨景，增加浪漫氣氛，大夥兒就要立刻去準備水車、水喉、雨衣……等突然而來的額外工作，這就叫做「爆鏟」。

「爆大鏟」，不是形容上述「爆鏟」一詞的難度大小，且與「爆鏟」毫無關係。「爆大鏟」是指某人公然將事件的秘密，原原本本的「爆咗出嚟」（說了出來）。例如娛樂雜誌揭露了藝人的私隱，或法庭上證人說出事件的另一版本（眞相），都可以說是「爆大鏟」。基本上，「爆大鏟」的，多指是「大事件」；當然，事情的輕重，除一些社會性或政治性問題之外，全是當事人自己的衡量，與別人無關。

換言之，「爆鏟」是臨場加料的要求；「爆大鏟」是揭露事件眞相。

打鏟金、打鏟甘

另外，我們從「打鏟金」和「打鏟甘」兩詞，看看中文用字的問題。

不論是「打鏟金」或「打鏟甘」，其意皆是形容某打鬥事件的戰況激烈，或參戰的人被打個口腫面青，頭破血流。

究竟，這兩個「同」音的字，用哪個才對？

首先，咱們看看「金」和「甘」的字面意吧——

「金」泛指金屬之意，如金、銀、銅、鐵等，它也可以解

作爲錢財，如現金、獎金，而最直接的是指黃金這貴重金屬。

「甘」，有兩個普遍的解釋：一是形容味道清甜，如甘飴可口；二是意識行爲，指自願、樂意的表現，如甘心情願、不甘失敗等等。

因爲鑊具是用鐵這類金屬鑄成的，古時鐵匠製造鐵鑊的過程，是用大鐵鎚猛力敲打燒紅的鐵塊，將鐵打成鑊，因而，「打鑊」與「金」結上了緣。同時，亦具備了轟轟烈烈地「打」的感覺。

另外，從多方面研究下來，發現「鑊」早已被人們公認爲一件件獨立事情來看，所以「打鑊」即是「一件獨立的打鬥事件」，泛指「打交」（打架）的意思；「打鑊甘」就是令被打的人，要使他口服心服，甘心情願受罰的含義。

早幾年前，市面上有一飲品宣傳口語以：「甘甘地、甜甜地」作招徠，遂令「打鑊甘」變爲「打鑊甘甘地」。也有「呢鑊杰撻撻」變成「呢鑊甘甘地」或「呢鑊好甘」（這件事很糟糕）。

至今，用「打鑊金」還是用「打鑊甘」呢？仍不能下判斷。一些常用方言字書寫的文章或報紙，用「打鑊×」的時候，仍不時出現「金」或「甘」。這反映出，中文字的變化雖多（不論讀音、字義、使用法等等），但也從而顯現了她的混亂。

走夾唔抖

若說中西文化差異大，則中國本土的南北文化差異也不遑多讓。

例如廣東人平常所講的「走」，是跑路的意思，而北方人說「走路」〔路是指道路的路，並非廣東人說逃避的「走路」（路音佬音）〕，卻是廣東人的「行」路之意。

今次跟各位談的「走」，並非跑步，也不是行路，而是「鬆人」（離去）的「走」；究竟這個「走」、「走人」、「走投」……等的走，有多少個名稱和表達方式呢？它們之間又有何區別呢？

不如大家一同看看吧——

走投

「走」，很直接，單音一個「走」字，即離去之意，常用於臨別分手之時，說：「我走啦！」（我要離開了！）或「佢走咗咯！」（他已離去了！），愛侶分手、仳離，也可說：「佢走咗咯！」

「走投」，也有人說是「走頭」，皆因「投」與「頭」同音。其實應該是「走投」，成語有「走投無路」一詞，指其求援無門，無路可走的意思；據《辭源》「投」的衆多注釋中，

有「投至」（到達、到臨）、「投靠」（本是賣身於豪門爲奴僕，現今的解釋是爲登門依靠），「走投無路」的「投」，俱包含這個意思。

現在香港人常說的「走投」，不多不少，總帶點瀟灑，如在臨別時說：「喂，我哋走投囉！」（喂！我們眞的要走/該要走啦！）帶點下次再見的味道，與走到老遠去投靠他人是截然不同的兩碼子事！

走人、鬆人

「走人」，與剛才的單字「走」同義，這個「人」字是沒有意思的，多加一個「人」字於走字之後，只是爲加強「走」這動詞的語調，是一個助語詞的功能。

「走人」與「走獸」、「走狗」則分別可大了，不可混作一談。

「鬆人」，又叫「鬆頂」，意即「走人」。點解「鬆人」會成爲「離去」、「走投」的代名詞呢？大概很多時下的香港人（不論老、中、青的）也大不知情吧！原來，「鬆人」這個廣東老方言，原本叫「鬆頂」，是源出於粵劇（廣東人稱之爲「大戲」）的行內術語（暗語、背語），也即行頭話。

「鬆頂」是一個象聲詞，是大戲演奏樂器之敲擊聲。粵劇戲班中的樂器，以鑼鼓鎈的運用較多，也較爲重要；所以每當一台大戲之公演，皆稱之爲「開鑼」。而當衆人各就各位，開幕前的一刻，班主號令「起鑼鼓」，意謂正式演出。

鑼鼓喧天中，帶出很多有趣的戲行術語，其中一句：

「LUCK得查叔定（全是擬音）」或「LOOK篤撥鬆頂」，是模擬樂器發出的聲音而成的。這兩句象聲語，本來是當某演員要返回後台（離場）時的音樂聲，這必然性的「查鬆頂」，慢慢成爲一個行內的口頭禪，每逢人們離去的時候，總叫做「鬆頂」；由於說話的是人，遂由「鬆頂」轉變爲「鬆人」！

關人

最後一個由「人」組成的詞語，是「關人」。

「關人」，也有「走人」的意思；不過，這「關人」除了離去的意思外，卻另帶有一點不負責任的味道，如「關人屁事」，其意是指這件事與我無關，或我不會負責的。

走走趯趯

廣東話的「走」，除了跑路之外，也有「離去」的意思；所以，今篇我想跟各位看官研究一下，有關「走」的別稱……

扯

「扯」，音且，與「撦」字通，本意是用手撕裂東西，有「扯裂」、「扯碎」、「扯爛」等詞彙；另外，也是拉、牽的動作，如「扯旗」、「拉扯」（也作拉拉扯扯，即拖拖拉拉，若用來形容事件時，則有決定不下，或拖延時間的含義。）、「扯線公仔」（也可作拉線公仔，除了是拉線的玩具木偶外，也說是一個沒有自主權而被利用的人）。

爲甚麼有拉意的「扯」字，會成爲離去的意思呢？筆者仍未找到原委來由，但「老廣東話」內，就有「扯啦！」（走啦！）、「扯人」（離開）等方言傳下來。

1981年出版，饒秉才教授所編著的《廣州話方言詞典》中，「扯」，除了「走」的意思外，也含有回去之意的，如：「我聽日扯咯！」（我明天回去了。）這解釋是錯的，因「扯」是離去，並非回去，而離去之後，是否必然會回家去呢？則不能肯定的，看來饒教授誤解了。

1933年，由南方扶輪社出版，孔仲南著的《廣東俗語考》

（這是研究近代廣東話的文獻中，最爲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沒有記載「扯」這個字，只有「撦」字，但只解作用手裂之。

姑勿論如何，「扯」、「扯人」就是「走投」、「離去」也。

趯

「趯」，原音惕，本意是踢、跳躍。《廣韻》音逖，意爲跳貌，有一詞爲「趯趯」。另外，「趯」也是中國書法名稱之一，俗寫爲「剔」，即筆鋒向上出者，屬「永字八法」之第四法也。

這個「趯」字，在「老廣東話」內，又讀作「笛」音，這個含有離開意思的字，跟前面所提過的「走」（離去）有些分別的。這個「趯」，是帶點急忙，有跳動、急跳如雷等情緒的，如：「睇你趯得去邊度！」（看你能逃到那裏去！）或「細路仔，你唔好周圍趯！」（小孩子，不要到處亂跑！），但，也有驅趕的意思，如：「趯佢走啦！」（趕他走吧！）或「趯咗個細路出街！」（趕這一個小孩出去！）

與「趯」字有關的名詞，有：

「走趯」，這兩個字合在一起，顧名思義，就有走來走去、往返奔波之意。這疊意詞，也構成一個重疊的成語：「走走趯趯」。

「趯路」（這「路」字讀作「佬」音），即「走路」、逃亡和逃跑之意；逃亡（走路）時，用「趯」字，正正迎合「趯」字帶有匆忙和焦慮之意。

「趯路」、「走路」是正常人家的常用語，而黑社會背語的「逃亡」，是「着草」。

「着草」這名詞，源於中國黑社會幫派組織內的職位分配，其中有一職位「四三二」，俗稱「草鞋」，在組織內屬於武將類，是高層職員之一，專責協理會外聯絡事宜，和對外斡旋，以及通風報訊，故多奔波勞碌，四處走動；後黑道中人取其穿着草鞋，四處逃跑避難爲「着草」了。

「趯更」，北方語是「開小差」之意。原來這個「趯」字，在廣東俗語內，除了走動之外，還帶有「行去做」，簡單地說，就是「去做」之意；如「趯米」，即是去買米。

這古老廣東話，「趯更」，更帶出一個中國民情風俗——「打更」，這爲中國古老行業之一，即「報時者」。舊時農村小鎮，居民家中，很少有擺置時鐘的，尤其在晚上，就靠「打更佬」報時了，每兩小時爲一更，「打更佬」到時到候就用木條敲打小鑼和木條，繞着村鎮邊行邊敲，邊走邊打；所以，當我們明白「趯」字的含義，也就心領神會，「趯更」就是四周走動去打更報時，即現今香港話之「勒更」也！

由於當時，打更是卑下的行業，所以「趯更」也被形容爲「開小差」，做瑣碎工作之意。

「趯梅香」，這是戲行語，倒是很少人用的，也不流行。「梅香」又叫「霉香」，謂很難出人頭地的小女角，她們多是在舞台上扮演侍婢或宮娥等卑下的角色。因爲「趯」有走去做之意，故「趯梅香」就是走去做（扮演）梅香的角色，如現今戲行術語：去做茄喱啡，即去當臨時演員之職也。

瀟灑走一回

方言是一種有趣的東西，基本上，她是一種語言的地域性變體，是共同語的分支，也可說是一個地方的獨立語言，即「地方語」或「土語」。

廣東方言最有趣的地方，是她的字形、讀音、語意（即漢字的形、音、義），有一部分是可從傳統文字中找到根源的，但，有一些卻是無從稽考的。其中有些俚語的含義，只能意會，而不能用其他方式或文字去表達演繹的，即使勉強轉繹過來，也不能全情表達其神髓。如：「奄尖」、「過癮」、「抵死」、「戇居」……等等是只可意會不能言傳的最好例證。

香港的俚語方言，更爲複雜，除匯聚了廣東方言的精華之外，更融會夾雜了外國文化，形成一種世間獨一無二的新文化、新語言。其變化之大，世間少有，如「乜嘢料」（或乜QUALI）或「樣衰」、「EASY執」、「臨尾香」……等，還有多不勝數的中英文字形音義之大合併用語。

很多朋友說「香港方言」（廣東）是有音無字的，其實大部分是有字的，尤以廣東曾是百越雜居之地，從先秦至宋末，大量遷民從中原南下定居，所以在廣東俗語中，保留了豐富的古漢字，大部分也可從文字訓詁的《說文解字》、《爾雅》、《廣雅》或《釋名》等古籍辭典中追溯到本源的。當然，有些

象聲字，如：「噼嘩啪嘞」是從口語轉化而來的，所以並無文字記載吧！

咱們香港人所指的離去，「走」，就有很多個不同形態，不同含義的稱號，充分發揮了中國漢字的形、音、義的能力，也充分表現了香港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成果。因此很多時，是無根可尋的。

「走」（離開）的方法，有幾多種呢？大致可分爲匆忙的、靜悄悄的（分爲詭秘潛逃的、黯然而別的）、施施然的、落荒而逃的、不辭而別的……等種種。

不如逐一分析——

撇

「撇」，原有拋棄之意，如：撇去、撇開（常用語：撇開唔講住、撇開不理）、撇下（暫且放下），它也同「永字八法」之一的「掠」通（俗叫撇）。

現在香港人所講的「撇」，是急急腳地快點離開，或是起程的意思；常用語：「我哋撇啦！」（我們要走了！）、「有差人嚟啦！撇啦！」（有警察來了，快逃吧！）。通常，使用這個「撇」字，多是原意不大好的，也是下三流的人所用的。

與「撇」字組成的詞語，有：「撇甩」，「甩」的原意是分開，「撇甩」這一個疊義詞，有拋掉、擺脫之意，多用於形容男女分手方面，是指一個拋棄另一個的意思，北方人稱之爲「拋撇」；很多時，也只用「撇」一個單字來演繹捨棄的現象，如：「我撇咗佢咯！」（我將他／她拋棄了！）①「撇甩」

一詞也可用作被人跟蹤的時候，擺脫了對方，便可說爲：「我撇甩咗佢！」

「撇開」，是指暫時將某東西、某事情放下，如：「撇開呢筆唔講住，先傾……」（暫時不管這件事，先來談談……）、「撇開呢單嘢唔計，果單又點先？」（這件事不跟你算賬了，那樁事又怎處理呢？）

「撇下」，與「撇開」的意思差不多，有暫時按下不理之意。「撇開」是口語，「撇下」則是書寫語。

「撇檔」，廣東舊方言之一，現在已很少香港人用的了。「撇檔」這詞語，是源於黑社會賭場的術語，古時賭場也叫做賭檔（現今則稱之爲「檔口」），當官府衙差去「冚檔」、「踢寶」、「掃場」（全部均指到場掃蕩之意）的時候，賭檔的負責人棄場不理離去，便謂之「撇檔」。也因爲有人稱賭場爲「寶」（鐵寶，就是堅固得不會輕易被戳破的安全賭場），遂也有人叫「撇檔」爲「撇寶」。由於廣東賭風甚盛，不少賭場術語，很容易的流爲民間慣用語，所以「撇檔」一詞，從急忙逃走轉化爲急忙離開，再衍變成離去之意。

講開這個「撇」字，順便一提的，是有一些與「撇」字組合而成的詞彙，是沒有分離之意的，如：

「二撇雞」，是指兩撇條長長的小鬍子。皆因中國書法之「永字八法」的第六式的撇法，是斜斜的一撇，仿似掛在男人人中的鬍子，兩撇的鬍子，故謂之「二撇」矣。爲何以雞字作形容配搭呢？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雞」有鬚的嗎？

「撇雨」，因「一撇」在書法上是斜斜從上而下，就像雨

水被風一吹，斜斜而下一般，所以形容那些雨水本來不能灑到的地方，都可飄到，稱之爲「撇雨」。

「撇賬」，本來是指交易對手一聲不響，走路離去，導致收不到應收的賬項，謂之「撇賬」（這正符合「撇」字的原意），現今統稱不能收回的賬目，即「壞賬」也。

較腳與潛水

「較」，如果我們撇除這個字在字典上的眞正解釋的話，那就產生了很有趣也很奇怪的問題，因爲若果以單字「較」來說是「離開」的話，這是十分粗俗的俚語，多是低下和粗鄙的人才講的黑社會語，舉例：「我哋『較』啦！」（我們走吧！）；但若配多一個「腳」字，合併爲一個詞語的時候，即「較腳」，就變爲大衆化得多了，也是多人使用的一個普通俚語，倒沒有低俗的感覺，舉例：「我都係『較腳』先啦！」（我還是先走了！）

其實，「較」是「較腳」的略語吧！「較腳」，本是秘密離開的意思，與「走路」有點相通之處，但多以形容學生「走堂」、「走課」、「走學」（逃學）之用，也即是「走讀」。

爲甚麼「較腳」會成爲「逃跑」的代名詞呢？就沒有書本解釋過，只有三聯書店出版，曾子凡先生編著的《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册》和吳開斌先生編著的《簡明香港方言詞典》，才出現過「較腳」這詞。曾子凡先生翻譯成普通話是「撒丫子」，而吳開斌先生則解作爲「偷渡」和「逃學」，並注言說這兩解釋「均須動腳」之故。

按推斷，「較腳」一詞，是個異體詞。「較腳」的「較」字，有「教」、「校」（調校的校）、「覺」（瞓覺的覺）、「鉸」等四個同音的廣東字。四個「較」音的字中，如用「較」，則只有「較量腳之長短」來比喻「逃走之速度」，也可勉強與「逃離」扯上關係；如「校」，是「校正、調節步伐的頻率節奏」嗎？「教腳」和「覺腳」是無法成立的，最後，只有「鉸腳」，是筆者認爲最有可能是「原裝」逃走的「眞命天子」！

「鉸腳」就是剪子（廣東人稱爲鉸剪）的兩邊剪刀，即我們俗稱爲鉸剪腳的那部分，其形就有如人的雙腿跨開，一前一後，仿如跑路般似的，所以「鉸腳」就是「較剪腳」。而近代很多人都將「鉸剪」寫爲「較剪」，甚至連吳開斌先生著的《簡明香港方言詞典》也沒有了「鉸剪」，只有「較剪」，並注釋爲剪刀。

當「鉸剪」和「較剪」通用的同時，「較腳」一詞就成了「鉸腳」的異體詞了！

與「較腳」有同一解釋的俗語，在意思上比「較腳」（潛逃）的含義還要來得更貼切的，是「潛水」。

潛水

「潛水」一詞，是近四、五年間才流行起來的，形義上，它有極強的表達力：在水底下潛遁得無影無蹤。

把「潛水」作爲「暫時失蹤」的解釋中，可看得出香港人的思路頗爲敏捷，幻想力和幽默感也很出衆，因爲當一個人

「潛水」（失蹤、較腳）的時候，他並不是「走路」（避難逃走），只是「蛇王」（躲懶）而已！並且很快就會「蒲頭」（出現），皆因若眞正潛水（沉下海底），最終總要浮出水面的。這樣利用潛水的特性來轉化作「潛逃一會」，眞是智慧的表現。

不得不提，這「潛水」（短暫潛逃、偷懶）的起源，先在舞廳夜總會中使用的，因爲那些舞小姐經常在「開工」期間，靜悄悄地溜了出外，辦理私人事務，如會情郎、買雜物零食或香煙之類……等，從舞廳術語繼而流傳到寫字樓辦公室都用上了這「潛水」一詞了。

---

①：「我撇咗佢咯！」，現今最新的講法，有「我甩咗佢咯！」或「我飛起咗佢咯！」（也可說成「佢被我飛起咗咯！」），意思都是一樣。

話走就走

平常，香港人說要離去，是有很多俗話的，如「撇」、「扯」、「較」、「鬆人」、「走投」……這些都可查經究典，找得一絲半迹因由，但，卻有些俗語，只有口傳，而無文字記載的。

哨

「哨」（只是個讀音，是否正字，不得而知），本意是急促地離去，常用於一些歹徒做非法勾當時，遇有警察將至，那頭領便號令一聲：「哨啦！」衆人便四竄奔逃，雞飛狗走了。

據香港掌故學家魯金先生告語筆者，這個「哨」字，極有可能源於非法賭檔門口把風的人，俗稱「睇水」，又即「放哨」者，見官差掩至，倉促離去，連放哨的「哨」人也走了，不是「哨」，是甚麼呢？

另外，當衆賭徒惶恐逃走時，也叫做「散水」，通常放哨的人會大叫：「散啦！」（即走啦！）所以有可能這個「哨」是「散」字音的變聲。

筆者覺得，這個有倉忙離去意思的「哨」，也有可能是我們另一個有離開之意的「較」字的變聲字，「較」是「較腳」的縮略，有潛逃離去的意思，它與「哨」有沒有關係呢？是否

由另一省分的老兄的「鄉音」轉化而來的呢？則有待研究音韻學的有識之士去探討了！

還有，這個「啃」字，既有拔足而逃的含意，跟「跑」也是近義近音哩！值得我們留意。

攡、抆、撋、抿

「攡」、「抆」、「撋」、「抿」這幾個讀作「璺」音的俗字，除了「抆」字外，全是香港自創中文字。

「抆」，粵音「敏」上聲，是擦、揩之意，如「抆淚」，拭淚也。

其餘這三個「攡」、「撋」、「抿」，是取「盟」、「閔」、「民」等字旁的音而已。

這幾個「璺」音字，是離席而去之意，並帶有急忙之情的。總括而言，就是匆匆地離去。

溜

「溜」，粵音讀作「撩」（撩牙垢的撩音），本來的意思，即趁人看不見時離去。常用語有：「溜之大吉」（也有人俗寫爲「了之大吉」），或說：「畀佢溜咗添！」（給他逃脫了，不見人了！）

這個「溜」字，即「逃之夭夭」也。

其實，這個「溜」字，是可讀作「漏」字音，如「滑溜」；而「溜冰場」的「溜」，則讀作「留」字音。爲甚麼離去時，會讀作「撩」呢？相信是由普通話的讀音轉化而來的吧！

踉

「踉」，粵音讀「良」，是現今香港俚語中常聽到的一個字，但卻很少人寫於紙上，眞是令人奇怪，可能這個「踉」字，被低下層（尤其黑社會）的人佔爲己用的多，普遍來說，也是流於俗氣的。不過，這個「踉」字，其實是非常文藝的，如「跳踉」，是解作跳躍；若讀作「亮」音，「踉迷」，則是行走緩慢，或走路不穩的樣子之意。

香港坊間說這個「踉」，則只是離去的意思。

起錨

「起錨」，這個詞，是個極爲生動貼切的形容詞。當一艘船，準備啓行放洋前，一定要絞起海中的鐵錨，這叫做「起錨」，這個要離去之意的航海術語，就被聰明的香港人借來一用了！

撐

「撐」，粵音本應讀作「燦」或「餐」音，但若用來解作離去的話，則要讀作近音「YOUNG」。

用手推開謂之「撐」（燦音），如死雞撐飯蓋；用腳伸出的「撐」，讀YOUNG音，如歇後語：田雞過河，各有各撐。

這裏的「撐」，是指用腳出力蹬出的意思，演變爲離去之意；舊廣東語中，有「撐人」一詞的，與「鬆人」、「扯人」同義，倒過來看，是人在鬆、人在扯、人在撐、人在離去也。

走遍大江南北

香港方言，那種無出其右的傳情寄意方式，那種變幻多端的地道文化，確是迷人。

由於香港話原屬廣東話（廣府話），所以很多方言俚語是從廣東話衍化而來的，但，基於香港是世界主要貿易中心之一，大量異域文化湧入，匯聚而成另一個文化體系。

打從五十年代中起，中國大陸封閉了羅湖橋，隔絕中港的自由出入之後，香港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尤以廣東的文化）的距離更是越來越遠；香港不斷受世界各地的新思維、新文化影響，而大陸文化則只停留在舊有的範疇之內，所以經過這四十多年的分隔之後，兩地的文化，隨着大家的生活方式不同而產生極大的分野。

方言是很直接地表達了人民生活的習慣和時代的變遷。本是跟廣府語同一源流的香港話語言系統，也隨着中港兩地的隔離而在獨自演變，建立起一套獨特的表達形式，與現在（或舊有）的廣府話已截然不同的了。

綜觀近代香港方言研究的文獻，大多仍是以廣府話爲基礎，總是了無新意，跟不上現代詭變莫測的香港世情，所以，近幾年來，筆者一直「瞓身」①投入搜集最新的香港方言俗語的工作中，望可盡量紀錄末代香港歷史證物爲任。

以「走」字爲例，在廣東話中，「走」就是「跑路」之意，也有「離開」和「離去」意思。如：

「走趯」（奔波、走動）、「走投」（離去、離開）、「走人」（溜走、離別）。

與「走」字併合而成的詞彙，撇除走動別去的意思之外，也有很多變化的，又以逃避的用法居多，如：

「走路」——路讀作佬音，也有人寫作「走佬」，逃亡也。

「走鬼」——無牌小販、非法賭檔、娼妓煙格，總之是不合法的經營，見警察來到即飛奔散去，以逃避警方的追捕。

「走學」——逃學、曠課。

「走難」——逃避災難。

「走甩身」——脫身、逃脫、脫險。

「走甩身打」——按字面意就是走避了一次被人毆打的禍難，意即逃過大難。

「走甩身彩」——與「走甩身打」的意思一模一樣，其詞中的「彩」不是「彩數」、「好彩」，而是受傷的意思。「彩」在江湖黑道上，是紅色，尤指是血，若說一個人「掛了彩」，即指那人滿身披血，是爲受傷也！「走甩身彩」，即是避免了一次滿身鮮血的危機。

還有其他有趣的組合，計有：

「走盞」——鬆動、活動的餘地。

「走雞」——錯失機會。另外，在最新的香港方言內，「走雞」一詞，也是指男性在晚上不自覺地夢遺的暱稱。

「走狗」——出賣朋友、背叛國家的人；「走狗」一詞，本意獵犬，《史記》內有：「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後來用作比喻受人豢養的爪牙，再演變成恃仗背後勢力的支撐，做些卑劣行爲的小人。

「走馬」——乾是「走馬」，只有古文的注釋爲騁馳疾跑的馬。但，筆者抽「走馬」出來談論，是因爲用動物配以「走」字的，也只有「走雞」、「走狗」和「走馬」三個詞語。成語中有「走馬看花」，即時間匆匆，未能細心深入觀察事物，尤指跟旅行團觀光，最爲貼切。俗語中有「行船走馬三分險」，即乘船或騎馬，都是帶有危險性的行爲，喻做每件事情總有一些危險的。另外，中國民間有一手工藝品「走馬燈」；古時元宵佳節，人民用紙剪成人馬之形，黏於紙輪四周，藏於燈籠之內，利用蠟焰，影響籠內氣流，帶動紙輪轉動，做成人馬之影不停跑動，便叫它做「走馬燈」，現在的「走馬燈」，已不用蠟具，改用電燈泡了。

「走廊」——長廊、窄巷。

「走運」——行運，泛指行好運。

以上各類與「走」有關的詞組，都是舊派的廣東方言或中國傳統詞語，而香港最新流行的「走」詞語，卻是千變萬化，令人歎爲觀止的。

---

①：「蹦身」，香港新俗語之一，即整個人忘情地投入，全力以赴；也可說是獻身之意。

一起走過的歷史

研究歷史或社會學的學者，最愛鑽入街頭巷尾的俗語堆內，因爲從這些「流言蜚語」中，可勘察出當時的歷史點滴，同樣，透過這些俚語方言，也能反映到當時的民生境況。

俗語說：「一枝光棍走天涯」；那孤身獨行，又是如何走遍大江南北的呢？且看與「走」字併合而成的香港方言詞語，或許也能窺看到香港近年的發展和變遷。

走日本仔、走白牌

「走日本仔」——中國抗日時期，人民逃避日本軍帶來的禍害，從一個省走到另一個省，或一個縣走到另一個縣，簡單而言，是逃避日本侵華的戰難。

「走白牌」——這是六、七十年代，香港地獨有的交通術語。現在街上行走的車輛，不論是私家車、的士、小巴、貨車、電單車或巴士，全部要遵照政府規例，在車前皆掛着白色底、黑色字的車牌，而車尾掛上黃底黑字的車牌，黃色漆油必須要有反光的作用，方便警察看清楚車牌號碼；以前，普通房車是掛着白色底、黑色字的車牌；貨車是掛着黑色底、白色字的車牌；巴士是掛着紅色底、白色字的車牌；而專線小巴是綠底的車牌。這些不同顏色的車牌，俗稱爲「白牌」、「黑

牌」、「紅牌」和「綠牌」。

現今掛在車前車後的車牌顏色，實際上並沒有特別作用的，但，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尾，在交通運輸剛剛起步的香港，這些有顏色的車牌，卻發揮了很重要的功能，也帶出很多當時民生的寫照。

據1957年，由東南書局出版的《香港指南》一書內，曾記載着：

> 港九之的士，有紅牌、綠牌，如上海之白牌營業汽車，除電話叫喚，隨路亦可招呼，唯獨在街道熱鬧處，恐遭路警干涉，多不敢停駛……

單是閱讀上文的轉載，相信年青一代的讀者，還是不明所以的。筆者因此曾四處走訪，發覺所調查回來的資料，跟上述所記載，也有點出入，遂藉此向新一代的香港青年，解釋一下，「紅牌」、「白牌」、「黑牌」和「的士」的關係，同時，也順便介紹當時香港社會的生活面貌吧！

「紅牌」，也叫「紅牌車」，是合法的營業車輛（出租汽車），當時的法例，紅牌車的經營公司，必須要符合兩大條件：一、該公司要有兩部汽車以上；二、該公司要有車房（即合法泊車的地方），這樣才有資格申請「紅牌」經營權。

另外，這類的「紅牌」車，車上是沒有設置計程器（即咪錶）的，也不准在街上隨意兜截乘客，只許憑電話召喚，即現在的電召汽車服務，車資是憑經驗開價和還價。

這類電召汽車的車前車後就必須掛上紅色底的車牌，因而得名叫「紅牌車」。

在五、六十年代，這門生意的發展，並不好景，當時的普羅大衆，乘搭巴士，也只是一毫費用，根本花不起坐貴車；而有錢人，自然有私人汽車，有司機，也划不得電召汽車來。

在政府諸多管制，人民需求也不多的情況下，再加上受「的士」（合法經營）和「走白牌」（非法經營）的影響，「紅牌車」的生意，無甚發展，直至七〇年代尾（78、79年左右），當的士牌費在十多廿萬的水平時，市價十餘萬的「紅牌」車主，大部分皆接納政府意見，補七萬元，便將「紅牌」轉爲「的士牌」了。從此，「紅牌」便絕迹香江矣！

何謂「白牌」呢？即普通私家車輛所持的車牌，因是白色底的，故俗稱爲「白牌」了！

而前文提及過「走白牌」是非法的行爲，又是甚麼一回事呢？

當時的「紅牌」只限於電召服務的範圍，不得隨意在街上兜客，而的士是要按咪錶計算的，那時候的起錶費用，是一元開始，以當時的生活指數，一元是個相當大的數目，所以甚少人坐得起的士，但總有急人急事的情況出現，因此，便出現「走白牌」這門受歡迎的非法勾當了。

「走白牌」，就是駕駛普通私家車的司機，隨街接客，因當時並沒有法例限制上落客的禁區和時間，而「白牌」的收費雖然也是靠「講數」交易，但始終比「的士」和「紅牌」便宜，也比召喚紅牌車方便快捷，遂令「走白牌」成爲一項「光明正大」的「非法行業」。

事實上，「白牌車」在購買保險時，只按私家車之牌例辦

理，而根據保險規定，私家車是不能載客用作商業行爲的。假若發生意外，乘客會喪失保障權利。

當時，除了有些專業的「白牌」司機，自購或租賃一部私家車做生意外，也流行一些職業司機乘老闆不知，駕了老闆的汽車來賺外快哩！

由於當時的法例沒有管制「白牌車」，所以它們出現了違例、欺騙乘客和黑社會的滲入等問題，於是，警方大力掃蕩，而政府亦在七十年代開始修訂法例，逐步取締這類非法的車輛。

另外，隨着香港經濟發達，人民的財富，普遍遞升，自購汽車或乘坐的士的機會也多了，遂令這「走白牌」的違法行業，也無法生存，自動失蹤了！

「黑牌」是指貨車，因其車牌是黑底白字而得名。

「綠牌」，即專線小巴，其車牌是綠色底白色字；以前的「綠牌」是的士牌的一種，可惜，筆者現有的資料不齊，如對此有認識的朋友，歡迎來信告之，多謝多謝！

請各位留意一下，當年的巴士、貨車和的士（計程車）的車牌，全是黑地白字。（由於本書以黑白印刷關係，本是紅色或綠色的，皆變成黑色刊登矣！）

一起走過的日子

筆者不曾唸過社會學、歷史學或語言學，也沒有受過訓詁的訓練。寫這《次文化語言》一書，純是憑個人以往的生活體驗，將一些坊間俚語，累積搜集，加以整理而成的。遇上一些似懂非懂的方言俗話時，除了揭頁翻書，追查究竟外，也請教一些掌故名宿，甚至左鄰右里的老香港，盡可能尋本溯源；退一步而言，也望可以紀錄該俚語的含義解釋，做些資料整理的工作。

在這過程中，慢慢從一個字、一個詞或一句俗語中，感受到這個社會的變，包括民生的變、文化的變、語言的變、思想的變……

也許一個字或一個詞語的轉營，都代表了整個世界歷史的變。

方言俚語，是民間普羅百姓的生活寫照，光是坐在家中，是不能了解它們的特別含義的，遂爲了「擺料」①，或追尋其意義的準繩度，必然要四出走動，深入民生，與大衆混爲一體，方可掌握箇中眞諦。

因爲到處「走趯」（奔波）從而啓發搜集與「走」字有關的詞彙和俗語。

走埠

「走埠」——現今的香港人，一聽到「走埠」兩字，即時會聯想起那些歌星藝人到外地登台表演的了，這也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不過翻查資料時，從這個「走埠」一詞卻勾起了一些歷史餘痕。

「埠」，當今的解釋，是一處地方、一個城市，如唐人埠（指中國人在外國的聚居區，英文爲CHINA TOWN）、梳打埠（澳門）。以前的解釋，埠者，是停泊船隻的碼頭，也叫做「埠頭」，明朝何良俊的《四友齋叢說》：「後升庵謫戍，住箚瀘州，是雲南四川交界之處，乃水次埠頭也。」

同時，「埠」與「步」相通（步在這裏讀作埠）。步，水邊停船之處。唐朝柳宗元的《柳河東集》之《永州鐵爐步志》：「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

「步頭」，是泊舟處、渡口，即「埠頭」。

因爲「埠」本是碼頭之意，所以「走埠」也叫做「走碼頭」或「跑碼頭」，其意是形容一個人爲口奔馳，四處漂泊。遂有一句熟語謂：「走慣碼頭」或「跑慣碼頭」來形容一個處事精練、有見識和深諳世情的人。

原先，「埠」與「步」相通，「埠頭」也叫作「步頭」，即碼頭之意。但時移世易，到今天，兩個同義詞的含義，也產生差別了。

遠洋外出的人，稱呼輪船靠岸時的情景叫做「埋埠」，即

到岸之意；但漸漸地演變爲到達一個地點，一個地方，就叫做到達一個「埠」，令到「埠」由一個碼頭，變成爲一個大城市別名。

反觀「步頭」（有人讀作「部頭」；這個步字，也俗寫爲「埗」）卻仍停留於渡江過河的小渡口層次上；加上五十年代後的香港，大興土木，廣建大型碼頭，這些小渡頭便日漸隱沒無聞了。不過，現今，仍有些老人家，用「到步」一詞，來指「到達目的地」之意。

由於「埋岸」又叫做「埋埠」或「埋頭」（也叫做「埋碼頭」），遂又產生另外一些有趣的含義：有人借此暗喻當一個人找到某人做靠山時，便是「埋到某人埠」了（當然也可叫做「埋到某人的碼頭」），現今的說法是「埋堆」②！

因「走埠」一詞，引伸出這大堆香港話的變化（從舊香港話的「埋碼頭」，至現在最爲流行的「埋堆」），也可窺看到香港歷史變化的另一面。

至於前文提及澳門又叫「梳打埠」呢？其綽號的來源，頗爲有趣，不妨一說。

首先，讓筆者解釋甚麼是「梳打」。「梳打」是英文SODA的廣東音譯字，是化學物品「鈉」(SODIUM)的一種混合物，尤指碳酸鈉(SODIUM CARBONATE)，用以製造肥皂之主要原料，也是洗滌或清潔用品的東西。

噢，澳門專門生產「梳打」而得名？非也！

到澳門旅遊的人，主要節目，便是入賭場耍樂。當輸光輸淨時，廣東話是叫做「沖涼」、「洗白白」或「洗袋」，而洗

澡用的肥皂，或清潔用的物品，非「梳打」不可了。所以，當大多數賭仔從澳門清袋回來，便替這個專門替人「清洗乾淨」的地方起了一個諢名：「梳打埠」了！

走場、走音、走單

「走場」——「走埠」是穿州過省，到外地登台表演；「走場」則在本地範圍內，穿梭多個表演的場地。早幾年前（大約84至88年），卡拉OK夜店在香港仍未普及的時候，一般的歌廳餐室或酒廊（俗稱夜店），均有鍵琴師和歌星輪流演唱，每節四十五分鐘，由晚上七時左右開始，直至凌晨四、五點，由於該類的夜店多（遠至新界元朗也有十多廿間），表演者的需求也多起來，有知名度的歌手，便成爲爭相聘請的對象，這批歌手，一晚出現六、七個場口，也是平常之事，這樣縱橫趕場的，就叫做「走場」了。

「走音」——簡單而言，就是一個歌手，在唱歌的時候，跟不上音樂拍子而出錯。

「走單」——是食肆行的術語，它有兩個解釋：一、意謂顧客吃完東西，拿了賬單而不付款便溜走。二、是樓面侍應生落了「柯打」（ORDER，即通知書）給廚房，或廚師在忙亂中，忘記及遺漏了這「柯打」紙，而沒有弄出該款菜，又或稱之爲「漏單」。

走眼、走漏眼、走寶、走數、走光

「走眼」——很多人以爲「走眼」即「走漏眼」，其實，

這兩個方言雖是近義，但，也有些微分別的。「走眼」，有兩個含意：一、對一個人，或一件事的評估失誤，如：「唉！算我走眼，識錯咗你！」（唉！當我有眼無珠，看錯你吧！），通常是用來形容原先看好某個人或事的，但後來才跌眼鏡（估計不對而失望）。第二個解釋，是明明看準或看清楚的了，想不到還欠一點小問題沒留意，而弄垮了整件事。這跟「走漏眼」有同一相通之處。

「走漏眼」——除了跟上述「走眼」同義之外，也有另外一個解釋，是專門去監察一件事或監視一個人的時候，在不經意的情況下，讓被監視的人逃走了而不知，或那樁事件因少許輕心而失敗了。

「走寶」——「寶」，在中國人的意識裏，是珍貴的東西，「走寶」就是讓珍貴的東西輕輕溜走，另含有本來是唾手可得的，也因疏忽而讓它擦身掠過，抓不住，錯失良機。

「走數」——「數」，是現今的賭場術語，本是錢銀的數量，但，多用作爲借貸的款項，遂大耳窿（高利貸分子）貸款予人的行爲叫做「放數」。「走數」，是指債仔借錢後失蹤了，即逃債不還。

「走光」——露了光的意思。本來是用作指未經使用的菲林，不幸地曝了光。現在另有一個含義，是指「春光乍洩」，但凡隱秘敏感的部位，不經意地被人看到，是爲「走光」。

走法律罅、走樣、走牛、走葱、走薑

「走法律罅」——「罅」，是裂縫、空隙、漏洞的意思。

「走法律罅」就是鑽法律空隙，利用法律的漏洞取其好處。

「走樣」——樣子變了，謂之「走樣」。要講的，這裏的「樣」字，不是讀「樣子」的「樣」音，要唸上去聲，如「花樣百出」的「樣」音。「走樣」並不一定指某人的容貌，也可形容物質的起了變化，如：「呢件冷衫一洗之後，就走咗樣！」（這毛衣洗過後，變了形狀！）「走樣」一詞，通常是形容一件東西從好轉壞，而從沒有由壞轉好而用的。

「走牛」、「走葱」、「走薑」——這是飲食業術語，基本上，只有在低下層的食肆或大排檔，才能聽到這樣的口號。「走牛」，就是所發辦(ORDER)的食品中，不要牛肉；這「走牛」的牛，就是牛肉，但讀音是將「牛」唸作「嘔」音。「走葱」、「走薑」是跟上述情況一樣，所叫的食物中，不要葱或不要薑是也！

走私、走私鐘

「走私」——這裏有兩個含義，第一：瞞着官方（主要是逃稅），暗地裏進行貿易買賣。原先是私自偷運貨物的瞞稅行爲，後來變成偷運軍火毒品等非法活動的另一代名詞。當今的流行語中，有一言曰：「走私販毒」，就是直指這類不法的勾當。

第二個意思是：瞞着太太（現在也有太太瞞着丈夫），在外邊金屋藏嬌，風流快活去。這個解釋的起源，是與上述走賣私貨同出一轍吧！另外一個詞語，「去滾」，跟這個「走私」的意思，是同義的；但，分別在「去滾」可以是幾個人一起出

動的集體行爲。而「走私」多是獨個兒秘秘密密地活動。

「走私鐘」——這是一個近代的新術語。「走私」（拈花惹草之意）盛行於七十年代中期，當時的色情場所，如雨後春筍，遍布港九。這些「架步」③多巧立名目，如舞廳、酒吧、按摩院、夜總會、酒帘、蒸氣浴室或歌廳，有些甚至乎叫做「伴遊社」（專門安排美女外出伴遊）。這些色情場所，大致可分爲兩類：一是「光廳」，即燈光通明，比較正規的娛樂之地，一般大型的夜總會或酒吧，都以「光廳」爲主。二是「黑廳」，即全場黑漆一片，伸手不見五指之地，多是小規模，格調低下的消費場所，那時候的廉價酒帘，多以這種模式經營，也俗稱爲「魚蛋檔」。

在這些「架步」固定上班的風塵女子，名爲「舞女」（以夜總會、舞廳爲主）、「社女」（伴遊社的，其實是應召妓女）、「池女」（在浴室和按摩院出賣肉體維生的職業女性）。但一些不固定上班的兼職女郎，或隨傳隨到來服務的女子，便叫做「私鐘妹」，這種跟風月場所合作的行爲叫做「做私鐘」；也因爲這些脂粉地的結賬方法是按「坐檯」時間計算的，遂兼職（PART TIME）的女子，便是個體戶身分，打「自己工」，便是「私鐘」了。

色情行業發展到現在，由於法律上的漏洞，仍有很多「一樓一鳳」④的架步，明目張膽地打正招牌做生意，這些「地盤」多由黑社會有系統地「集體領導」和經營，他們手下的「私鐘妹」，出外幹活時，便叫做「走私鐘」。

走水客、走粉、走丸仔

「走水客」——其實是走私活動之一；不過，這類行徑，雖有逃稅之嫌，但在法律的角度內，並未見違法的。「水客」是以旅遊人身分，穿梭兩地做其買賣的生意人，大部分這類「水客」，只靠出入邊境時，藉兩地稅項的差額，或免稅的優惠下，從中取些微利，如：以往從香港返大陸，每人可免稅帶一些電器用品，這些「水客」便抬着一台兩台電視機、雪櫃回鄉轉賣他人，賺取「水腳」⑤。基本上，「走水客」的生意，也只是小規模的貿易，對整體經濟，起不了大的壞影響，所以各地政府都沒有特別嚴格對付此類違法行爲。

「走粉」——原是偷運白粉之意，現今的解釋，就是做販賣白粉的生意。

「走丸仔」——「丸仔」，即有興奮作用的藥丸，俗稱「忽得」或「迷幻藥」，箇中種類繁多，計有：「藍精靈」、「紅中」、「白板」……「走丸仔」跟「走粉」一樣，即是販賣迷幻藥，是犯法的販毒活動。

走火、走火警

「走火」——鎗礮失火，無意地射出彈藥之意。

「走火警」——與「走火」毫無關係。六十年代的中小學，爲着學生的安危，每月會有一課走避火難的訓練。這項訓練，通常事前不讓學生知道，只會預先告知老師，然後，上課途中，警鐘突然鳴響，全校同學在老師的帶領下，走到安全的

地方，如校舍有球場的話，便到球場中集合，若小型學校沒有球場的，則跑到街道上，隔一會，待「走難」完畢，再返回課室繼續上課；這構思，本是爲訓練學生應付突發事故而設的，可惜的是，這走避的安排，全由早知無事的老師指揮，根本是自欺欺人的玩意，尤其那些沒有球場的小型學校，一下子百多個學生湧到街上去，更易觸發混亂。不知，現在的學校還有沒有這門「遊戲」呢？

走珠筆、走精面、走一轉

「走珠筆」——是現代文儀用品的新發明，即BALL PEN，原子筆的一種，是在筆鋒出墨的洞口，有一個微型小圓球，令到書寫時，筆與紙的磨擦力減弱，使到寫作人可以更易筆走龍蛇。

「走精面」——「精」，這裏不是讀作精神的精，是讀井青切，廣東人的俚語之一，是精明、機靈和聰明之意，也即是「精叻」（精明能幹）的縮略詞。「走精面」也叫做「走精便」。被人形容爲「走精面」的人，並不是受人讚賞，說其聰穎巧靈，而是指其人格奸詐，利用小聰明，狡猾地做些私利的事情。有很多流行的熟語言形容這些「惡行」的，如：「精出汁」、「精出骨」、「精甩骨」、「精甩尾」和「精到痹」……

「走一轉」——是賽車活動的一個術語，也叫做「走個圈」，是鬥快繞一個圈回來之意，一言蔽之，就是「鬥車」（也叫做「鍊車」，即賽車）。另外還有一個意思，本是來回

走一趟，才叫做「走一轉」的，不知甚麼時候開始，客貨車租賃的收費計算方法，走單程一次的，便叫做「走一轉」，如果「來回」兩程的話，便算「走兩轉」了，這是跟原意有別的。

---

①：「攞料」，搜集資料之意。

②：「埋堆」，本是黑社會語。這裏的「堆」，原叫做「堆分」，即每個集團（黑社會堂口），各自分成一份份，每一份爲每一堆；「埋堆」就是加入某一堆分中，簡稱爲「埋堆」。不過，現在坊間裏，統稱大家走在一起耍玩，也叫「埋堆」。

③：「架步」——香港低下俗語，也稱之爲「竇口」，本是一個聚腳集合之地，後來變爲做生意的「地盤」。

④：「一樓一鳳」——鳳，指妓女（廣東人稱妓女做雞）之暱稱。現行的法律，對一個樓宇單位內，一位小姐「招待」男友，是不算違法的，所以有很多妓女利用這法律罅，公然地「接客」賣淫做生意。

⑤：「水腳」——以前叫做盤纏。即現今的路費。

走入戲院

「走盞」、「走雞」、「走日本仔」和「走白牌」……等，都是早期的香港話，大多是受廣東土語影響而來的。這類香港方言，活躍於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因那個時期，香港民風仍算淳樸，又剛接受「西風」（英美文化）的新浪潮衝擊，正是文化的轉型期。

六、七十年代，香港工業起飛，民生開始富裕起來，生活條件漸佳的時候，一般的消費力亦逐漸提高，人民也樂意參與各項消費活動，影畫戲（電影）遂成爲普羅大衆茶餘飯後的娛樂了。有了電影這門玩意，當然，與電影行業有關的術語便應運而生——

走位

在六十年代時，香港電影院的座位，是分前座、中座和後座，較有規模的戲院才設有樓座①。戲票的售價，當然是以樓座的票價最貴，因爲由上看下來，眼睛向下，頭也微俯，是最爲舒適；跟着是後座、中座和最便宜的是前座了，因爲前座的觀衆是最近銀幕，頭要昂起來支撐近兩個小時，挺是辛苦，如遇上闊銀幕放映，或很多動感畫面的電影，頸骨累和眼花不在話下，更會腰痠骨痛呢！所以，當時有很多觀衆買最廉價的前

座戲票，待影片播放到一半的時候，也是所有觀衆坐定的時候，這批廉價觀衆便四散後退，坐到一些後排的空位去，繼續欣賞那套還沒有播完的電影，這就叫做「走位」！

當時的戲院老闆和帶位員，很多時也是「隻眼開隻眼閉」的，反正，戲院內不滿座，才有這種現象。因此，當年的票務情況，通常以前座的戲票最先售罄，才到中座、後座，一來，是受「走位」的影響；二來也因那時候的人民仍很節儉之故。說實話，該時期的民生，也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富裕到「從心所欲」的！反觀現今香港，一切講求享受，演唱會的位置，越前越好，可以看清楚歌星在台上的表演，又可以最接近歌星，所以，越前的門券越貴，也是最「搶手」②；而電影院的戲票，當然以最舒適的貴價票，最早賣光。

走畫

六、七十年代的電影院線經營方法，跟現在的差不多，也是由多間戲院組成一條以放映同一部電影的院線；通常，這些院線是由一「龍頭」戲院（即主要的、有領導性的）拖幾間「艇仔」戲院（即小型的散戶）組成，「艇仔」的數量由兩三間至十數間不等。當成立院線後，多是由「龍頭」戲院接洽放映那一部電影，其他小戶戲院便劃一上映該部電影。

那陣子的香港電影生意，仍未能夠每部片都有外埠院商垂青，即未必能夠賣出外地版權（俗稱爲「賣埠」），因此，當影片拍竣後，片主在生意經濟的角度下，影片拷貝（COPY）的數量也是按香港院線的戲院數量而定，並且，也不會足數

的，因爲該套電影如沒有賣埠，這批拷貝在香港公映完畢後，便再沒有甚麼用途，所以，在量入爲出的原則下，影片的拷貝數量越少越有利。因而，這些片主寧願花費聘請一些「飛車手」（通常是電單車車手），專門將一卷一卷在甲戲院剛放映完畢的拷貝，以最短時間內，送到乙戲院放映，這樣，便可以省卻不少印拷貝的費用。這個走送影片拷貝的行爲，就是叫做「走片」。

因爲早期的電影，是叫做「影畫戲」的，而這些影片拷貝又叫做畫片，所以「走片」，最初的時候是叫做「走畫」。

藉此機會，多講一些電影院與「走畫」有關的事情吧——

一部電影平均有八千至九千呎長畫片，分別剪爲九本片，每本片大約爲一千呎長，而放映一千呎畫片，大約需時十分鐘。電影院的放映方法，是由兩部放映機同時運作，當甲機放映第一本片時，乙機要準備接播第二本，同樣，乙機放映第二本時，甲機便卸下第一本，裝上第三本「候命」了……如此類推。正因爲放映一本片的時候只有十分鐘左右，所以，同一院線的戲院，通常會有一間遲十五分鐘「開場」（啓播）的，就是方便飛車手「走畫」。此外，院商們也會選擇兩間較近的戲院，才作「走畫」，更多以兩部飛車，一同運送，就算有一個出了意外，也有另一個接上，不致「失場」！

當年，很多時，看電影途中，有「走畫」未到而中斷，銀幕上，會公然大方地打出「走畫未到，請候片刻」等字樣知會觀衆，這也是很平常的事，亦沒有人不滿的；但現今，如有片子駁不上的話，其反應可淒厲了！

現在的「正場」倒沒有「走畫」這回事了，不過，午夜場不時還有「走畫」現象的。

現在賣埠的情況這麼好，戲還沒有拍畢，已賣掉不少外埠版權了，按理是沒有減印拷貝的需要，但爲甚麼還有「走畫」這玩意兒呢？

哈！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呀！當今的香港電影工業發展之速，令人咋舌，每每明晚上映午夜場的電影，今早仍在趕拍中，一邊拍攝，一邊配音，一邊剪片，一邊印拷貝，已不再是秘密或值得奇怪的事了！有「走畫」的情況出現，就是因爲完工的時間太晚，來不及印好足夠數量的拷貝。也曾出現過用「工作本」③來上映午夜場的事件哩，不過，一般的觀衆是不會察覺的！

---

①：「樓座」——最初是叫「高座」，首先出現於香港皇后戲院，因設在樓上，且有居高臨下之意而得名。

②：「搶手」——最多人搶着爭要得到的東西，即最受歡迎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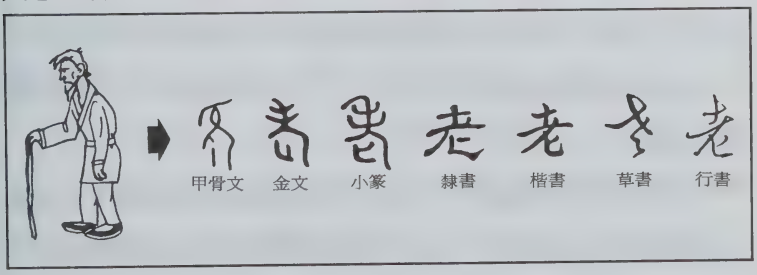
③：「工作本」——電影界用語。一部電影拍攝回來的底片，即我們平常拍照所用的「相底」（負片）一樣，電影公司會用這些「負片」印一個「正片」拷貝(COPY)出來，給剪接、配音……等多項工序所用，這個拷貝是沒有經過調色、調光或任何加工的程序，只是給予幕後人員工作所用，甚至會弄髒或弄花的，這叫做「工作本」。

老字號

爲了要寫好這本《次文化語言》一書，筆者經常要去請教一批老前輩、老香港，老奉地追問他們一些「老年咁耐」的老問題。這羣老人家，雖然被我搞到老眼昏花，有時重會老貓燒鬚口啞啞，但，他們仍好老定，老練地替我查資料，溯本追源，從不老點我。點解這棚老叔父，咁老襯，要拚老命來幫我這個小老弟呢？除咗佢哋當我係老死之外，他們還說：「老虎蟹都唔衰得！」喎！

就是爲了要報答這羣老師老友，今篇我們來看看有關「老」字類的俗語吧！

「老」字，是一個象形文字。按92年在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出版，李樂毅先生著的《漢字演變五百例》中解釋，「老」字是從甲骨文衍變而成，字形是一個駝背人，頭上有一縷稀疏的頭髮，手持拐杖而行，這就是老人的形象。本意是「年歲大」，引伸爲「歷時長久」、「陳舊」等義。



綜合最新出版的辭書字典，對「老」字的注釋，大概包括以下幾點（指常用的）（另注：以下舉例所用的詞語，以香港俗、俚語爲主）：

一、年歲大的——老人家、老坑（老男人）、老淫蟲……等。

二、資深、有經驗的——老行尊、老雀和老手（這兩詞也是老行尊之意，不過帶點不恭敬的稱謂）、老差骨（富有經驗的警察）、老散（本是「散仔」，低下職級的工人，現今香港多用此語來形容服務警界多年的低級警務人員）、老幹部與老同志（兩者皆是大陸用語，指年老的官職人員或工人）……等。

三、稱號——這裏的稱號，可分爲三部分：

甲、尊稱——老聃（即老子、李耳）、老莊（即老子與莊子的合稱）、老舍（近代著名小說家、劇作家，原名舒慶春，字舍予）。

乙、自稱——老衲（老僧人的自稱）、老夫（老年人對後輩的自稱）、老拙（老年人自謙之詞）、老身（老年人在後輩面前的自稱）、老娘（中年婦人的自稱，含有潑辣自負之意。）、老子（這裏不是老聃李耳，而是男人的自稱，即是「我」，也不一定是老人家的專有名稱，年輕的男子也可用，但，多是意氣風發之時用的，如：「老子大把錢……」即「我有很多錢……」）等。

丙、對別人的敬稱——老兄（對同輩男性的敬稱）、老弟（對後輩男性的稱謂）、老伯（對年老男人或父輩的敬稱）、

老師（以前是年老資深的學者的尊稱，現今通用爲作育英才的導師）、老頑童（持有童心的老人家）、老番（番鬼佬，即外國人）、老頂（上司）、老鴉雞（妓女的假母，又名「龜婆」，昔日在娛樂場所內叫「媽媽生」，現今夜總會內叫「媽咪」）、老擧（妓女）、老香港（在香港居住很久，諳熟香港事物的人）、老記（記者）、老編（編輯）、老豆（父親）、老母（母親）、老公（丈夫）、老婆（太太）……等。

四、性情——老成（形容思想、行爲較年齡成熟的年青人）、老實（誠實、不詭詐）、老辣（做事老練而有幹勁，也有狠辣之意）、老練（富有經驗）、老懵懂（老邁昏庸）、老積（老氣橫秋）……等。

五、前綴——這種功能，分爲二類：

甲、用於某些名詞之前，使單音變爲雙音詞，如：老鼠、老虎……等。

乙、用於某些詞語之前，對該詞的原意毫無影響，只增加其通俗化，有時，也是將該詞語縮略性表達，如：老西（西裝）、老友（好朋友、舊朋友）、老死（死是死黨，即好友）……等。

六、助語詞——老作（作是「作大」，即誇大之意）、老點（點是指指點點、點紅點綠、指生晒，即亂指一通之意，並帶有欺騙之嫌）、老奉（奉旨一般的樣子）……等。

七、形容詞——老翁（上了年紀的男人）、老嫗（老婦人）、老顧客（多年光臨的客人）、老奸巨（原爲老奸巨猾，這裏是簡略句，也作老謀深算之意）……等。

對老人家不敬的詈語

一個社會，越是經濟繁榮，人民的工作自然越是忙碌，生活也越是緊張，相應地，這社會的問題也理所當然地越來越多。

代溝便成了一個商業社會的必然產物。

年青人醉心於事業，其實是受制於社會的壓力、金錢的引誘、權位的爭拼，於是對家庭的觀念越來越模糊，對親情友誼的關係看得越來越輕。大部分的事業人士，沈迷於工作，造成普遍的遲婚現象，生育計劃更是「無兒一身輕」，漸漸造成社會人口老化，另一情況，就是老嫩的距離越來越大，導致「代溝」的問題越趨嚴重。

中國人是一個最懂罵人的民族，甚至有人著寫《罵人的藝術》。中國語言之中，以廣東話罵人罵得最爛、最絕、最惡毒、最到肉、最「頂心頂肺」。

所以綜合廣東俗語內咒罵「老人家」的詈語，雖然頗爲精采有趣，但也是頗爲心酸神傷的。

首先聲明，筆者搜集了一批以老字爲首，而針對「老人家」的廣東俗語，在此發表，並沒有對老人存着不敬之意，只是抱着有聞必錄的態度，以作研究及保留當今文化爲目的。

「老嘢」——指一般上了年紀的老人家，男女皆可。最常

用的，多是子女或媳婦背後稱年老的父母或丈夫的父母。

「老柴」——是形容上了年紀的男人。也有子女和媳婦背後暱稱年老的父母親或丈夫的雙親。

「老坑」——指年老的男性；「老坑」多是形容一些身材矮細瘦削、行迹猥瑣的老男人，很少用作形容肥胖的老人。也有人背後稱叫自己的父親。

「老鬼」——本來是指上了年紀的男人或女人；也有人背後叫自己的父母爲「老鬼」的。但這個詞語，最近的流行用法，是指同輩（尤以年青爲主）當中，年紀或年資最長的人，亦會被指笑爲「老鬼」。

「老餅」——這是個非常流行，但，也是個非常粗鄙兼不敬的用語，指年長的女人（注：這裏所指的老女人，不一定是年邁六、七十的老人家，可能只得三、四十歲的女士。）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詞語是對女性帶有侮辱成分的。

「老姑婆」——就是一個未婚的女士，同樣，也未必是上了年紀的女人，可能只是三十歲左右而已。

「老處」——本是黑社會語，即「處女」，在性思想開放的今天香港，「老處」已不再單是形容女性的專利名詞，也有不少女士反指一些「處男」爲「老處」了，不過，這詞仍泛指「處女」。這是個極低俗的用語，不可亂用，也不宜掛在口邊的。

「老虔婆」——在舊式通俗小說中，常看到以「虔婆」一詞作罵人語的，其涵意有兩個：一是「賊婆」之意，據1974年由台灣水芙蓉出版社出版，戴敬人編著的《考源蒐珍》紀錄了

《名義考》一段解釋：「方言謂賊爲虔，虔婆，猶賊婆也。」又說「虔」與「賊」同音（注：這是指國語讀音），所以說虔婆即作賊婆。另外，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源》對「虔婆」一詞的解釋是：「宋元人常罵婦人爲虔婆，亦指妓院的鴇母。」元曲《曲江池》有一段：「雖然那愛鈔的虔婆，他可也難恕免；爭奈我心堅石穿，準備着從良棄賤。」不論它是賊婆娘或是妓女鴇母，這字眼也非好東西就是了。

最後，要提的是這「虔婆」，是中國對爲世人所不齒的女人——「三姑六婆」的其中一分子。明朝陶宗儀的《輟耕錄》記載：「三姑者，尼姑（女僧）、道姑（女道士）、卦姑（替人占卜休咎的女術士）；六婆者，牙婆（有三個解釋：一是官邸內的下人，又叫牙嫂；二是娼妓之一，又叫牙娘；三是買賣的中間人，即現今的女經紀，又叫牙儈。）、媒婆（替男女兩家撮合以聯婚姻的媒人）、師婆（女巫）、虔婆（賊婆或娼妓）、藥婆（江湖賣藥的婦媼）、穩婆（有兩個解釋：一是接生婦，二是乳娘）。」

這九類混迹江湖的女性，被通稱爲「三姑六婆」，是帶有貶意的，其實，她們也並非全是一文不值的壞類，只是表示一羣良莠不齊的女人的一個總稱而已！

當今，香港人所指的「三姑六婆」，跟明清時期的截然不同，現在的「三姑六婆」，是泛指那些無是生非、說三道四、搬弄是非、諸事八卦的師奶輩也。

「老來嬌」——這個「老來嬌」是廣府話，北京話是叫「老來俏」。曹禺的《日出》：「方達生：『顧八奶奶？你說

的是不是那個滿臉擦着胭脂粉的老女人？』王福升：『對了，就是她！老來俏，人老心不老。』」

嬌也好，俏也好，這兩個字都是解作美好可愛的，唯獨用來形容一個老女人的時候，是指她過分矯揉造作，臨老也風騷之意。

「老頑童」——如果說「老來嬌」是老女人的專利品，則「老頑童」便是專門形容老頭兒的了，不過，「老頑童」是沒有貶意的，只是說一個心境開朗豁達，蹦跳愉快，有如小童般俏皮的老人家，倒不像「老來嬌」，會被人嘲笑的。

「老蚊公」——這名詞，在香港已很久沒有人用了，它是沒有任何貶意，跟「老伯」、「老公公」一樣，只用來稱呼上了年紀的、很老的男士。

「老奀茄」——指又瘦又乾的老男人，猶如一個又老又奀的番茄，乾癟癟的皺着皮。有時「老奀茄」，不一定指老人家的，也有人用來諷刺一些「老人精」。

「老人精」——指過分老成持重的小童。這裏的「精」，含有兩個意思：一是精華、結晶所在；二是妖精的精，即聚結某種靈氣的精神，而成妖成怪的東西。「老人精」是指集老人家的「老積」、「老氣橫秋」和「老而不」等精神形態於一身，及年齡尚小而不應有這些行爲的小孩。

「老而不」——本是「老而不死」的縮略詞。古時，這句話是用作罵年紀大了的壞人的。《論語・憲問篇》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元朝有一齣雜劇《荐福碑》：「你道你父親年老更殘疾，他也不是個好的。

常言道，老而不死是爲賊。」

「賊」，現今常泛指爲盜竊之輩，但古時另解作爲害社會的壞人。上述說的「老而不死是爲賊」，便是指爲禍人間的衰人而已。現今香港語罵老人爲「老而不」的，是指這老人家性格倔強古板，不聽取別人意見，固執兼倒行逆施，與「食古不化」這成語近義。

「老狐狸」——指一個城府很深的老人家，有如狡猾的狐狸一樣。（狐狸是否我們想像中的詭計多端，還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只是一直以來，各方的寓言和童話，皆不約而同地將狐狸形容爲奸詐無比的動物。）

「老奸巨」——又是中國四字成語特有（其實是罕有）的縮略詞之一，全句是「老奸巨猾」（也可寫爲「老姦巨猾」），指老於世故，手段極其奸詐狡猾的人，跟「老狐狸」的意思一樣。這裏值得一提的是，「老狐狸」和「老奸巨」都是名詞，可以直指一個人，但全句「老奸巨猾」則是個形容詞或副詞。

「老油條」——「油條」，即廣東人的「油炸鬼」。「老油條」，有如廣東話的一個歇後語「隔夜油炸鬼」——無厘火氣，本是指一個人沒甚脾氣，爲人不甚計較；另有葷意，指男性不力。這裏的「老油條」，是形容一個人（男性居多），過分「滋油淡定」，做事慢吞吞，其中除了是個人性格本旨外，還含有故意假裝做事緩慢，將行動（或事件）的節奏拖慢，是一個有機心的老狐狸。

「老屎忽」——屎忽，廣東方言，屁股也。「老屎忽」，

即老屁股？非也！它是指資深、有經驗的老行尊、老前輩，不過，這個粗鄙的俚語，絕對是個極爲不敬的名稱，比「老雀」和「老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低俗。

「老淫蟲」——顧名思義，一個上了年紀的淫賊。

「老懵懂」——年紀老邁的影響，做事胡裏胡塗的老人家。

「老藕」——一個對女士們極爲不敬的名詞，指老了的女人。「藕」本是蓮的地下莖，跟女士又有何相干？唯一的解釋，就是與另一個廣東俚語有關的——「煲老藕」（廣東人一直很注重湯水飲食，煲蓮藕湯，是秋夏應時產品，據說有行血驅風之效。）即釣得一個富有的老女人，甚或有詐騙的成分，可獲財色兼收之意。

坊間有一個不文的傳說，謂跟一個老女人上牀，可以驅風健體，這傳說與老藕湯的療效功能是否一樣，則有待醫學界化驗研究才可作實。但除了這共通點外，那「老藕」與「老女人」又爲甚麼會混爲一體呢？到目前爲止，筆者仍未找到答案！

「老香港」——簡單而言，就是居住在香港很久，很久，很久的香港人（不一定是原居民，從別處遷移而來的皆可），也是這篇老人家不敬語的唯一沒有貶意的一個名稱；另外，也指這個老居民，對香港的歷史掌故，有一定程度上的認知。如我的「老友」，也是我寫這本《次文化語言》的幕後顧問，香港掌故名宿——魯金先生，便是「老香港」也。

撻AND拍

若說語言是傳播訊息的主要工具，倒不如說聲音才是主要的導體。

人類有人類語言的系統，其他動物，也透過牠們獨特音頻音調，組成個別而獨立的語系，以作傳播訊息。

每個羣體總有獨我傳送訊息的語言系統，例如：人類、貓、狗、鳥、蜂、蟻……等也各自擁有一套完整的表達語言，非我族類者，難以明白。

不用說太遠，就算人類語系內，也分成多國語言了，按目前的估計，全世界的語言，大約有兩千多種。此外，各國本土也出現分區性的地方語言（方言）；遠的不說，單是中國漢語，已分省分縣的劃分爲七大方言區①。而各區，也因其特別的風俗文化，產生與別不同的語言文化及發音。再者，甚至同一環境生活的同一撮人，也因工作生活習慣不同，亦會分化出另一類語言的出現，如秘密社會的背語、各行各業的行頭話。

中國的方言俗語雖多，發音和含義有別，但，仍有大部分的字源和詞源是有典故可查的，尤其是一些比較歷久彌新的常用語，還是有迹可尋的，原因是：

中國近百年的戰亂，導致大量人口因逃避禍害而遷移，形成文化流徙的變動，方言用語也藉各省各地的人民大轉移，而

拼湊在一起；因各省語言的發音有別，所以在溝通方面，還需依賴全國統一的正規文字。

還有，中共建國後不久的閉關政策，也隔絕了外國文化的「入侵」，加上傳統中國人的保守觀念，用詞遣句方面，沒有多大的突破。

從上述三方面的影響，令到大部分的中國語文和方言，仍保留着大量有經有典的傳統中國文化。

然而，繼承優良中國文化的彈丸小香港，自1842年英軍登陸接管之後，這開放的商港，便受四方八面的外來文化洗禮，自我形成另一文化系統，並與中國大陸的傳統文化背道而馳了，但，畢竟，香港話仍是以粵語爲母系，縱有多大的易變，也不離中國文化的範疇。

廣東方言內已經有很多有音無字的俚語，加上千變萬化的香港話，再混合一些外來語，令這類不中不西的俗語，產生更多有音無字的詞語，令研究中國語文的學者，無從入手，難於考據。隨便舉例的，便有：撻。

撻（音TAR）

「撻嘢」，即偷東西，主要是偷些體積細小的東西。爲甚麼「偷嘢」又叫「撻嘢」呢？是否外省人讀「偷」字時，誤音爲「撻」呢？則無從稽考！只知在七十年代初開始流行的，而且還是比較低下的粗鄙語。

「撻對拖鞋落街」，即隨便地、毫不修飾的穿着一對「拖鞋」出街去，這裏的「撻」可能是穿着拖鞋走路時，發的T T

TAR TAR這樣的聲響而成的形音字。

「撻火」，當駕車者開啓引擎時，這動作就叫做「撻火」。套用香港常用語，是撻「着」火，這個被撻着的，當然不會有火，否則，駕車者便身陷火海矣。這啓動引擎的「撻火」，其實是英文START的借音的象聲詞。

START這個「開啓」，也是光管燈接駁器的眞實名稱，但，精明的香港人卻將START音譯爲「時撻」。

拍（音PART）

「拍針」，即打針，爲何打針會叫做「拍針」呢？那就先要明白甚麼叫做「拍丸仔」。

「拍丸仔」，即吃迷幻藥丸（簡稱迷幻藥），「拍」（讀爲PART），其實是拍（拍手掌的拍），通常吃藥丸，多是先將藥丸放在掌中心，再拍進口去（又叫「拍落口」），這過程便是「拍」（音PART），「拍丸仔」即拍迷幻藥丸落口也。迷幻藥是違禁的毒品之一，吞食迷幻藥，是非法行爲，與吸毒相同。

當了解「拍丸仔」是甚麼一回事後，再解釋「拍針」，各位就會容易明白了。「拍針」原意是打白粉針，是吸毒者的背語，與「拍丸仔」的「拍」同義，將一些「物質」注入體內，遂有「拍」（音PART）針這個詞語的產生。

其實，這個「打毒針」的「拍針」，與醫生療病的打針是有別的，但最近，一些背語流行化的關係，令到看醫生吃藥，也叫做「拍藥」，而「打針」也叫做「拍針」了。

①：現代漢語的方言區，據學術性劃分，主要分爲七大區：一、北方方言（又稱爲官話方言），以北京話爲代表。二、吳方言（也叫江浙話），以上海話爲代表。三、湘方言，以湖南話爲代表。四、廈方言，通行的地域主要在江西省的中部和北部，但，不等於江西話，因江西境內除了廈方言外，還有客家方言、吳方言和官話方言（以江淮官話爲主）。五、客家方言（通稱爲客家話或客話），以廣東梅縣話作爲代表。六、粵方言，以廣州話爲代表，又稱爲廣府話。七、閩方言（通稱爲閩語，俗稱「福佬話」），以福建閩南話爲代表。

FRIEND過打BAND

繼上一篇，講了一堆中西合併的香港新方言後，這篇再接再厲吧！

「BAND」，英文的解釋是一夥、一幫或一羣人；但，多用以解作爲一隊樂隊組合。

從一隊樂隊的「BAND」字，加上一些中文字，便演變成別樹一幟的地道香港語了！

夾BAND

「夾BAND」，一隊樂隊的組成，是由數名隊員各演奏一種樂器，合奏而成；這種互相配合得宜的行爲，廣東話便稱之爲「夾」（或「好夾」、「好夾檔」……等）；「夾BAND」即是衆人合組一隊樂隊。

「夾BAND」這個合組樂隊的解釋，只是一個表面意，因爲，現今說「夾BAND」，還有另一個隱喻：「大家很合得來」。這包括兩人（或以上）的性格、喜好或思想上皆志同道合，融洽非常。

有一個與「夾BAND」同一意思的香港俚語，叫做「夾嚦」。「嚦」，是一個音調好聽的象聲字，「夾嚦」便是取其唱和合拍，引伸爲合得來之意。

開BAND

「開BAND」，即樂隊組成後，開始演奏，這便是「開BAND」了！因爲樂隊開BAND，主要是爲了舞會(PARTY)而表演的，所以，「開BAND」又是「開舞會」①的另一個代名詞。

「開BAND」，又解作「開始」。因一隊樂隊各自準備了自己的樂器，以作表演，當大家準備就緒，由隊長（或指揮）一聲號令，便立即開始演奏，這個「開始」的第一個動作，叫做「開BAND」。這個樂壇術語，便慢慢轉化爲各領域「開始」的代名詞。

如樂隊領班向衆隊員說：「喂！大家埋位，夠鐘開BAND啦！」（即領班命令隊員各就各位，準備開始演奏）或說：「喂！幾時開BAND呀？」（即是問甚麼時候開始）。

「開BAND」一詞，還有一個出人意表的解釋，就是出手「打架」。它常用於低下層或黑社會內，例如：「同佢講咁多做乜呀！開BAND啦！」〔跟他多說也徒然！還是動手(打架)吧！〕

這解釋爲打架的「開BAND」，可能源自「開始演奏」的意思，兩者都有開始動手之意，又因打架一定會打得嘩嘩嘈，與彈奏樂器時，發出的聲音一般嘈吵，故而得名。

講開「開BAND」即打架，另有一個黑社會慣用語「開拖」，又是開始動手打架之意。「開拖」的「開」很明顯是開始的意思，因此，「開拖」的「拖」是：

當兩幫人打鬥前，會互相四出糾集同黨，這通知同路兄弟的糾黨行爲，俗叫做「班友」（班齊自己友，即糾集自己的兄弟）、「班馬」（糾集自己這一路的人馬或手下）。

而舊有的「班友」或「班馬」這兩個背語，到了現今的新叫法，「拖友」和「拖馬」，其含義仍是一模一樣，沒有變異。

當了解「開拖」一詞有「拖馬」、「拖友」之意後，大家便明白「開拖」便是班齊人馬對峙後，開始「郁手」②（動手打架）了。

打BAND

「打BAND」，哈！很奇怪，這個「打BAND」，是非常簡單地，只解作爲「樂器演奏」，並沒有因爲這個詞語有個「打」字，而與「打鬥」扯上關係。

「打BAND」，有時也會叫做「玩BAND」，意即組織一隊樂隊，餘暇時消遣，聊作興趣耍玩而已。不過，「玩BAND」一詞卻很少人使用的。

這多個與BAND字合組的詞彙中，只有「打BAND」一詞，曾形成過一個諺語：

「FRIEND過打BAND」，它指兩人（或以上）的友誼非常要好，猶如打BAND（合奏）般，多麼合拍。但，又很奇怪它爲甚麼不叫做「FRIEND過夾BAND」呢？

另外，香港人愛讀懶音字及喜用縮寫字，遂將「FRIEND過打BAND」寫成爲「FAN過打BAND」，後來，更將影迷

會或歌迷會的FRIEND CLUB，也讀、寫成FAN CLUB。

收BAND、散BAND

既有「夾BAND」、「開BAND」、「打BAND」和「玩BAND」，當然到最後，總會有——「散BAND」。

「散BAND」一詞，大家總以爲是樂隊表演完之後，收工離去。這也可以說不錯的，不過，這樣用作曲終人散的解釋，倒是很少人用的。

假若，只用來形容演奏完畢，收工大吉，我們多會用「收BAND」這個詞語，而不會用「散BAND」一詞的。

「收BAND」，即是表演完畢，收拾樂器離去，再引伸爲「收工」、「收檔」的意思。

「散BAND」，其實是指一隊樂隊解散。現在我們引伸爲情侶仳離分手，也叫做「散BAND」。跟樂隊解體一樣，各散東西之意。例如：

「亞強同亞珍散咗BAND啦！」（亞強與亞珍兩人分手了！）

從分離的「散BAND」，再引伸到一個聚會完畢後，各自分手離去，也可叫「散BAND」。如：

「PETER，一陣散BAND後，你去邊呀？」（PETER，等一會散席後，你會到哪兒去？）

在本文要「散BAND」之前，還要補充一個與衆「BAND」有關的詞語——「BAND仔」。

「BAND仔」，簡而言之，就是樂隊的隊員，是「夾

BAND」、「開BAND」、「打BAND」和「玩BAND」不可缺少的人。

---

①：「開舞會」，在香港，通常叫做「開PARTY」。這正符合本文的主題，港產式新方言之中西合併常用語。

②：「郁手」，即動手打架，在黑語中，也叫做「郁拖」。「郁拖」解作爲打架，是跟「開拖」、「拖馬」和「拖友」有密切關係，可從本文內了解一二。

有音無字

有很多朋友，都感到很奇怪，爲甚麼廣東話內，有這麼多有音無字的俗語？

其實，不只廣東方言內有這個「有音無字」的特色，也不只中國漢語內有這現象，而是全世界任何國家地方，都存在着這個無可避免的境況。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也可說是一種工具。透過文字的功能，使口頭語言書面化，從而可以留存，可以傳遠，擴大了文化交際、文化轉遞的作用。

雖然，文字和語言同樣是溝通工具，但兩者也有前後之別的。

古語有云：「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這樣，就簡單地說明了文字和語言的性質、分別和關係了。語言是基本的溝通工具，文字是一種輔助和記錄語言的工具。語言產生在先，文字產生在後，語言是文字的基礎。

根據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研究，人類社會在地球的歷史，至少有一百萬年，而文字的產生（象形圖案也算在內）卻很晚；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如埃及的象形文字、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或中國的古文字，大概也不超過六千年的歷史。這便說明了，歷史上曾出現過只有語言（聲音）而沒有文字的時代，反

過來說，卻沒有只有文字而沒有語言的民族或時代。

當今，還有很多原始地區，是沒有文字的。

語言是傳達訊息的工具，當發出和接收雙方皆明白的時候，它主要的功能，就達到收效目的了；下一個保存歷史文化的責任，便落在文字身上。由於語言的交流上，是經音節的抑揚頓挫的配合，才淋漓盡致地表達其意，所以苦了那批以文字作紀錄的人了，就算是文字的駕馭力多強，也可能會詞不達意。尤其中國地大物博，各省各縣的風俗各有特色，使用文字的方法，也各有不同。縱使秦朝時，已將中國文字統一使用，但每處讀音有別，造成了諸多文字差異的問題頗大；加上各地方言的使用習慣，自成一格，外地人士是無法領會到箇中眞義，也是文化障礙之一。

我們現今的漢語，是經過幾千年的洗練；文字的使用標準，其音義有某程度上的規限，不能隨意易變的。所以，就算是各區文化的差異多大，也有脈絡追尋的。另外，語言的學習，不多不少，也要透過文字的輔助，不可能一下子離經叛道的。

當然，在廣闊的文化層內，語言是最前線的傳播工具，隨着世界通訊發達的方便，使各地文化的隔膜越來越窄，語言受外來影響，越來越多，更趨複雜和變幻多端。

以香港爲例，我們的文化母系是中文，但卻將外來文化混和使用，如全國叫「冰箱」的東西，我們叫「雪櫃」；明明是「計程車」，我們卻叫它做「的士」；領帶，叫做衩（有人寫成呔）；「訂單」叫做「柯打」；「地下車」又叫「地

鐵」……等等，數不勝數。

同樣，廣東位於珠江三角洲之黃金地帶，是中國近代對外經商的重要開放港口之一，中外商賈雲集，造成文化大兜亂的集中地，於是衍生了很多有音無字的俗語。而且，中國字中，有很多是一音多義，或一字多音的，於是成爲以文字記錄的人，借字代用，取其音，變其義了。人民多用了，便約定俗成，遠離其原義。

有些研究廣東俗字的朋友，強調廣東話內的字音，是有音有字的。的確，有很多廣東俗字，皆可從古籍中找到，但，有音就有字，這論點，只適用於某個時期內，從商代甲骨文約有三千五百至四千五百個形體字，至漢代許愼著的《說文解字》的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字，明代張自烈著的《正字通》，有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個字，清代張玉書等著的《康熙字典》，收了四萬七千零四十三個，從上述資料，可知每個時候，都有新字的產生。因此，我們不能否定每個時期的文字，在音義上，跟古時的用法是相同的，而且，在文字不斷地趨向複雜的國度裏，新文字的誕生，是有必要及無可避免。

擬聲怪音字

我們日常用語內，隨時隨地可以聽到很多有音無字的詞語。這些詞語，是否可書寫成字，則因歷史文化變遷而定，那些不常用的僻字，一被淘汰，二被遺忘，三被新生的字取代。甚至，有一些音節，是當地的方言鄉音，本來就沒有這個字的，但廣傳坊間，約定俗成，便被人借那些同音字代入，或自創新字用之。

通常，自創字，多以象聲字居多，及用作形容詞和感歎詞。所以，最常見的新造字，是將一些同音或近音字，多加口字部首於旁，以資識別。如：哎、咩、喲、啊、喎、哼……等等。

擬聲字，不只出現於中國，全世界也是同一模式生產這類音響字，尤以英文，因她本是由數個有音的字母連綿合併而成，拼音方面比較有利，容易表達，如：按門聲的DING DONG、笑聲哈哈的AH AH、驚訝的噢OH，甚至貓叫的MEOW，都可具體地表現象聲字的特色。

中國傳統的方塊字，則受拼形的結構所規限，只可在借音假意的範圍內，引伸爲其他的含意，不多不少，總有點言不由衷的障阻。

本文準備列出一大堆香港的新方言，很多是有音無字的

（可能是確有其字的，但礙於筆者不才，學識有限，本文以借字記音爲多），若各位讀者，赫見那個音節（字）是有正寫的，敬希來信斧正。

烏SIR SIR、烏啄啄

「烏SIR SIR」，烏是烏眉瞌睡、沒精打采的樣子，SIR SIR是助語詞，甚麼叫SIR SIR呢？爲何叫SIR SIR呢？不得而知。總之「烏SIR SIR」就是矇查查、懵閉閉（或懵懵閉）和「懵盛盛」的意思。用法是：

甲說：「乜你做嘢，成日咁烏SIR SIR㗎？」（爲何你辦事總是胡里胡塗的呢？）

「烏啄啄」，與「烏SIR SIR」同義，更可說是「烏SIR SIR」的現代版，「烏SIR SIR」是六、七十年代的口頭禪，現不再流行，而「烏啄啄」已代其位了！

「烏啄啄」在近年大行其道，是拜1989年無線的諧劇《笑星救地球》中，主持人之一的廖偉雄扮演的「五姑娘」，經常嘲笑別人胡里胡塗的口頭禪所賜的。「啄」不是唸「啄木鳥」的「啄」音，是讀雞啄唔斷的「啄」音。

「SIR滑梯」，這個SIR音，是指一個人從上滑下的動作；「SIR滑梯」，是一個遊戲的名稱，其玩法是從滑梯上滑下。

拿拿林

拿林（或拿拿林），即快些、快點或動作爽快利落一些的

意思；有些人將「拿林」的「拿」字，多加一個口字部首於旁，成爲「喺」，以資識別①。用法是：

甲說：「喂！大家拿林做完，早啲收工！」（喂！大家快些完成工作，早點收工！）

「LY LEE拿拿」，這又是一個不明來歷的音響字，但，此詞多用作助語詞，其意跟「拿林」一樣，是快手快腳也，廣東人說爲「快趣」或「快快趣」和「快趣啲」。用法是：

甲說：「唔好講咁多啦！LY LEE拿拿做完就算啦！」（不用多說了，快點做完便算吧！）

「時LEE SA拿」，與「LY LEE拿拿」同出一轍，分別只是發音不同。另外，此詞含有粗枝大葉、三扒兩撥之意，比「LY LEE拿拿」更爲急促。用法是：

甲說：「嘩！你做嘢時LEE SA拿咁，趕住收工呀？」（嘩！你做事如斯急忙輕率，趕着下班嗎？）

「平LING朋林」，又是解作急促地趕着，快速匆忙的意思；有手急眼快的感覺，即廣東話的「頻倫」（或「頻能」，「能」只是象聲字）。用法是：

甲說：「今日啲貨，我哋三個人平LING朋林咁，唔使兩個鐘頭就攪掂晒啦！」（今日的貨物，我們三人，手急眼快地，不需兩小時便做妥了！）

「PENG LING蓬隆」，這是個擬聲詞，與「平LING朋林」同義同類，只是發音有絲毫分別。另有手忙腳亂和跑步聲的意思。用法是：

「佢走到PENG LING蓬隆，唔知趕去邊呢？」（他走到

隆隆聲，不知趕着去哪裏呢？）

「興卿含含」，又是擬聲助語詞，同類型的同義詞中，有「HE HE含含」，兩詞皆指急急忙忙地趕着，多用作爲形容詞。用法是：

甲說：「唔好阻住晒啦！人哋做到興卿含含，而你就翹埋隻手，戚喺度睇！」（請讓開點吧！別人做得興起的時候，你卻翹着雙手，站在一旁乾巴巴地觀看！）

「平平彭彭」，一個典型的擬聲詞，本意是金屬撞擊的嘈吵聲音，現借用爲一般發出雜音的意思。

「平LING彭蘭」，也是擬聲詞，除了像「平平彭彭」的金屬撞擊聲之外，也是摔破玻璃物件聲音的意思。有時，亦可將其音調提高，唸作：「PING LING PANG NOUN」，其意相同。

「KING LING COUNT NOUN」，跟「PING LING PANG NOUN」一樣，是從「平LING彭蘭」的轉音而成。

青BB與PAT PAT

除了以上按音擬聲的象聲詞之外，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有音無字的怪詞，怪是怪在，一講出來，大家皆明白箇中之意，但，卻沒有來源可查的，如——

「青BB」，即青綠的顏色，是青得發白，帶點螢光。可以用來形容布料顏色或生果未熟的樣子。

「PAT PAT」，屁股也，猶指小孩的屁股。廣東人叫屁股做「蘿柚」②，所以「PAT PAT」也被叫爲「蘿PAT」；

「蘿柚」是頗俗的稱號，公衆場合不宜唸出的，這是中國忌諱的禁語，也是很不必要的禁忌之一。

當全部廣東人都稱屁股做「蘿柚」的時候，大衆卻不敢或不好意思，當衆稱它爲「蘿柚」，眞莫名其妙。

蠻有趣的是，大家不便叫它做「蘿柚」之餘，反而可肆無忌憚地高嚷着「PAT PAT」或「蘿PAT」，將這個不文東西，美化活潑起來。

有關這「PAT PAT」一詞，筆者原先還以爲是英美的俚語衍變過來，幾經追查，方知與英文無關。唯一與英文扯上關係的可能，是這「PAT PAT」的「PAT」音是從英文BUTTOCK（屁股）「BUT」音而來；是否如此，還待考證！

有說，可能是大人輕拍小孩的屁股，發出的聲響，因而得名。這個推論，也有可能，但事實是否如此，則成另一廣東語言公案吧！

FEE LI泚咧、咧泚、烏WHERE

「FEE LI泚咧」，這詞是指一個人不修邊幅，或做事不認眞，行爲不檢的意思。用法是：

例一，甲說：「你睇吓佢，做親嘢梗係FEE LI泚咧嘅！」（你看他，每次做事，總是一團糟的。）

例二，甲說：「佢飲到FEE LI泚咧啦！」（他酒醉得亂七八糟了！）

「咧泚」，「咧」，字典內解爲亂語，亂講的意思，也可作爲助語詞，但這裏的「咧」，只是借音，不過，亦算近義，

「咧泚」一詞，指一個人不修邊幅，亂七八糟，帶點骯髒的意思。「泚」，音FEI，廣東話是敞開之意。「泚開衫鈕」，即衣衫不整，敞胸露懷的意思。

「咧泚」，又可叫爲「咧咧泚泚」。用法是：

例一，甲說：「你做人唔好咁咧泚啦！」（你做人不要這麼差勁吧！）

例二，甲說：「你成世咁咧咧泚泚，實唔成功㗎！」（你整天如斯不濟，總不會成功的！）

另外，「咧泚」一詞，主要是用來形容男性的，而描寫一個不修邊幅的女性，就多用「烏WHERE」（這個「WHERE」的發音，是摒除後面的「牙」音）。

「烏WHERE」，烏就是烏黑或前文所提的「烏SIR SIR」的懵然戇居。「WHERE」，在香港話內，是很差勁，樣子很醜怪，尤其最多用作形容一件衣物在洗滌之後，全件衫變了形，俗稱「走了樣」，這便叫做「WHERE」。

若一個人，挨了幾個通宵，沒有好好休息，弄得精神不振，這無精打采的表現，也叫做「WHERE」，俗稱爲「殘」，如「好WHERE」或「好殘」。

一個女人的容貌，被指爲「WHERE」的話，即是貌醜加憔悴；若形容其身材很「WHERE」，那就是說她肥腫難分或說她的肌膚像老人家一般鬆弛無彈力，走了樣的那樣難看。用法是：

甲說：「嘩，唔係呀！佢咁WHERE，你都敢介紹俾我

識？」（嘩！不是吧！她這麼差勁難看，你也介紹給我認識？）

這裏一提的，「烏WHERE」的「WHERE」只是一個記音字，跟現在香港報章雜誌經常出現的「WHERE銀」的「WHERE」是截然不同的，「WHERE銀」的「WHERE」，正寫是「揼」，是用手去找東西的意思，與「烏WHERE」的「WHERE」音相近而已，並非同一個字的；由於中文字裏沒有WHERE這個音的字，所以，各大小報章，寫「烏WHERE」時，皆用這英文字代替，確只有香港才會出現的怪相。

---

①：「拿拿林」又會讀成「喳喳林」。

②：蘿柚，屁股也，因其形狀有如一個大柚子，從而得名，是形意詞。另外，屁股又別稱爲「八月十五」，俗稱爲「屎忽」，黑社會的切口叫它做「臺」。除了以上那些不方便稱叫的俗語之外，當然會有一雅號的，就是「臀部」（有很多人將這個「臀」字，讀作「殿」音，是錯的，它應讀作「團」音，請小心），更加要小心的是，不要以爲在談話中，說及屁股時，用「臀部」一詞，會大方得體呀，可能會（其實一定會）是非常滑稽的，「臀部」多作爲書寫語而已。平常，這個不方便直呼其名的忌諱東西，很多人，尤其年青一輩的，多用英文HIPS來代替的。

借音託字

在搜集一些日常用語內的音響字時，發現一些頗爲有趣的現象，這也是語言學中，常有的問題，就是音韻的差異，本是同一意思，同一發音的詞彙，竟有多個不同腔調的讀法，如：摔破東西的「平LING彭蘭」，可變爲「PING拎攀蹦」或「KING LING COUNT NOUN」；又如趕急的「瓊LING蓬隆」，又可叫爲「平拎朋林」或「平LING朋朋」……這類擬聲字的變化多端，多是跳離我們中國傳統的平上去入四聲使用法的規限。

另外，這類擬音字，是否有音無字或有音有字呢？則是難作定論。

筆者手上有一些廣東話(可能是香港話)的趣怪方言資料，但遲遲未能查得正確寫法，今篇就拿出來與各位研究一下——

皺蚊蚊

「皺蚊蚊」，皺本讀作「晝」音，但俗唸作「巢」，本是面部的紋，即皺紋；又是物體表面有摺痕或揉弄而成的紋路，如：「呢張銀紙好皺」、「呢件衫好皺」(即這張鈔票和這件衣服不平坦，多摺紋的意思)；也可說成：「張銀紙皺蚊蚊」、「件衫皺蚊蚊」(意思同上)。

「皺蚊蚊」是否「皺紋紋」轉化起來的呢？

另外，也有人將「皺紋紋」唸作爲「皺ME蚊蚊」。

哎哎西西

「哎哎西西」（也作「唉唉西西」），不管「哎」也好，「唉」也好，這兩個字，皆是歎詞，如「哎呀」、「哎喲」或「唉聲歎氣」。

「哎」和「唉」這兩個字，也是象聲詞，「哎喲」是表示驚訝、痛苦；「唉唉」則是小兒啼哭之聲。

但，這裏的「哎哎西西」，則是講向別人請求、乞求之意，刪略版可叫做「哎西」。

「哎哎西西」是有不厭其煩地「死纏」①着別人，直至別人答應其請求爲止。從這個乞請之意的「哎」字，也引伸了一個廣東俗語：

「哎契弟」，契弟在廣東話內，分別有三大解釋：一、誼弟；二、沒有男子氣概的太監；三、成事不足，壞事有餘的無膽歹類。「哎契弟」便是低聲下氣地向這類低下過自己的人苦苦請求，是何等苦哉！

因「哎契弟」一詞，而產生「哎契弟咁哎」一語，即借「哎契弟」的苦況和難處，來表示向別人提出請求，也不容易，有如向契弟乞求時，低聲下氣的情形。

林林審審

「林林審審」，「林」是「林林總總」的意思，「審」只

是一個借音字（可能有其正字，在下不才，未能認識，唯有借字一用），「審」音字，是瑣碎，「納雜」②之意。

「林林審審」也可叫做「林審」，簡單而言，是「濕濕碎碎」（瑣瑣碎碎）、「納納雜雜」，多以用來形容工作上的小枝節、小雜項，或多不勝數的小問題。

拿西、是但、求祈、斷估

「拿西」，做事不專心、大意及隨便。與「是但」、「求祈」、「斷估」等詞近義。

「是但」，當在抉擇性的時候，卻抓不定主意或沒有意見時（即「無所謂」），但又一定要表態時，便說：「是但吧！」（意思是指怎樣也沒所謂！）

「求祈」，與「是但」一樣，當甚麼選擇皆無所謂的時候，便說：「求祈吧！」其實，「求」是請求、求取，「祈」是向天「祈求」。「求祈」便含有聽天由命之意，自己不作決定，任由上天安排吧！

「斷估」，則是不作思考，胡亂隨便作出一個決定。「斷」是判斷、出主意的意思；「估」是猜測、思考之意。「斷估」兩字，按字面義應該是含有深思熟慮的意思，想不到，合併起來後，則是妄然亂作判斷。香港有一新諺語是：「有斷估，無辛苦」，即不加思索便作出決定，可以樂得優哉游哉！

「拿西」，是匯集「是但」、「求祈」和「斷估」等不良的「陋習」，除在下判斷時大意之外，多用作形容做事的行爲

不專注，凌亂和一塌胡塗。

顛顛得得

「顛顛得得」，是瘋瘋顛顛之意，卻又不是眞正發瘋或有神經病的人，只是形容比較豪放，沒頭沒腦的人，多以用來形容那些不正經的女子，即上海人稱之爲「十三點」的女人。也可以叫做「顛得得」。

「顛」是瘋顛無腦之意，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得」字，是何解何意呢？則三思不得其解！

烏LY馬搓

「烏LY馬搓」，是亂七八糟的意思。有時用來形容做事一團糟之意，但多以用來描述一個人寫字時，字體凌亂、紙張骯髒、「烏糟邋遢」、字不成字、文不成文的意思。

---

①：「死嘿」，「嘿」，是廣東自創字，與廣東字「嚦」近義，即把一塊骨頭放進口裏，把附骨的肉嚼出來，這叫做「嚦骨」，如將已嚦完的骨吐出來，便叫「嘿骨」。有一諺語爲：「食人唔嘿骨」，意謂將一個人吞滅於無形。這裏的「死嘿」的「嘿」是游說之意。「死嘿」是非常堅決地去游說別人，不惜用任何乞求的方法，誓死也要達到游說成功爲止。

②：「納雜」，有很多人寫爲「立雜」，其實「納雜」才是正寫，也可以說爲「納納雜雜」，是雜碎但包羅萬有之意。

獨自去偷嘢

上一篇，寫了一大堆廣東「注音」俗字，除了可以借用中文同音字之外，還有一些常用詞語的發音，連中文字也很難找到近似音的，所以，今篇，筆者試用英文拼音法，擬聲造字，希望可以保存和記錄這種生動獨有的廣東話——

「TAR嘢」，是盜竊、偷東西的意思。現代港人多寫爲「撻嘢」，「撻」在粵音內，是他壓切，是打的意思，如用鞭棍等打人，曰：鞭撻；「撻」也可唸作八壓切，是摔倒的意思，即有人跌在地上，便說爲「撻落地」；煲生魚湯時，先將生魚摔落地上，將牠弄昏，才放進煲內烹煮。因廣東人的湯療之中，深信煮魚湯的魚，要新鮮未死的，才有營養，所以煮魚湯，有別於其他的湯類，以雞鴨豬牛等做的湯，皆可屠宰後烹煮，而魚湯則不可！因此，爲保生魚在烹煮時仍有生命，於是，只將之摔昏，這擲生魚落地的動作，叫做「撻生魚」；從「撻生魚」引伸出去，當一個人絆跌摔倒得很厲害時，也有說是「撻生魚咁撻」！

「SA嘢」，也是偷東西的意思，與前「TAR嘢」一詞近義，兩者偷取的物品，皆不會是大型笨重的東西，多是指體積小或輕巧的物件，如銀包、飾物等。

爲甚麼偷竊細小的物件會叫TAR嘢或SA嘢呢？還沒有正確資料，但「TAR嘢」的是以兩三隻手指取物的含義；而

「SA嘢」的SA，則用整隻手去行動的意思，還與「扒嘢」有近音近義的巧合，是否「SA嘢」就是「扒嘢」的轉音異讀呢？值得研究。

在這裏，順便解釋「扒嘢」的「扒」字，正是小偷從人身上摸取財物之意，這類竊賊，謂之「扒手」①。若說「SA嘢」是「扒嘢」的變音字，那，爲何現時還是只有「扒手」而沒有「SA手」呀？

這篇本來談及用英文拼音的廣東俗字，一下子卻講了大堆盜竊的名詞，倒不如，乘興與各位研究一下，其他幾個與TAR嘢和SA嘢近義的詞彙吧！

「搵嘢」，也是盜竊行爲的一種；「搵」，萬猛切，是含有拉、扯之意，香港最新的流行語中，有「搵車邊」一語，意謂因乘順風車的關係，才到達目的地，含有「僥倖」的意思。

「搵」有將東西從上扯下或從下拉上和緊握着東西的意思，如：「將條電線搵落嚟啦！」（將電線扯下來吧！）或「小心搵住張梯，慢慢爬上嚟！」（小心沿着梯子，慢慢爬上來吧！）

「搵」也有拯救的意思，如：「佢條命，有無得搵，睇你啦！」（他的命，能否有救，看你的本領了！）或：「呢單生意，全靠你搵番嚟咋！」（這樁生意，全賴你抓回來！）

「搵雞」，即開鎗，因手鎗的板扣，廣東人叫雞，「扣雞」開火便叫「搵雞」。

「搵」也有讀作「蚊」音，如「搵貓尾」（兩人狼狽爲奸，坑人騙人）；「搵衫尾」（以前，家庭生育，以越多越

好，所以，兩夫妻有五、六個兒女，是等閒之事。當一家人因事外出的時候，尤其是「睇戲」（看電影）或人多之時，大人沒有足夠能力同時照顧多個小孩，就叮囑他們拉着大人們的衣物，以免走失，小童便緊拉着大人的「衫尾」，大人到那裏，他們也到那裏。這種隨着他人庇蔭下，不費吹灰之力，得以過關的行徑，就叫做「搵衫尾」。其實「搵衫尾」與「搵車邊」有點近義的。）「搵草」（拔草）；「搵毛」（拔毛）……

「搵」，是有將物件拉過來之意，於是「搵嘢」就是順手牽羊偷竊的意思。

「妠嘢」，也是順手牽羊式的盜竊行爲。「妠」，《康熙字典》解釋爲：聚物也，即將物件抓聚一起。廣東人常說：「快落雨啦！將啲衫妠返入嚟啦！」（快下雨了！把衣服斂進來吧！）或說：「有差佬嚟啦！妠得就妠啦！」（警察來了，抓到多少便多少了！）

「妠」，是用手將枱面上的東西，一揪而起，如「妠架生」，即取武器，意謂準備出動械鬥去。也有人將衣袖捲起，謂之「妠起衫袖」，也是順捋、抓起的結果。

「妠」通「納」，納，是取的意思。遂「妠嘢」是取東西，若不問自取時，便是偷也。

---

①：「扒手」又稱之爲三隻手，除了他有正常的兩隻手之外，有一隻不見得光的手。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商務新字典》內，有「𡳞」這個字，意「爬」，注「𡳞手」即「扒手」。但，這個「𡳞」字，卻沒有出現過其他字典之內，怪哉！

爆字堆

爆，火裂的意思。

《說文解字》：「爆，灼也。從火，暴聲。」故有「火爆」、「爆炸」、「爆竹」（即「爆仗」，俗稱「炮仗」）。

上述數個詞語，皆含燃燒、爆破的意思。然而，現今香港坊間流行的俚語裏，卻存着很多與「爆」字合組而成和嶄新意念的名詞。

舉一些舊有的「爆」字詞語如：

火爆、眼火爆

「火爆」，形容一個人脾氣急躁，性格剛烈。

「眼火爆」，並非「火爆」的人的眼睛產生毛病，而是形容一個人看見一件太氣人的事而忍無可忍。這便是：「睇到眼火爆！」

爆仗

「爆竹」，古時，中國人以火燒竹，竹因着火而爆裂，並發出爆破之聲，用以驅鬼，所以稱之爲「爆竹」。唐代有人稱「爆竹」爲「爆竿」。後世用紙捲火藥，燃點發聲，又稱爲「爆仗」。何故此爆炸物以「仗」爲名呢？原來，古時的刀戟

等兵器，總稱之爲「仗」，「仗」便成了武器的代名詞。火藥爲軍備之一，會爆炸的武器，不叫「爆仗」，還有其他更好的名稱嗎？現今，香港人將爆竹俗叫俗寫爲「炮仗」，其實是錯的。

爆軑

「爆軑」，「軑」（正寫爲「軑」）是古代車轂①前端圓帽狀的蓋。現代香港人以「軑」字代替車輪，只是約定俗成而已！其實，車輪的英文字是WHEEL；跟「軑」字近音的英文字TYRE，才是輪胎、車胎，俗稱爲「車轆」。「爆軑」一詞，實爲「爆TYRE」，即車胎因充氣過滿，或遇尖物戳破，現在引伸「爆TYRE」一詞，指衣物的縫口爆裂，尤多形容褲襠部分。

爆棚

「爆棚」，戲行語，即滿座之意。以前的戲班，多是穿州過省，在臨時搭建的戲棚（用竹搭成，謂之「棚」）內演出，遇上受歡迎，棚內擠滿觀衆，便是「爆棚」了。後來，引伸爲任何事物，若再接受不下時，也叫「爆棚」；如滿肚食物，再吃不下時，便說：「個肚爆棚了！」或手上的工作，仍未能清理，還有其他的排山倒海而來時，便說：「我個SCHEDULE爆晒棚了！」（我的工作程序表擠滿了！）

另外，愛玩「搓麻將」（打麻雀）的香港人又將「滿糊」（三番以上）的，稱之爲「爆棚」，意即糊盡此牌。

「爆滿」，與「爆棚」同義，即滿座。不過，「爆滿」只常用於形容售票情況方面，卻沒有「爆棚」的用法那麼多元化。

爆拆、爆牙、爆肚

「爆拆」，冬天時，皮膚因天氣乾燥而皸裂、裂開。

「爆牙」，牙病的一種，指一隻牙不正常地，長於兩隻正常生長的牙之前面。這類「爆牙」多是生於門牙的附近，不甚雅觀，但奇怪的是，日本人卻鍾情有此「牙病」的少女偶像，如早年瘋魔日本藝能界的香港歌星陳美齡，曾因形象的發展和考慮歌唱時發音的問題，而不肯剝脫那標記式的「爆牙」，還有日本當地的河合奈保子也因有一「美麗可愛」的小「爆牙」，而討人愛戴。

「爆肚」，不是像「爆牙」般，肚皮爆裂撕開，這是指一個人演說時，臨場突然即興的講話；也指演員演出時，不按劇本講稿，即場講出自撰的台詞。引伸出來，便是一個人平常講話時，每有突然而來的主意，或出人意表的精采對白。

爆煲、爆鑊、爆料

「爆煲」，也叫「穿煲」，本是秘密被識破或眞相揭露了的意思。現今的「爆煲」，最流行的說法爲「踢爆」。而「爆煲」一詞，多用於賭「廿一點」的撲克牌這玩意中，當牌數超過了二十一點，便是「爆煲」，但卻不能說爲「穿煲」；「穿煲」只適用於事情被揭發的情況下。爲何事件的秘密和眞相，

會用「煲」字來形容的呢？則仍未找到答案。若看官知道此眞相，歡迎來信「踢爆」。

「爆鑊」，雖然「煲」和「鑊」同是烹調器皿，但「爆煲」和「爆鑊」兩詞的解釋卻互不相干，是兩碼子的事；「爆鑊」是指工作上臨時出現新問題，並需要超時加班去處理；亦有指上頭突然出了一個新主意，令下屬急忙應付。然而，「爆大鑊」卻並不是工作上出現了極大的問題，更非上司出了一個巨大的新點子，原來「爆大鑊」和「爆鑊」又是兩個毫無關係的俗語，「爆大鑊」只是某人將一些不可告人或從未公開的事實眞相突然公諸於世，有正面地「篤背脊」（說背後話）的態度，也可叫做「爆料」。

「爆料」，簡單而言，就是將一些眞相內幕或事情素材（眞材實料），原原本本地說出來。這裏要講明一點的，「爆料」的，不一定是「爆大鑊」，因爲「爆料」只屬於將眞相說出，並沒有「爆大鑊」般，含有背後動機的意圖。「爆料」，多流行於警務界，如向犯人「攞料」（攞，取也；料，資料的意思），犯人報料（報，即報告、報道）和盤托出，便是「爆料」；市民向廉記（廉政公署，俗稱「老廉」）舉報，也是「爆料」行爲的一種。

爆粗、爆沸

一大堆與「爆」字有關的香港俚語裏，有很多是黑社會常用語，如：

「爆粗」，「粗」字是指粗口，即粗言穢語、三字經、爛

口、髒話。「爆粗」，是指突然出其不意地說出髒話的意思，簡單的解釋，就是講粗口。

「爆湧」，與「爆粗」同出一轍，也是講粗口之意。「爆粗」是一般平民也常說的俗語，但，江湖上的黑人物，很少用「爆粗」，他們多說「爆湧」的。

「湧」音，何故成爲黑話的粗言穢語的代名詞呢？則沒有資料。是「湧現」、「湧出」、「湧泉」的「湧」字呢？還是其他「湧」音的字，如：擁、慂、蛹、冗、茸、俑、俑呢？有待查考。

爆格、爆冷

「爆格」，即「爆竊」，入屋偷竊的意思。「爆格」一詞，是諸個黑話中，最爲複雜既有趣的詞語，它可能是英文轉譯而來，也揉合了中文複音節詞的特點，更是三個單音節詞組合的簡略中文。是否很複雜呢？

有一個英文字，與「爆格」近音同義的，也是警方的常用術語，BURGLAR（或BURLARY），是潛入人家或店舖盜竊的小偷或盜竊事件。「爆格」是否就是BURLAR的音譯字呢？這也未必對，因爲中國俚語之中，尤其是黑語內，「格」，是指一個斗室，即一間屋或一間房，因此，如監倉，便叫做「臭格」，因爲黑道中人極不滿意及厭惡監牢這類地方，所以用「臭」字來形容它。「落格」本是指食物吞落肚內（肚也是一個有容量的空間），後來引伸爲將錢財私自入了自己的袋裏（袋也是有容量的空間）。

「爆」是「爆破」、「爆開」的意思，「爆格」便是弄開一個地方的門窗，意謂入屋行竊也。

另外，「爆格」原來又是一個專有名詞的刪略版，正式的名稱爲「爛冷格」。

「冷」，「凍」也，「冷格」是指冷冰冰，沒有人的空屋。要偷竊得手，當然找那些無人在的「冷格」；「爆冷格」便是潛入無人的空屋內偷竊了。「爆冷格」一詞在五、六十年代是非常流行的。

近期，警務人員經常以BURLARY來指偷竊（俗稱爲「爆竊」），而BURLARY又近音「爆格」，遂令這個「稍長」的「爆冷格」絕迹江湖。另外，江湖上多冠以「老」字於一些詞語之前的，於是「爆格」也俗叫「老爆」。

中文的「爆格」和英文的BURLARY，其音近義同的俗語，在港式廣東話內，是極罕有的現象。

特別一提的「爆冷門」與「爆冷格」絕對是兩回事。不要見有「門」字，便以爲是「爆冷格」一般，爆開了沒有人看守的門，可以長驅直入，大搬特搬。

其實，「爆冷門」是源於賭場術語。「冷門」，是近代人的新名詞，「冷門」本是「盲門」，「盲門」是指一場賭局中，很久沒有出現的牌或一家（俗稱一門）很久沒有勝出過的位置。若投注於一門必敗或無機會勝出的牌上，那些賭本必然是「凍過水」，所以，在模擬轉借下，也叫爲「冷門」了。

「爆冷門」（也簡稱爲「爆冷」），現在多用於賭馬賽事上，指那匹不被看好的「大冷門」馬，突然勝出。「爆冷」一

詞，現泛指一切出乎意料的事，居然會發生。

「爆冷」，也有一個比較加強了語氣的同義詞，是「爆大冷」，即冷門之中，最冷、最不可能的，居然勝出或事件的出現。

爆缸、爆石

「爆缸」，只有黑人物才說的背語，是指「流血」。

「爆缸」，其實是頗有意境的詞語，就像一個載滿了水的水缸破裂了，大量缸水湧出。若換了是血，便爲血如泉湧了。黑道中人是有很多禁忌的，因「流血」也是其忌諱之一，於是便用「爆缸」來代替。

「爆石」，也是黑語之一，是「大便」之意，這又利用意象轉化而成的背語，當人「拉屎」的時候，就像石礦場炸石一樣，碎石從一洞口湧爆出，散布四周。

有時，覺得我們四周的黑語，也有點文化的，並非大家想像中那般鄙俗，爲何沒有人悉心去善待呢？

當然，這些黑語，作爲研究對象和了解社會，是頗有價值及有趣的，但，掛於口邊使用，那就可免則免了！

---

①：車轂，轂音谷，是古代車輪中心，有窟窿可以插軸的部分。

舊式車輪

問俗錄

這書內的文篇，打從頭第一筆至今，已有三年多，其間，爲了搜集這等俗語資料和追溯其源，不知打擾了多少朋友，應藉此書最後一章，向衆人賠個不是吧！

區區三年時間，比起台灣陳修的《台灣話大詞典》用上十年時間去撰寫，還覺有雲泥之別。

好一本《台灣話大詞典》，將台灣的山地話、閩南語、國語及外來語統統囊括齊集，廣而簡、簡而精，實是不可多得，令人感動。

反看，香港話是現代中國語言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大支派，竟仍未有系統的處理，如收集、分類、研究、分析，甚至連紀錄的，也是零星落索地東一章、西一段，教人心痛。

幸而對香港文物（文化）極有鑽研的魯金和吳昊兩位老師，不斷地鼓吹和提倡這類俗文化語言的研究，才激發起晚輩小銘膽粗粗地「搵車邊」，學人「著書立說」起來。

說實情，這幾年間的功夫，只可作爲一個基礎訓練，要達到我們的原來計劃——出一套完整的《香港語大系》，還有一段非常非常遙遠的路，所以，吳昊老師的兩本《俗文化語言——港式廣府話研究》和這劣拙《次文化語言》，是一件打先鋒的磚，作爲引玉的磚，但願拋出去後，能引來回響。

並希望得到各位前達的支持。

在快要「收皮」的時候，將浩瀚如星的莫名的俗語方言，從中抽取十數條，請教一下各位有識之士，用以「拋磚引玉」，請接「磚」：

「王老五」，爲何將未婚的單身漢，稱之爲「王老五」而不是「王老四」或「王老六」呢？有說是三、四十年代時，上海公演過一部名爲《王老五》的電影，片中主角是未婚男士，因而得名！是耶？

「男人老九」，意爲男人一名。同「王老五」一樣，爲何不叫做「男人老八」或「老十」，偏偏要叫做「老九」呢？有說可能是「男人老狗」，即是說一個男人，好比作一條老狗，那，又爲何不比作老貓或老豬呢？

「麻甩佬」，指一個渾渾噩噩的男人或一個其貌不揚的男士。那麼形容「佬」字的「麻甩」是甚麼東西呢？有說是麻瘋病癒的人，甩掉面上的瘡疥，留下滿面疤痕，被人稱爲「麻甩佬」；另又有人說，「麻甩」是南洋的一種植物，用來織布的東西，故做此工作的男人，叫做「麻甩佬」也！孰是孰非？

「亂嗡廿四」，即亂說胡謅。那麼，是哪廿四樣呢？

「做到隻積咁嘅樣」，與「做到隻狗咁嘅樣」相同，意謂做得極辛苦。這個「積」，大家公認是啤牌中的JACK的音譯字，若是啤牌中的JACK（簡寫爲J），它又點解會多工作做的呢？爲何不是KING或QUEEN呢？又或者低至10仔、9仔呢？

英文JACK，可解作傻瓜或萬事通，有時亦可說是藝博而

不精的人，不知跟「做到隻狗咁」有沒有關係呢？

「LUCK LUCK聲」，形容一個人的英文說得好，通常話：「佢啲英文好到LUCK LUCK聲」，其實，英文發音以「時時聲」最好，爲何不說爲：「佢啲英文好到時時聲」，而用「LUCK LUCK聲」嘅？

「PAN骨」，香港人指體內的肋骨爲「PAN骨」，有說可能人的肋骨是一個人體的支架，有如一張椅的椅背（挨柄椅）般的作用一樣，挨柄椅是唸作挨PAN椅，因而得名！可信程度不高。英文肋骨是RIB，又有無關係呢？

「打冷」，潮人叫宵夜爲「打冷」，而潮話中，「人」字，因廣東話讀出，是唸做「冷」（NOUN），那「打冷」豈不是「打人」？「打冷」一詞的來源，至今仍是個謎。

「兜踮」，這可能只是個音，正寫如何，不得而知，「兜踮」可解作落魄、骯髒、氣餒不振，那「兜踮」是從何來的呢？

「六神無主」，即神不守舍，哪六個神呢？神仙的神，或是精神的神呢？

「核突」，指醜怪、肉酸、難看也！但不少學者有不同的寫法，如：疙瘩、圪墶、紇墶……究竟，哪個才是眞的呢？

「甩咳」，即講話不靈光，一截截的不通暢地說出來。那麼，「甩」和「咳」字的正寫又怎樣的呢？

「驚到鼻哥窿無肉」，即好驚也！點解一驚（或嚇），就會鼻孔內沒有肉的呢？

「癲癲得得」，指一個人癲癲傻傻，那個「得」字，是甚

麼一回事？

「一個唔該，佢就『得』咗落去」或「佢個蘿柚就『得』落去」，這裏的「得」，是大模斯樣地坐下去之意，咁，這個「得」字，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還有，「得」字音，可用作嘲諷、唾罵、不給予面子地去「窒人」或「串人」，流行的用法，如：「我『得』到一面屁！」、「我唔俾面佢㗎！我就『得』佢㗎！」……等等，這個「得」字，跟上述的「得」字，是截然不同的，咁，這個「得」字，又是甚麼呢？

……

……

有趣的俗語方言，還有很多是莫名其妙的，各位看官，若有何高見，不妨來信，一起研究研究，交個朋友吧！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後記

終於完稿了！吁！

本來想寫一篇前言，申訴苦水的，後來得魯金和吳昊兩位老師賜序添光，唯有另闢一角，搬往後面去！遂變爲這篇後記——

多謝多謝

三年前，得李樹源和李少傑兩兄的引薦，替《香港電視》寫專欄，而自己因工作關係（當電影編劇時），常常收集一些繞口劈手的廣東俗字，漸漸發現，原來大衆誤爲有音無字的廣東俗字，大部分源自中國古漢語，而且是非常典雅和具文化的，另外，早期的廣東方言詞語，皆有前人著文存錄，反而，現今的、最流行的香港話，卻還未有人作系統地記錄，於是，拍拍胸膛，披甲上陣去也！

可是，在下不才少讀書，愈寫愈吃力，幸好，有魯金和吳昊兩位香港掌故專家在我背後不厭其煩地，逢問必答，否則，晨早收皮矣！

本書得以成書，還要多謝一位摯友，馬傑偉兄，若沒有他一直在身邊教唆和鞭策，這書一定不是這個樣子，尤其在英語問題方面的提點，故此，若各位看官，發現本書的英文資料有何差錯，這與我絕對無關，你們媽叉他好了！

除了上述各猛男的鼓勵和支持外，還有賴一羣美女的努力，本書才能面世，如《香港電視》的編輯，蔡淑兒妹妹，每周不停催索、日昇植字公司的老闆娘，陳翠珍小姐，不計酬勞地將混亂一片的原稿一改再改，和次文化堂所有編輯（其實是經歷幾代），計有江燕媚姐姐、黎少萍、譚麗琴、黃春燕、葉慧珊和陳喜萍等妹妹，沒有她們的細心和忍耐，今天，你們仍看不到此書啊！

當然，更少不了我那棚美豔嫻淑的紅顏女友的安慰，可惜，不能公開她們的名字以作鳴謝，因要避免一樁或多樁香港奇情式殘忍恐怖的大廝殺場面出現，唯有銘記於心，算罷！

在這自作孽的歲月裏，讓我這個自以爲是萬事通的百曉生，認識到語言與社會、民俗、歷史、哲學……甚至醫學等，一切一切皆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其間，書看多了，人也醒了！（清醒也，並非醒目，勿誤會！）當然，書多了，錢也花多了，家中的空間，被我全盤佔用了，更讓我發覺（多年來也不曾察覺的），原來我家人的修養，是極好的。

尤其是老爹老媽，不只在金錢經濟上援助我，這數十年來，在精神和生活上，他們更給予我無限的信任和自由，不然，我絕不可能涉獵到這麼多江湖術語和粗言穢語，也不可以出版這本無人睬的小劣書，所以，願將此書，獻給親愛的父母親，以作叩謝。

認眞認眞

似藝人台上領獎，公式的虛僞無聊一番後，該嚴肅回來。

我搞這本書，除了神推鬼挈烏啄啄地成爲專欄寫手，寫這最新香港話之外，其實，內裏是大有文章的：

一直強調，任何方言俚語，最佳的探求方法，是由當地人，或在該處居住長時間的人去研究；我看過不少研究廣東方言的書籍，就算是由國家資助的研究報告，如 1988 年，廣東人民出版社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書內仍是東抄西襲，錯漏百出；另外，是一些外省文人，可能爲口奔馳之故，硬將一些想當然的解釋，加諸廣府話身上，由大陸「作」家饒原生著的《粵港口頭禪趣解》（1992），和香港老報人石人先生的《廣東話趣譚》，便是其中的表表者。

在下並非有意低貶前達，只是想，作爲一個向歷史有所交代、有責任的人，是不容知錯不改，顛倒是非的，更何況，將來有人在這方面研究發展時，這些黑材料，會誤導蒼生的呢！

在各類方言研究書籍中，令筆者最心情沉重的，是有人竟花上半生精力，用洋洋拾數萬字，去分析「知」和「資」兩字的讀音符號的寫法，簡直匪夷所思，浪費時間；當然，在某角度上來看，這是值得欽佩和有學術價值的，但，窮畢生學問，就是爲了追求那一點認同？本人手上有一本由暨南大學出版的《第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還有人用到英國人、法國人及一些不知名國家的外文去研究《近代廣州話裏的「私」、「師」、「詩」》的發音問題，試問，有何意義呢？

香港的俚語，是直接受廣東話影響，以前老一輩的粵語，大部分是有典故來源的，而且，亦有不少人著書立論，遠的不說，

近代的，就有孔仲南先生的《廣東方言》、宋郁文先生的《俗語拾趣》、陳雅先生的《廣州方言古語選釋》和吳昊先生的《懷舊香港話》，這都是一些非常珍貴的歷史文獻，大量鑑定及解說廣東話的出處和演變；可是，從五十年代初，大陸因政治和閉關自守的關係，令廣東話再沒有發展，反而以廣東話爲主導的香港話，承擔了繼往開來的使命。這幾十年間，香港人生活節奏變化之快，全國之冠，隨着電視、電影等電子媒介的傳播，在華語世界中，香港話之強勢，敢情是鶴立雞羣，一枝獨秀！隨之而來，香港俗語之更變，亦如行雲流水，詭幻莫測。

早期的廣東話研究，廣博而深邃，唯獨現今的香港話研究，卻仍未成氣候，內裏原因，可能是現時的俚語變化太多太快，還沒有被廣泛接受，已不再流行，生命太短，無足掛齒；另外，因文化水平下降，俗語的用字和意識愈來愈鄙俗，令文學純淨主義者，敬而遠之，如此又何來研究？三、俗語之衍生，多在低下層社會內流傳，一般有教養的學者，又怎會夜夜笙歌、同流合污呢？如是者，最新、最到肉傳神的俗語，有如驕陽朝露，消失得無影無蹤矣！

有一趟，我看到台灣出版的《台灣話大詞典》，書內包涵了國語、閩南話和山地話（土語），令人感動，編者陳修說花了超過十年去整理和編纂，但，可知，十年之前，還有多少個十年工夫呢？

我因工作關係，以至產生興趣，再渾渾噩噩地走入香港俗語林內，前前後後，也十多年了！

心照心照

這十多年間，在不停的搜集資料過程中，從豐富的廣東俗語中，學習了很多知識，認識了不少學校裏看不見、觸不到的俗文化，那些口述歷史、江湖規矩、人間世情或鄙賤的下流語，都是社會民俗學的一大寶庫；也促成我這胸無點墨的語言學門外漢，在嚴重缺乏訓詁學、語源學、音韻學，甚或修辭學等知識基礎下，也敢膽粗粗地著書立說。

雖是義正詞嚴，搬出一大堆藉口來死撐我出書的理由，但，自己知自己事，這書裏還是沙石滿布，糟糠處處的，望各位前賢先達，高抬貴手，不吝賜教！

曹雪芹的墓誌銘說過——

無才可去補蒼天！

嘻嘻，心照心照！

一九九四年五月・香港

參考書目

《由民間來的藝術》、《藝風》月刊	有麟	嚶嚶書屋	1933 年
《廣州話方言詞典》	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	——	1981 年
《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册》	曾子凡	——	1982 年
《廣州音字典》	饒秉才	三聯書店	1985 年
《廣東俗語考》	孔仲南	南方扶輪社	1933 年
《廣州方言古語選釋》	文若稚（陳雅）	——	1992 年
《廣州方言古語選釋・續篇》	文若稚	——	1993 年
《李氏中文字典》	李卓敏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0 年
《廣州話口語詞的研究》	喬硯農	華僑語文出版社	1966 年
《社會黑幕》	水銀生	——	1953 年
《廣東番禺縣志》	詹憲慈	——	
《俗語故事薈萃》	姚寶清等	浙江文藝出版社	1991 年
《俗語故事 365》	徐昶、趙衛、費玉珍合編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1 年
《詞義古今談》	王均裕、張淑珉、周宇合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北京方言詞典》	陳剛	商務印書館	1985 年
《港人生活望後鏡》	魯金	三聯書店	1991 年
《中國歷代錢幣史》	衞聚賢	陳永泰書局	1973 年
《洪門搜秘》	飛烈	洪福出版社	1956 年
《電影藝術論》	廖祥雄	三山出版社	1974 年
《戲院風情畫》	劉家敏	亞視周刊第 794 期	1992 年
《簡明香港方言詞典》	吳開斌	花城出版社	1991 年
《香港指南》	——	東南書局	1957 年
《漢字演變五百例》	李樂毅	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1992 年

《考源蒐珍》	戴敬人	水芙蓉出版社	1974 年
《廣州俗語意譯》	蔣愛民	蔣愛民出版社	1971 年
《英譯廣東口語詞典》	關傑才	商務印書館	1990 年
《香港舊事見聞錄》	陳謙	中原出版社	1987 年
《香港，香港》	柳蘇	三聯書店	1986 年
《現代粵語》	趙榮光	雲華語文學苑	1972 年
《粵語鉤沉》	楊子靜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方言詞例釋》	傅朝陽	通俗讀物出版社	——
《俗語拾趣》	宋郁文	博益出版集團	1995 年
《香港掌故》	魯言	廣角鏡出版社	1977 年
《太平天國史實考》	史式	重慶出版社	1991 年
《俗語考原》	李鑑堂	文海出版社	1937 年
《客方言》	羅翽雲	國立中山大學	1922 年
《廣東話指南》	莊世光	文史哲出版社	——
《廣州音說》	陳澧	東塾集	1940 年
《俚語證古》	丁惟汾	詁雅堂	1942 年
《中國慣用語》	陳光磊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1 年
《中國民間秘密語》	曲彥斌	上海三聯書店	1990 年
《切口大詞典》	吳漢癡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24 年
《上海方言詞滙》	許寶華、湯珍珠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粵語查音識字字典》	陳岫山	大江書店	1985 年
《方言與中國文化》	周振鶴、游汝杰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語言與文化》	羅常培	語文出版社	1989 年
《潮汕方言熟語辭典》	林倫倫	海天出版社	1993 年
《新編廣東省城白話》	許雪航	——	——
《粵東筆記》	清・李調元	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9 年
《廣東新語》	清・屈大均	中華書局	1983 年
《當代中國流行語辭典》	熊忠武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 年
《唐字音英語》	莫文暢	——	1920 年
《古惑仔漫畫》	牛佬	浩一出版社	1993 年

作者簡介

彭志銘 離休電影工作者，曾任製片、編劇，現爲次文化堂社長，也是次文化堂創辦人之一。

近年致力研究香港普及文化和青少年問題，尤以流行漫畫和市井語言爲主。

現正收集世界各地所有笑話，留作餘生殘年之備用；同時，亦鑽研佛學，反對迷神論，提倡新宗教革命。

香港話大系

《次文化語言》

姊妹作

《俗文化語言》

港式廣府話研究

吳昊著

已經出版・各大書局有售

次文化堂書目

現象文化

1.《移民心事》	作者：馬　遇	定價：$25
2.《醜陋的香港人》	作者：何　羚	定價：$35
3.《末代香港人》	作者：何　羚	定價：$38
4.《岑逸飛的文化探索》	作者：岑逸飛	定價：$42
5.《岑逸飛的男・女・性》	作者：岑逸飛	定價：$42
6.《史文鴻的大衆文化批判》	作者：史文鴻	定價：$45
7.《史文鴻的電影評論》	作者：史文鴻	定價：$45
8.《電視戰國時代》	作者：馬傑偉	定價：$45
9.《文雋的跨媒界接觸》	作者：文　雋	定價：$45
10.《次文化語言》	作者：彭志銘	定價：$70
11.《俗文化語言》（上、下册）	作者：吳　昊	每册定價：$60
12.《媒介縱橫》	作者：李少南	定價：$55
13.《史文鴻的社會文化批判》	作者：史文鴻	定價：$55
14.《媒介與文化》（增訂版）	作者：史文鴻	定價：$55
15.《放筆莊諧雅俗間》	作者：陳耀南	定價：$55
16.《色情現象・我看見色情看見我》	作者：周華山　趙文宗	定價：$55
17.《同志神學》	作者：周華山	定價：$60
18.《假如上帝是個女孩子》	作者：周華山	定價：$60

思考文化

1.《思考——人生的路向》	作者：伍棟英	定價：$35
2.《如何創造幸福人生》	作者：鄭武俊	定價：$38
3.《反思考藝術》（上、下册）	編譯：王傳宗	每册定價：$38

——智慧叢書系列

1.《中國帝王的智慧》（上、下冊）	編譯：張小紅	每冊定價：$35
2.《中國宰相的智慧》（上、下冊）	編譯：孫惟倫	每冊定價：$35
3.《中國說客的智慧》（上、下冊）	編譯：羅　維、王旦一	每冊定價：$35
4.《中國名臣的智慧》（上、下冊）	編譯：馬玉文、林曉輝	每冊定價：$35
5.《中國賢人的智慧》（上、下冊）	編譯：顧夢圓	每冊定價：$35

普及文化

1.《一雙渴睡的眼睛》	作者：李　敏、利志達	定價：$25
2.《我在電視的日子》	作者：黎文卓	定價：$25
3.《創作心經》	作者：黎文卓	定價：$28
4.《戲言札記》	作者：梁家輝	定價：$28
5.《巴黎之旅》	作者：魯凡之	定價：$32
6.《香港廟趣》	作者：魯　金	定價：$35
7.《妙言廟宇》	作者：魯　金	定價：$35
8.《法國情濃》	作者：張明行	定價：$30
9.《無微靜坐法》	作者：梁仕鏗　譯著：彭志銘	定價：$30
10.《筆下留情》	作者：黎文卓	定價：$30
11.《校園小小說》	作者：唐　羚	定價：$32
12.《神探馬如龍》（上、下冊）	作者：陳慶嘉	每冊定價：$32
13.《殺戮香江之股壇爭霸戰》	作者：蓉　子	每冊定價：$55
14.《殺戮香江之富豪浮沉錄》	作者：蓉　子	每冊定價：$55
15.《自字言然》	作者：蓉　子	定價：$30

——愛情小說系列

1.《夢醒時分》	作者：寧　三	定價：$28
2.《一起走過的日子》	作者：寧　三	定價：$28

3.《燃燒繼續燃燒》	作者：寧　三	定價：$32
4.《因爲眞實所以才荒謬》	作者：寧　三	定價：$32
5.《冬季回來再看雪》	作者：寧　三	定價：$32

異世文化

1.「黃土地之謎」七部曲	作者：黎文卓	
A.《野人》	作者：黎文卓	定價：$28
B.《同命》	作者：黎文卓	定價：$28
C.《樂土》	作者：黎文卓	定價：$28
D.《活屍》	作者：黎文卓	定價：$28
E.《異骸》	作者：黎文卓	定價：$28
F.《飛來峰》	作者：黎文卓	定價：$30
G.《沙禍》	作者：黎文卓	定價：$30
2.《死多一次》	作者：杜安生	定價：$30
3.《魔緣》	作者：杜安生	定價：$32
4.《最後勝利》	作者：杜安生	定價：$32
5.《詭異十二》	作者：周　易	定價：$32
6.《鬼電梯》	作者：童　路	定價：$32
7.《與鬼同眠》	作者：商魂布	定價：$30
8.《鬼說鬼》	作者：商魂布	定價：$32
9.《還世溥儀》	作者：商魂布	定價：$32
10.《宋朝女鬼》	作者：商魂布	定價：$32
11.《無影男人》	作者：商魂布	定價：$35
12.《靈椅》	作者：黎文卓	定價：$32
13.《情咒》	作者：黎文卓	定價：$32
14.《殺之預告》	監製：黎文卓　編寫：黃國輝	定價：$35
15.《無形失踪》	監製：黎文卓　編寫：黃國輝	定價：$35
16.《死亡倒數》	監製：黎文卓　編寫：黃國輝	定價：$35
17.《驅魂》	作者：李健樂	定價：$35

- 「去蒲」、「去威」、「去WET」三詞有何區別之處？
- 「拉柴」和「正斗」兩詞是黑社會語？
- 「吹牛」與佛教有關？
- 行跡招搖的，是「寸」呢？或是「串」呢？
- 「米」、「子彈」、「釘」和「馬頭」這幾個香港方言，有何相干？
- 「揸水」和「爆石」是廁所文化？
- 「走狗」、「走鷄」聽得多矣，「走牛」又是甚麼呢？

4 892160 000046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962・7420・05・11
SCB 163 $70
Printed in Hong Kong